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第

王雲五主編

漢學師承記

(上)

周予同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家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公用圖書  
愛惜使用

漢學師承記

(上)

周予同題註



空軍軍用圖書館

登錄號 0015

編號 083.1/7717

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  
登記號 ✓-086  
類號 050/371701

——一、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漢學」與「宋學」——二、清代「漢學」的起源與演變——三、江藩傳略——四、江著國朝漢學師承記批判——

要認識江藩漢學師承記一書的價值，先要明瞭什麼是「漢學」而要明瞭「漢學」又須先對於中國學術思想史作一度的鳥瞰。

學術思想是社會文化的一部分；中國文化從有史以來，雖有五千多年；但概括的說，牠的演變可分爲三大時期。第一期從上古一直到春秋，戰國（公元前三世紀初）可稱爲中國本土文化起源與發展的時期。第二期從



秦朝一直到明末（公元十七世紀中）可稱爲中國與印度文化由接觸而融變的時期。第三期從明末到現在，可稱爲中國與西洋文化由接觸而突變的時期。

這只是極概括的文化分期說；如果按學術思想本身的演變而論，則可分爲八大時期。第一，從上古到春秋老子、孔子以前（公元前八世紀初）可稱爲學術思想胚胎時期。第二，從老、孔以後到秦併六國（公元前三世紀初）可稱爲諸子爭鳴時期。第三，兩漢自成一期（公元前三世紀初到公元三世紀初）可稱爲儒學獨尊時期。第四，魏、晉自成一期（公元三世紀初到五世紀初）可稱爲道家復興時期。第五，從南北朝到隋唐（公元十世紀中）可稱爲佛學極盛時期。第六，從宋到明末（公元十七世紀中）可稱爲儒佛混合時期。第七，滿清一代（公元十七世紀中到十九世紀末）可稱爲古學

復興時期。第八，從清末到現在（二十世紀初）可稱爲西學漸盛時期。這八大時期的劃分，只是爲史的研究與說明的利便而設；實際上，每一時期都含有前一時期的餘波與後一時期的萌孽，決不能爲截然的分割；這是我們談學術思想史的所當留意的。

中國學術思想史上所謂「漢學」就是指上述第三時期與第七時期的兩漢與清代的學術思想的主潮而言；第三時期是「漢學」產生的時期；而第七時期是「漢學」復興的時期。

「漢學」一派學術的存在，固遠在兩漢時代；但「漢學」這名詞的採用，卻在於清世「漢學派」復興的時候。「漢學」這名詞，乃由於與「宋學」對峙而成立。所謂「漢學」，因爲牠產生於漢代；所謂「宋學」，因爲牠產生於宋代，也就是指上述第六時期宋、元、明時代的學術思想的主潮而言。中國

從兩漢一直到清末以前，這二千餘年的長時期中，所謂學術思想幾以「漢學」與「宋學」為兩大主潮。

就我們現在觀察，「漢學」與「宋學」實各自有其研究的對象與方法，亦各有其學術史上的地位與價值，大可各自發展，不相侵犯。然而因為漢武帝實施尊孔政策以後，中國士大夫階級沉迷於「道統」「學統」等無聊的觀念，於是「漢學家」「宋學家」對於孔子競為奪嗣立嫡之可笑的鬭爭，而互相非難，互相排抵。其實，孔子自孔子，「漢學」自「漢學」，「宋學」自「宋學」，三者各有其不同的實質與表象。而且「漢學」的本身自有其演變與派別，「宋學」的本身亦自有其演變與派別，決不是這籠統的名詞所能賅括。現在請進一步的說明。

孔子是中國婦孺周知的哲人。然而孔子的真象到現在仍未能完全明



瞭。僅就孔子的弟子門人所編輯的論語一書而加以考證，則孔子是一位熱情的救世者。他有他的社會觀，他有他的倫理觀，也就是當時所謂「道」。他在他同時或先後的許多哲人中，創立一個學派，而得到許多門弟子的信仰。他與五經本身沒有什麼十分密切的關聯，他不是一位專從事名物訓詁的學究，同時亦不是一位專思考宇宙本體的玄學家。

從春秋戰國羣雄並峙時代一變而為秦漢統一時代，於是學術思想也隨政治而大起變動。春秋戰國學術思想界之私學爭鳴的現象，不利於君權的獨尊，所以秦始皇採用硬的焚書坑儒政策，而漢武帝則易以軟的尊孔崇經政策。本來，孔子自孔子，經典自經典；經典非儒家所專有，而孔子的精神也決不是全部存在於六經。就退一步承認春秋為孔子的「微言大義」所在，但春秋以外的五經以什麼資格取得與春秋同等的地位，而與孔子發

生不可分離的關聯？將孔子崇拜與經典研究混爲一談，這完全出於統治階級的政策。就「漢學」言，這是牠產生的主因；就「孔學」言，這是牠墮落的主因，因爲從這以後，孔子由一位熱情的救世者一變而爲君主的擁護者。真的孔子死了！假的孔子高據着廟堂，受着黠君腐儒與一大羣無知的民衆的膜拜。

經典研究是「漢學」唯一的特點；然而因經典來源的不同與經典的本身的各異，「漢學」自身又發生演變與派別。兩漢時代，「漢學」的演變，可分爲三個時期，因而成立三大派。這可稱爲一、「今文學派」；二、「古文學派」；三、「通學派」。

今文學派起源於漢初，盛行於前漢。牠根據漢初隸書本的經典，到了宣帝、元帝時候（公元前一世紀中），立於「學官」的，凡十四博士。他們

有所謂「家法」，「師法」，承受師說，專經研究，不相混亂。他們自以為在發揮儒家的微言大義，在求「通經致用」⑤其實呢，在思想方面，往往與方士混合，相信「天人相與」的學說，而專談陰陽、占驗、災異⑥在行爲方面，又往往假借經術以爲獵官的工具⑦。

古文學派起源於前漢末年，盛行於後漢。牠根據漢武帝時發現的古文經典⑧從劉歆提倡以後，時常與今文派爭論。這派崇奉周公，推尊周禮。牠所以這樣主張，最初實含有政治的作用，故爲王莽篡奪行爲的預備。這派的迷信色彩雖然比今文派減少，但也決不是原始儒家的思想與精神。

從古文學與今文學爭論以後，於是又產生通學派。他們混合今古文學，不論家法或師法，而只是以主觀的見地爲去取。這派的代表者是漢末的鄭玄⑨。他專究經典中的名物訓詁，而忽略思想，實爲後代考證學的開山祖。因

爲這派大部分以古文經說爲根據，而偶然雜以今文經說，所以爲簡便起見，亦可以歸納於古文學派，而與今文學派並峙。

從魏、晉一直到隋唐（公元三世紀初到十世紀中），一部分的思想家或在復興道家的學說，或在接受佛學的思想，所謂經典研究的正統學者只在演繹古文學的訓詁，從事於義疏的工作，並無新的發展與推進。至於今文學派，當晉代永嘉之亂（公元三一一年），連經典也都燬滅。所以在這長時期中，所謂儒學，實正在衰落。

印度文化所給與於中國的，並不僅如普通所想像的，只限於宗教。牠於宗教之外，在文學、建築、雕塑、繪畫、音樂、戲劇等方面，都有顯著的偉大的影響。更其在思想方面，給與「宋學派」以新的刺激與新的題材。「宋學派」所以產生，一方固由於訓詁學末流的反動，一方實被佛學的「本體論」所引

起。「宋學家」在表面上雖自稱爲孔孟道統的繼承者；而實際他們所用力的，不是熱情的去拯救社會，而是理智的去思考本體。將「宋學家」與孔子對比，則顯然可見；孔子是偏於倫理的、社會的、情意的，而「宋學家」則偏於哲學的、個人的、理智的。就退一步承認他們是儒家，他們也是受了佛學影響後的「新儒家」，而決不是原始的儒家的孔子的繼承者。

本體研究是「宋學」唯一的特點；然而因爲方法論的不同，「宋學」自身亦同樣的發生演變與派別。「宋學」到南宋時代才始完成，當時分爲兩大派：一爲「歸納派」，一爲「演繹派」。在這兩派之外，又有「批評派」。普通所謂「宋學」，往往不將這派包括在內；因爲這派不僅方法論不同，而且整個的立場也不同。

歸納派以朱熹爲代表，演繹派以陸九淵爲代表。這兩派哲學上的本體

論、人性論及方法論都不相同。就本體論說，朱熹爲「理氣二元論」的主張者；用近代哲學術語來比附，可稱爲一「二元論」者，以爲一切現象的背後都有所謂理與氣兩者存在。陸九淵爲「心即理論」的主張者；用近代哲學術語來比附，可稱爲一「唯心論」者，以爲一切現象都由心生，離心則一切現象無存在的可能。就人性論說，朱熹爲「二元論」者，將人性分爲「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陸九淵爲「一元論」者，以爲「性」「情」「才」不過是一物的異名。就方法論說，朱熹主歸納，主潛修，主自外而內，主自物而心，主自誠而明；陸九淵主演繹，主頓悟，主自內而外，主自心而物，主自明而誠。普通稱朱爲「道問學」，陸爲「尊德性」，就因爲這緣故。這兩派的理論的鬭爭，以「鵝湖之會」爲最明顯。⊕

批評派，所謂「浙東學派」，以陳亮、葉適等爲代表。這派與朱、陸兩派的

根本不同點，即前者以政治經濟爲中心，後者以哲學倫理爲中心。以哲學倫理爲中心，所以假借周易中庸等書，而專究理氣心性等本體問題；以政治經濟爲中心，所以憑藉尙書周禮等書，蔑視那些玄虛的研究，而歸宿於事功。專究本體，以人性與本體合一爲極致，故帶有倫理學上動機論的傾向；歸宿事功，以人羣獲得幸福爲標的，故帶有倫理學上樂利主義的色彩。所以以「浙學」批評朱陸，則朱陸爲棄實趨虛；以朱陸批評「浙學」，則「浙學」爲舍本逐末。

當佛學思想流行的時代，局限於現世之批評派的言論，自不易得一般學人的信仰。加以批評派數傳以後，不流於歷史的研究，即流於文學的推敲，於是「宋學」遂爲朱陸兩派所獨佔。歸納派的朱學，因君主之利用的提倡，奪取正統的地位；而演繹派的陸學，因王守仁（陽明）的發揚，也頗得天才

的信仰。但這兩派都是假借經學以談哲學，其結果「尊德性」的演繹派固日流於禪釋，而「道問學」的歸納派也日趨於空疏。明代的末葉，不僅經典的研究非常衰落，就是思想也無可觀；一般的學人，幾乎不是腐儒，就是狂生。

學術思想，到了明末，有非變不可的趨勢。依隋唐義疏派的反動的成例，因印度文化的輸入而有「宋學」的產生；則因西洋文化的接觸，亦當有新學派的崛起。然而事實上清代近三百年的學術思想，雖是「宋學」的反動，但只是「漢學」的復興，而不是新學的胎始。這原因；第一，因為與西洋文化接觸的時期過於短促，<sup>①</sup>不是印度文化長期的輸入所可比擬。<sup>②</sup>第二，印度文化的輸入，以佛教為先驅；佛教的哲學思想較中國原有的思想為深入，容易引起一般學者的注意。西洋文化的輸入，以基督教為先驅；基督教的教義



過於淺薄，經典過於單純，不易得士大夫的信仰。第三，西洋學術的最初輸入，偏於天算、輿地、兵器等實用的科學，而不是與思想有關的哲學或倫理學問題。第四，因羅馬教皇昧於中國的風俗，強欲廢除祖先崇拜，使基督教的輸入爲之中斷。⑤而且清道光以後，西洋列強所以侵凌中國的，又只是鴉片、商品與戰艦，文化的風氣非常薄弱。所以當時士大夫的反應，也只是軍艦兵械的模仿也。「只有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口號，而不能產生新的學派。這都是西洋文化從明末與中國接觸而清代學術仍舊只是「漢學」的復興的主因。

①先秦諸子中，如墨子，就時常引用「先王之書」，可見五經不是儒家所專有。②據經今文

學派的意見，孔子的微言大義存在於春秋。解釋春秋的微言大義的書是春秋公羊傳。據公羊家言，孔子有「三世說」。所謂三世，是將社會的進化分爲三個階段：一曰「據亂世」，二曰「小康世」，三曰「大同世」。③漢初文字通行隸書，所謂「今文」，就是現代文字的意思。④

今文十四博士：詩分魯、齊、韓三家；書分歐陽、大夏侯、小夏侯三家；禮分大戴、小戴二家；易分施、孟、梁丘、京氏四家；春秋公羊傳分嚴、顏二家。或去易的京氏一家，而添禮的慶氏一家。⑤今文學派主張通經以求應用，如平當以禹貢治河，夏侯勝以洪範察變，董仲舒以春秋決獄，王氏以詩經當諫書，都詳見漢書各傳。⑥所謂「天人相與」，專言天象與人事之交互的關係。如董仲舒對策說：「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當時如陸弘、京房、翼奉、李尋等，都是鬼話連篇，幾不能辨其究為經生抑為方士。⑦如夏侯勝對諸生說：「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術不明，不如歸耕。」又如桓榮隨列車馬印綬，對諸生說：「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這可見黠君腐儒的交相利用。⑧相傳漢武帝時孔子宅壁中及他處發現以古籀文字書寫的經典，所以稱為「古文」。古文學派，易宗費氏，書宗孔安國，古文尚書，詩宗毛氏，禮宗周禮，春秋宗左傳，與今文學派不同。⑨鄭玄字康成，鄭氏偏注羣經，其內容都兼採今古文。如箋詩，以古文毛傳為本，而又時採今文齊、魯、韓三家詩說。注書用古文本，但又時與馬融不同，而採用今文歐陽、大小夏侯三家書說。注儀禮也兼採今古文，原文用古文，則注內

疊出今文；原文用今文，則注內疊出古文。都以主觀的見地爲去取。①宋孝宗淳熙二年（公元一一七五年），呂祖謙因朱陸兩派不同，想令他們歸於一是，因約朱熹、陸九淵九齡兄弟及劉清之，會於信州的鵝湖寺。九齡出示所作詩，有「古聖相傳只此心，」「留情傳注翻榛塞」等句。九淵和詩，有「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等句。熹見詩不悅。次日又相辯難，終以意見不合而散。②明武宗正德十年（公元一五一五年），葡萄牙人拉斐爾·伯斯德羅

(Rafael Perestrello) 乘葡船到中國，這是西洋船舶直接入中國之始。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公元一五五二年），基督教中耶穌會教士方濟各 (Francis Xavier) 由印度臥亞

(Goa) 到廣東上川，這是西洋教徒直接入中國之始。西洋文化與中國接觸，從這時計算到清初，不到一百五十年。（清世祖順治元年，當公元一六四四年。）③佛教從什麼時候入中國，

學者的意見還不一致。有人以爲秦始皇時在臨洮發見巨人腳跡，銷燬兵器，鑄成十二金人像，就是佛教已經東來的證據。普通以爲後漢明帝永平八年（公元六五年）派遣中郎蔡愔出使天竺求經，是佛教正式輸入之始。印度文化與中國接觸，就從後者計算到宋初，也近九百年。（宋太祖建隆元年，當公元九六〇年。）④清聖祖康熙四十三年（公元一七〇四年），羅

馬教皇另派遣教士到中國，反對利馬竇（Ricci Matteo）等容忍中國崇拜祖先，於是引起朝野的反感。世宗即位（公元一七二三年）因教士參與宮庭政變，下令禁止傳教，除欽天監任職教士外，不許留居國境。

二

清代的學術思想，以「漢學」爲主潮，這不必否認，亦無法否認。但清代「漢學」自有其起源與演變；牠只是兩漢學術之支裔的重興，而決非兩漢學術之本體的復活。換言之，「漢學」與「清學」似一而實二。就兩者研究範圍的廣狹與程度的深淺而加以考核，則後者都較前者爲越超。這實可視爲中國學術思想演進的例證。

「清學」以「復古」爲「求真」的手段，依牠演變的情形，可分爲三時期。就梁啓超的主張，可稱爲一、「啓蒙期」；二、「全盛期」；三、「蛻變期」。

⊖ 啓蒙期約當順治、康熙、雍正三朝（公元十七世紀中到十八世紀中期）這時期，各派崛起，大師輩出，雖立場與業績各自不同，但反抗或修正明末的王學，而辟趨於質樸一途，則完全一致。這可以說是反明而復於漢、宋全盛期約當乾隆、嘉慶二朝（公元十八世紀中到十九世紀上半期）。這時期，以顧炎武為開山祖的一派特別發展而成為正統派。這派研究的範圍以經典為中心，而旁及於列史、諸子、羣書、曆算、音律、輿地各方面；研究的方法以考證為特長。這可以說是反宋而復於後漢。蛻變期約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四朝（公元十九世紀上半到二十世紀初期）。這時期，由經典研究的後漢古文學蛻變而為前漢今文學；由名物訓詁的考訂轉變為微言大義的發揮，由經生箋注的演繹轉變為孔孟理想的追尋。這可以說是反後漢，復於前漢，而漸及於先秦。

啓蒙期學術思想產生的因素，一爲學術的，一爲政治的，而二者又互相影響。學術的原因，在（一）章末段已大略說及。當明代末葉，學者受王陽明派的唯心的理想主義的影響，往往依據主觀的、空疏的見地，而發爲專斷的、狂妄的行爲，不僅無學術可言，而且思想亦貧乏到極點。在這樣山窮水盡的境地，自易引起一種反動。但當時西洋輸入的文化基礎尙未充實，所以這學術的反動只是舊學的復興，而不是新學的產生。其次，政治的原因，因爲滿清以東北蠻族入主中國，對於漢族專用高壓政策。士大夫階級中的優秀分子，繼承東林，復社的遺風，或親身參加軍事的抵抗，或隱居探究亡國的病因。到南明諸帝慘敗以後，清廷的統治日趨鞏固，於是只得埋頭學術，深究典章制度，以備後起者的採擇。黃宗羲著撰明夷待訪錄，即可舉爲說明的代表。

啓蒙期的學術思想，依其反王學態度緩急的不同，分爲三派。第一派可

稱爲「王學的修正派」以黃宗羲爲開山大師，而偏於歷史的研究。他繼承劉宗周的學統，而同時努力於明末文獻的保存。全盛期的「浙東學派」即起源於此。第二派可稱「王學的反對派」以顧炎武爲開山大師，而偏於經典的研究。他力矯王學末流「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的惡習，大倡「舍經學無理學。」同時閻若璩謂撰古文尙書疏證，對晉代尙書爲真僞的辯難；胡渭撰易圖明辨，對宋代易說爲驅除的運動；實爲顧氏的左右翼。全盛期的「正統學派」即由此建立。第三派可稱爲「清學的最左派」以顏元爲開山大師，而偏於實學的推行。他不僅反對王學，而且反對一切玄學與考證學，以爲當離開空想與書本而在日常生活中求學問。這派以苦行爲宗，一傳於李塉、王源而遂中絕，在全盛期無所表見。③這三派如果以地域劃分，則顏、李爲北派，顧、黃爲南派。此外有王夫之，近於顧、黃，而學力不及他們；④有劉獻廷，近於

顏元，而對音韻有獨造；<sup>④</sup>有梅文鼎、王錫闡，專究天算，而與思想無關；<sup>⑤</sup>都不能蔚成學派。

「清學」啓蒙期與全盛期的劃分，即前者「爲致用而學術」而後者「爲學術而學術」。其所以這樣演變的原因，固由於學術復古之自然的趨勢，而更由於政治的重壓。章炳麟以爲「多忌，故歌詩文史楛；愚民，故經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湊於說經，亦以紆死，而其術近工眇蹕善。」<sup>⑥</sup>正可取爲這時期學術演變的說明。因爲從康熙朝至乾隆朝，清廷對於士大夫社會，長期的採用硬軟兼施政策。硬的政策爲興文字獄；其中如莊廷鑑、戴名世、查嗣庭、呂留良、胡中藻、王錫侯等案，都非常殘酷。軟的政策爲修明史，設博學弘儒科，編類書，開四庫全書館。這種政策實施的結果，一般學者以文史容易得禍，只得羣趨於與文網無關之經典的名物訓詁的研究。顧炎武一派所以蔚成



正統，黃宗羲一派所以流於考證、補史、史學，顏元一派所以中絕，都可以由這裏探得原因。

全盛期的學術思想，如以發祥地區分，亦可析爲三派。啓蒙期的黃宗羲一系演爲「浙東派」，而顧炎武一系又重分爲「吳」、「皖」兩派。「吳派」源於惠周惕、惠士奇，成於惠棟，而大昌於錢大昕、王鳴盛、余蕭客、江聲、汪中諸人。「皖派」源於江永，成於戴震，而大昌於金榜、孔廣森、凌廷堪、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諸人。「吳派」以經說爲基點，而旁及史學與文學；「皖派」以文字學爲基點，而欲上探孔孟的哲理。「吳派」以詳博見長，「皖派」以精斷見長，這是兩派的不同點。清末如俞樾、孫詒讓，都是皖派的最後大師。「浙東派」繼黃而起的，有萬斯同、全祖望、邵廷棗、邵晉涵、章學誠諸人。近人章炳麟，以「皖派」經學家而兼「浙東史學家」，在「辛亥」以前，竭力鼓吹民族

革命，頗有復返於黃氏的趨勢。

「清學」由全盛期而轉為蛻變期，其原因亦仍不離於學術的趨勢與政治的變動。漢代的經學，後漢的古文學與前漢的今文學本不相同；全盛期既已非薄程（頤）朱（熹），崇拜許（慎）鄭（玄），而上復於後漢，則溯時代以復古，勢不能再返於前漢。所以嘉慶道光以後，由許、鄭之學導源而上，詩宗三家而斥毛氏，書宗伏生、歐陽、夏侯而去古文，禮宗儀禮而毀周官，易宗虞氏以求孟義，春秋宗公羊而排左氏，前漢十四博士之學完全復興。又清廷從乾隆末葉，已伏衰敗的朕兆；道光以後，情勢更日趨惡劣。當時，內則有太平天國之亂，使滿族的統治逐漸搖動；外則自鴉片戰爭以來，西歐帝國主義的侵略與時俱深。士大夫社會中的優秀分子，感到國家社會的危機，於是一方對名物訓詁的爭辯表示不滿，一方依託公羊中「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以昌言救

世。這固然不能說晚清的今文學者都是如此，但我們只要看龔自珍、康有爲等假借經義以譏切朝政，則至少可以窺見學術態度的轉變。

蛻變期的開山大師是莊存與。他與戴震同時，但治學的方法完全不同。他撰著春秋正辭一書，不爲名物訓詁的研究，而事微言大義的發揮，可以說是清代今文學的第一部著作。但他個人並不是純粹的今文學者，他於這部著作之外，還著有關於古文經傳的書籍。<sup>④</sup>到了他的門弟子劉逢祿、宋翔鳳，今文學才逐漸建立。宋氏喜附會，其學不甚深刻。劉氏則專主前漢經師董仲舒、李育的遺說，撰著春秋公羊經傳何氏釋例、公羊何氏解詁箋、左氏春秋考證等書。公羊釋例一書，應用「皖派」考證學的方法，在清代今文學著作中佔很重要的地位。所以章炳麟的信從古文，亦稱譽爲「屬辭比事，類例彰較，亦不欲苟爲恢詭，其辭義溫厚，能使覽者說釋。」<sup>⑤</sup>莊、宋、劉都是江蘇常州

人，且有戚屬關係，當時稱爲「常州學派」，以別於吳、皖、浙東三派；又因爲專治春秋公羊傳，而稱爲「公羊學派」。其實，這派學說逐漸得人信從，籍貫不一定限於常州；學說由公羊而推演到各經，也不以何休解詁爲止境。

繼莊劉而起的，有龔自珍、魏源、邵懿辰、戴望。龔自珍富於天才，但學術的途徑很雜亂。他是段玉裁的外孫，所以時談考訂；是浙江籍，所以襲用章學誠「六經皆史」說；以經世才自負，所以喜言西北地理。但他時常引用公羊義例，以批評政治；所著六經正名諸篇，在今文學上也有相當的貢獻。魏源與龔友善，爲學的態度亦相近似，不甚遵守今文家法。他曾著詩古微，攻擊毛傳及大小序，而專主魯、齊、韓三家。又著書古微，說不僅閻若璩所斥的古文尚書孔傳是偽造，就是後漢馬融、鄭玄的古文尚書也不是孔安國的真說。同時，邵懿辰著禮經通論，主張樂本無經，儀禮十七篇並非殘缺，而古文逸禮三十九

篇都是偽造。戴望更引仲公羊學說以注論語。於是今文學由春秋而詩、書、而禮、樂而論語，範圍更日趨開展。

在當時有一派非今文學而對於今文學爲有力的援助的，是輯佚學的學者。輯佚學源於宋王應麟；清代正統派也多採用這方法；余蕭客的古經解鈎沉，卽其一例。但這時期有些學者專門考輯前漢今文博士的遺說，如詩則有迮鶴壽齊詩翼氏學，陳壽祺三家詩遺說考，陳喬樞齊詩翼氏學疏證，詩四家異文考，馮登府三家詩異文疏證；書則有陳喬樞今文尙書經說考，尙書歐陽夏侯遺說考等；都給與今文學家以不少的便利。

今文學到了清末光緒朝，傳布更廣。當時著名的，有王闓運、皮錫瑞、廖平、康有爲。王闓運以文學著名，經學也今古兼採，並不足觀；但他曾撰著春秋公羊傳箋，又曾雜用今文義以注羣經。皮錫瑞對於鄭玄經說有專門的研究，也

不是純粹的今文學者；但所著五經通論、經學歷史、王制箋等書，則完全立脚於今文學的見地。王的弟子廖平是清末今文學派的重要人物，但可惜不能堅持所見。他曾著四益館經學叢書，其中以今古學考一書為最有系統，其次如知聖篇、經話等書亦有相當的見地。他初主張古文為周公說，今文為孔子說；繼主張今文為孔子的真學，古文為劉歆的偽品。但後來因環境的壓迫，忽主張今文是小說，古文是大統，以自相矛盾。又後來，更著孔經哲學發微，又連及楚辭、黃帝內經，以荒誕的幻想為孔學天人的描寫，則更不足觀了。當時襲用廖氏的舊說而成為集清代今文學的大成的，是康有為。康初師事朱次琦，雜糅漢宋今古，不講家法。嘗治周禮，著政學通議一書。後遇廖氏，遂盡棄舊說，專治今文學。先著新學僞經考一書，說古文經傳是劉歆偽造，古文文學是新莽之學。這部書成為清代今文學的殿軍，因為以前的今文學著作大抵是局

部的、片段的，到這部書然後綜合一切，對古文學下總攻擊。繼著孔子改制考一書，說先秦諸子都是託古改制，六經是孔子宣傳的書籍，堯舜是孔子依託的理想社會，則更由後漢今文學而漸復於先秦諸子學。最後著大同書，由公羊學的三世說演繹爲烏托邦的描寫，則簡直近似於無政府主義者。在西洋社會主義沒有輸入中國之前，由腐爛的經典而演化爲嶄新的社會思想，這不能不佩服康氏的敏感與大膽。可惜他沉迷於緩進的三世說，所以主張先復於君主制的「小康世」，又感於舊君的私恩，復一變而爲復辟論者。以左傾的思想家，經過兩次的「右轉走」，而遂變爲極右的反動派。這可窺見思想與行爲的相關度，而同時可了然於中國士大夫的劣根性！康氏除上述三書外，如春秋筆削微言大義考、春秋董氏學禮運注等，也都是重要的作品。

清代的今文學，到康氏達了最高潮，以後遂逐漸衰落。康氏的弟子，以梁

啓超爲最著名；梁著清代學術概論，也自稱爲今文學派之猛烈的宣傳運動者。⊕其實梁氏對今文學沒有專門的著作，對國內思想界另有其貢獻，而治學的途徑也偏於中國文化史的研究，不能稱爲今文學者。近時的純粹今文學者，就個人所知，只有夏曾佑及崔適。夏曾撰著中國歷史教科書三冊，⊕對於先秦諸子及孔學，都有由今文學演繹而出之特殊的見解。崔曾撰春秋復始，證明穀梁也是古文；又撰史記探原，說史記是今文學，其所以雜有古文說，全是劉歆的臆亂，於是今文學更由經典而推及於史籍。

現代的學者，雖也受有今文學的影響，但已在接受西洋的學術思想。「五四」「五卅」以後，中國對於西洋文化，不僅在接受其物質文明，不僅在模仿其典章制度，而且正在介紹其一切學術思想，這正是中國第二次接受外來文化而發生劇變的時代！牠的雜亂，牠的矛盾，自有其歷史的必然性。



⑤假使你是怯懦者，你在等着看吧！假使你是勇敢者，你流着汗或者是血加入那些推進歷史的巨輪的大羣中！假使你不自量的在逆轉，在反動，那你只有壓死在歷史的巨輪之下！

對於中國學術思想的演變，對於清代「漢學」的發展，更其是對於江著漢學師承記所缺略的晚清今文學的崛起，曾經作一度的鳥瞰，現在請進而介紹江藩及其著作。

①見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頁六至十三。梁主張分爲四期，而以脫變期卽衰落期。②顏、李學說詳可參考顏李遺書及戴望顏氏學記。③王夫之學說詳可參考王船山全集。④劉獻廷

傳略及學說，可參考全祖望鮑琦亭集劉繼莊傳、王源居業堂集劉處士墓表及劉著廣陽雜記。

⑤清代天算一派，可參考阮元疇人傳、羅士琳疇人傳續編及諸可寶疇人傳三編。⑥見章

炳麟檢論清儒篇。⑦莊存與另撰有周官說、周官記、毛詩說等書，見味經齋遺書。⑧見章炳

麟檢論清儒篇。⑨四益館經學叢書現增益爲玄譯館叢書。⑩見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頁

一百三十七。④夏曾佑所撰中國歷史教科書三冊未完，曾在商務印書館出版，已絕版。⑤

詳見拙著過去了的五四一文，載在中學生雜誌第五號；又詳見天行的第四期的前夜，載在一般雜誌第四號。

三

江藩字子屏，號鄭堂；晚年又自號節甫老人。江蘇甘泉人。生於乾隆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當公元一七六一年四月三十日；①死的年月不可考，但大約當享高壽。②幼年受業於吳縣余蕭客及元和江聲，爲「吳派」漢學大師惠棟的再傳弟子。與同里焦循、黃承吉、李鍾泗友善，以學問相切磋，當時有「江、焦、黃、李」的稱號。③

江氏博究羣經，兼通數學，④旁及諸子百家的書籍，而以考證學見長，蓋完全繼承吳派「漢學」的系統。所作古文詞，以雄健自許，卑視唐宋八大家；

嘗自稱『吾文無他過人，祇是不帶一毫八家氣息。』<sup>⑤</sup>曾撰河賦，以上追晉木華的海賦與郭璞的江賦，<sup>⑥</sup>爲世所傳誦。性格豪放，能馳馬、奪槊、狂飲，嘗浪遊大河南北以及閩粵各省。

江氏年十五，從余蕭客受詩學。<sup>⑦</sup>年十八，撰爾雅正字，承江聲的學說，以說文爲指歸。王鳴盛大加嘆賞，告以邵晉涵爲爾雅撰著新疏，勸待邵書出再加訂正。<sup>⑧</sup>嘗撰清高宗詩集注，由當時宰輔韓城王杰進呈，受賜御製詩五集，繼下諭在圓明園召對，恰值林爽文亂作，臺灣被陷，遂作罷。時當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卽公元一七八六年，江氏年二十六。由這事觀察，江氏的風格很可懷疑。他終身以監生終，大概因爲不能由科舉入仕途，想藉此進身。他的牢騷憂悒時常流露於文字言語間，這是很重要的原因。他平素曾聚書萬餘卷，因好客，家境逐漸貧困，那年，歲大饑，每日僅啜饘粥，遂盡以書換米，作書窠圖以志

感傷。④同時，將十五歲到二十六歲的詩稿刪存一百四十九首，分爲二卷，稱爲乙丙集。⑤以後南北奔走，都不如意，自說「遭家難後，十口之家無一金之產，跡類浮屠，鉢盂求食。」⑥可見他貧困的狀態。乾隆六十年乙卯，當公元一七九五年，江氏年三十五，在揚州與徐心仲講習經義，爲序論語疏證。⑦嘉慶四年己未，當公元一七九九年，江氏年三十九，曾由北京南還杭州，謁王昶於萬松書院，勸他不可亂收門下士。昶默然不答，昶的門下士亦大加謗毀。同年，與洪亮吉會面於宣城，因學術上的爭論，友誼又致破裂。⑧江氏平素頗得阮元的資助，然對阮氏亦不滿。⑨大概江氏喜直言，所以不易得當時達官貴人的薦拔。嘉慶十五年庚午，當公元一八一〇年，江氏年已五十，以筮自占，得「坎」之「節」，因改號節甫，專意於經典的研究。⑩嘉慶十八年癸酉，當公元一八一三年，江氏年五十三，阮元延聘主講山陽麗正書院。⑪他曾因曾煥

的介紹，館於同里黃爽家四年。爽所以撰著爾雅古義，得有樸學的師法，完全由於江氏的教導。<sup>③</sup>嘉慶二十五年庚辰，當公元一八二〇年，江氏年六十，授阮賜卿毛詩，兼及爾雅，因刪訂爾雅正字舊稿，釐分爲三卷，改稱爾雅小箋。<sup>④</sup>江氏無子，曾立姪鈞爲嗣，這亦是他於貧困之外所引爲人生痛苦的事。<sup>⑤</sup>

江氏所著書，除一、國朝漢學師承記外，又有二、國朝宋學源淵記三卷，三、國朝經師經義目錄一卷，四、周易述補五卷，五、爾雅小箋三卷，六、隸經文四卷，七、樂縣考二卷，八、炳燭室雜文一卷，九、江湖載酒詞二卷，十、半甌齋題跋二卷，十一、經解入門八卷，十二、考工戴氏車制圖翼，十三、儀禮補釋，十四、石經原流考，十五、蠅須館雜記，十六、經傳地理通釋，十七、禮堂通義，十八、竹西詞鈔等書。江氏所著書，曾於道光九年己丑，即公元一八二九年，合周易述補、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經師經義目錄、隸經文、江湖載酒詞六種，附惠棟所著易

大義一卷，重修刊行，稱爲節甫老人雜著。⑤但這部叢書流行不廣，現在坊間已不易得。

國朝宋學淵源記分南學、北學二卷，附記一卷，共三卷。對於湯斌、魏象樞等，以史乘有傳，陸隴其以從祀孔廟，都略而不載。自謂『所錄或處下位，或伏田間，恐歷年久遠，姓氏就湮，故特表而出之。』⑥但江氏所記，多以禪學爲「宋學」，頗爲當時所譏。⑦道光二年壬午，當公元一八二二年，長白達三曾爲撰序，蓋初成書於這時候。

國朝經師經義目錄一卷，成於漢學師承記以後，蓋在嘉慶十六年辛未，當公元一八一一年。因爲記中所載諸家撰述，有不盡關於經傳的，有雖關於經傳而不醇的，乃選取清代根據「漢學」以專論經術的書籍，倣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傳注姓氏的方式，撰成這書，附於記後，以便治實學的有所取資。他

著錄的大意凡四：一、言論不關於經義小學及觀點不是漢儒古訓的，不錄；二、僅有書名而未完成的，不錄；三、書已行世而未見的，不錄；四、作者還生存而著作僅附見於前人傳後的，不錄。其取舍蓋非常嚴格，而須與漢學師承記共同閱讀。但江氏生在乾嘉間，經今文派正在萌芽，還沒有發展，所以所錄都是經古文派的作品，就現在看，在觀點及質量兩方面，與漢學師承記一樣的可商榷的地方。

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宋學淵源記及國朝經師經義目錄三書，每每合刻，除收刻於節甫老人雜著外，又曾收刻於粵雅堂叢書及玲瓏山館叢書。此外單行本頗多，有校經山房光緒乙酉（光緒十一年，公元一八八五年）重刻本，有萬卷書室光緒十三年（公元一八八七年）重刻本，有成都志古堂光緒丙申（光緒二十二年，公元一八九六年）重刻本，又有上海文瑞樓鉛

印本。

周易述補係繼惠棟周易述而作，蓋成書於嘉慶十八年以前。棟曾撰周易述二十卷，未完而死，缺卷七、八、十、十四、二十，計五卷，當「鼎」至「未濟」十五卦及序卦、襍卦二傳。江氏襲用惠氏體例，特爲補成完書。凌廷堪爲江書作序，說「惠氏之書——猶不免用王弼之說，江君則悉無之。方之惠書，殆有過之，無不及也。」可見這書的價值。這書除收刻於節甫老人雜著外，又收刻於阮元皇清經解，見卷一一六六至一一六九；因爲合併原書七八兩卷，所以成爲四卷。

爾雅小箋由江氏早年的著作爾雅正字刪訂而成，分上中下三卷。其下卷又分爲上下，所以實際是四卷。這書曾經儀徵、劉文淇、寶應、劉寶楠及甘泉汪憲、孫校刊。憲、孫并爲撰跋，說「江先生治爾雅，在邵太史晉涵正義之前，是



其少作，非專門之業。近日王念孫、段玉裁兩家小學書成，此書不能與之爭席。』這書今收刻於鮑齋叢書中。

隸經文四卷，分爲議、辯、論、解、說、釋、雜文七體，大都是考證經典中禮制及車制的文字，爲純粹考證學的作品。這書有曾釗序及吳蘭修跋，刻於道光元年辛巳，當公元一八二一年。今收刻於粵雅堂叢書。又曾收刻於王先謙皇清經解續編，見卷三六一至三六四，而刪去雜文六篇。

樂縣考二卷，計文十篇，專考古代樂器，而說今樂與古樂相通，與凌廷堪燕樂考原略同。凌氏弟子張其錦爲撰序，稱其『篇葉無多，條理在握。』這書蓋成於嘉慶十八年癸酉，當公元一八一三年。今收刻於粵雅堂叢書。

炳燭室雜文一卷，計文二十篇。其中重要作品，關於文學的，有河賦；關於經術的，有天地定位爲納申之法解；關於學術史的，有毛乾乾傳。這書今收刻

## 於積學齋叢書。

江湖載酒詞二卷，爲江氏的詩集，收刻於節甫老人雜著。

半氈齋題跋二卷，上卷爲書籍題跋，計二十篇；下卷爲碑刻、畫像及輒瓦題跋，計二十二篇。這書今收刻於功順堂叢書。

經解入門八卷，爲初學治經而作。前七卷計五十二章，大旨可分爲三：首述羣經的源流與經學的師傅，次述讀經的方法與解經的體例，末述說經的流弊與末學的缺點。第八卷爲附選，選錄當代考證文字十五篇，分爲考、辯、釋三類，以示規範。這書現僅有光緒二十年上海文林書局石印本。據徐儀吉的跋語說：這書初刻於江氏家塾，未完工而江氏亡故，所以世無傳本；他用重金購得副本，纔付石印印行。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曾爲這書特設一學程。但這書頗有可疑之點：第一，這書前有阮元序，但阮序並未收入肇經室全集。第二，

阮序自署「道光十二年歲次壬辰九月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阮元序」按阮氏於道光六年夏由兩廣總督改調雲貴總督；十二年遷協辦大學士，留總督任；但序文何以仍署兩廣總督？第三、阮氏於學術序文，多不書官銜；如漢學師承記僅署「阮元序於桂林行館」即一明證；何以這書又不一例？第四、這書在較江氏後死的漢學家，如整理他的遺著的汪憲孫、劉文淇、劉寶楠等，都沒有提及。

考工戴氏車制圖翼、儀禮補釋、石經原流考、蠅須館雜記四書書名僅見於張其錦樂縣考序。他說這四書與周易述補及漢學師承記「具有完書」但現在迄未見刻本。大概考工戴氏車制圖翼及儀禮補釋已收入後刻的隸經文中，其餘二書已亡佚不可考了。

經傳地理通釋及禮堂通義二書書名亦見於張其錦樂縣考序。他說：

『經傳地理通釋等件，卷帙繁富，尙未編就。禮堂通義，且命錦分繙典籍，以速其成。』蓋都是未成的著作。

竹西詞鈔一書，名見伍崇曜樂縣考跋，亦迄未見刻本。伍跋說江氏自序稱少時頗研音律』云云。

○見江著隸經文卷四節甫字說。

○江氏爾雅小箋敍言作於道光元年，當公元一八二一年，

江氏年六十一。江著經解入門，阮元序作於道光十二年，當公元一八三二年，江氏年七十二。江

著爾雅小箋，汪熹孫跋說：江卒無子，徐松（星伯）出錢十萬貫，囑熹孫錄其遺書。按熹孫於道

光十年丁母憂回里，十四年服闋赴都，二十七年病故，懷慶府任，當公元一八四七年（見繆荃

孫續碑傳集卷四十三）。松卒於道光二十八年，當公元一八四八年（見繆荃孫續碑傳集卷

七十八）。則江氏或卒於道光十二年，至十四年之間。○見清史列傳卷六十九黃承吉傳。

○江著漢學師承記卷七汪中傳：『藩弱冠時，即與君定交，日相過從。嘗……以梅氏書見贈，藩

知志位布策，皆君之教也。』○見方東樹漢學商兌卷下頁十一（浙江書局本）。又曾釗隸

經文序亦云：「先生善漢學，不喜唐、宋文，每酒後耳熱，自言文無八家氣。」  
④河賦今載入炳

燭室雜文首篇。  
⑤據江撰乙丙集自敘，文見炳燭室雜文。  
⑥據江著爾雅小箋序目及漢學

師承記卷三王鳴盛傳。  
⑦據江著乙丙集自敘、石研齋書目序（文見炳燭室雜文）及阮元

學經室四集卷四題江子屏書窠圖卷詩。又石研齋書目序，原刻丙午誤為丙子。  
⑧乙丙集自

敘「起乙未，終乙巳。嗟乎！自乙至丙，歲星一週天矣……名其集曰乙丙。乙丙者何？乙以紀歲，丙

以紀歲也。」  
⑨見漢書師承記卷七汪中傳。  
⑩據隸經文卷四徐心仲論語疏證序。  
⑪據

漢學師承記卷四王蘭泉先生傳及洪亮吉傳。  
⑫據伍崇曜粵雅堂叢書本江著國朝宋學淵

源記跋。  
⑬詳見江著隸經文卷四節甫字說。  
⑭據張其錦樂縣考序。  
⑮據清史列傳卷六

十九黃奭傳。  
⑯據江著爾雅小箋序目。  
⑰漢學師承記卷七汪中傳「藩……門衰祚薄，養

姪爲兒，耳熱酒酣，長哭當歌。」案江著國朝經師經義目錄有江鈞跋：鈞自稱爲男，稱藩爲家大

人，蓋就是立嗣的姪名。又以上未註出處的，都係根據清史列傳卷六十九江藩傳。  
⑱據楊守

敬、李之鼎增訂叢書舉要卷六十三頁十二。  
⑲見宋學淵源記首段。  
⑳據清史列傳江藩傳。

㉑據江鈞國朝經師經義目錄跋。  
㉒據張其錦樂縣考序。  
㉓見一九三〇年日本哲學雜

誌某期。⑤據經荃蓀續碑傳集卷三。

#### 四

國朝漢學師承記蓋成書於嘉慶十六年辛未（公元一八一一年）以前；①到嘉慶二十三年戊寅（公元一八一八年）由阮元爲刻印於廣州。②這書出世時，頗引一般學者的注意與批評。阮元很稱譽牠，以爲『讀此可知漢世儒林家法之承授，國朝學者經學之淵源，大義微言不乖不絕，而二氏之說亦不攻自破。』③

龔自珍則以爲書名未妥，主張改爲國朝經學師承記。他舉出十大理由，說：『讀書者實是求是，千古同之；此雖漢人語，非漢人所能專，一不安也。本朝自有學，非漢學；有漢人稍開門徑，而近加邃密者，有漢人未開之門徑，謂之漢學，不甚甘心，不安二也。瑣碎餽釘，不可謂非學，不得爲漢學，三也。漢人與漢人

不同，家各一經，經各一師，孰爲漢學乎？四也。若以漢與宋爲對峙，尤非大方之言。漢人何嘗不談性道，五也。宋人何嘗不談名物訓詁，不足概服宋儒之心，六也。近有一類人，以名物訓詁爲盡聖人之道，經師收之，人師擯之，不忍深論，以誣漢人，漢人不受，七也。漢人有一種風氣，與經無與，而附于經，謬以裨竈、梓慎之言爲經，因以汨陳五行、矯誣上帝爲說經。大易、洪範，身無完膚。雖劉向亦不免，以及東京內學。本朝何嘗有此惡習？本朝人又不受矣，八也。本朝別有絕特之士，涵詠白文，創獲于經，非漢非宋，亦惟其是而已矣，方爲門戶之見者所擯，九也。國初之學與乾隆初年以來之學不同，國初人卽不專立漢學門戶，大旨欠區別，十也。④ 後來何秋濤又以爲當依阮元疇人傳的例，改爲學人傳，因爲特立「漢學」的名稱，「宋學家」將羣起而攻。⑤

刊印粵雅堂叢書的伍崇曜，則因這部書史例的欠妥，而追疑於江氏修

養的不醇。他以為王蘭泉先生傳記、江氏譏王氏以五七言詩爭立門戶，洪亮吉傳記與江氏洪氏爭辯古文中用事，<sup>⑧</sup>說『此等事縱匪鑿空，亦當記之說部等書。臚載本傳，無論有乖史例，亦適徵其所養之不醇。』<sup>⑨</sup>清末皮錫瑞及近人葉德輝，則又因這部書退黃宗羲與顧炎武於卷末，亦指斥以為不當。<sup>⑩</sup>

對於江著漢學師承記取反抗的態度，而為學派的鬭爭的，則有方東樹的漢學商兌。方書成於道光六年丙戌，當公元一八二六年，比<sup>⑪</sup>江書後出九年。他在這書的序例中說：『近世有為漢學考證者，著書以闢宋儒，攻朱子為本，首以言心、言性、言理為厲禁。……自是以來，「漢學」大盛，新編林立，聲氣扇和，專與宋儒為水火。而……歷觀諸家之書，所以標宗旨，峻門戶，上援通賢，下讐流俗，衆口一舌，不出於訓詁小學名物制度。棄本貴末，違戾詆誣，於聖人躬行求仁修齊治平之教一切抹殺。名為治經，實足亂經；名為衛道，實則畔』



道。』對於「漢學派」爲整個的攻擊。又卷上說：「江氏作漢學師承記……於諸家著述，凡不關於小學，不純用漢儒古訓者概不著錄。觀江氏書中所記諸人之說，其徒奉爲科令者，如云：「南宋以後，講學家空談性命，不論訓詁，教學者說經專宗漢儒。」（黃宗羲）又曰：「說經則宗漢儒，不取宋，元諸家之說。」（朱筠）又曰：「宋人說經，好爲新奇，棄古注如土苴。」（褚寅亮）又曰：「治經宗漢學，不喜宋儒性命之學。」（汪中）又曰：「於宋以後愚誣之學，拒之尤力。經解一本漢學，專主訓詁，不雜以宋儒之說。」（劉台拱）夫說經不衷諸義理，辨僞得真，以求聖人之意，徒以門戶之私與宋儒爲難，非徒不爲公論，抑豈能求真得是？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於宋儒何傷乎？」則對於江著爲個別的詆斥。至卷下一冊，則更對於江著國朝經師經義目錄加以逐條的辯詰。

以上諸學者的批評，就他們的立場加以區分，方東樹屬於反對派，龔、何、伍、皮、葉等可歸納爲修正派，而阮元則爲贊同派。

方、江的論理鬭爭，爲漢、宋學鬭爭的一幕。就我們現在觀察，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漢、宋學必出於鬭爭的手段，其原因實由於「道統」「學統」等無聊的觀念作祟。因爲互爭「道統」或「學統」，於是經與史爭，經與文爭；而經之中，「漢學」與「宋學」爭，「漢古文派」與「漢今文派」爭，「宋歸納派」與「宋演繹派」爭。其實「漢學」以名物訓詁爲研究的對象，以考證爲研究的方法，就現在看，實屬於廣義的史學派。「宋學」以心性理欲爲研究的對象，以思辯爲研究的方法，就現在看，實屬於哲學的玄學派。這兩派，通俗點說，可以說同源於孔子；深刻點說，可以說全非孔學。然而因爲漢武帝尊孔崇經政策的實施，二千年來的士大夫遂無法擺脫「道統」「學統」

等的魔念，而屢起無謂的爭辯。江方的理論鬭爭，只是表示中國學術觀念的浮薄與含胡而已。

修正派中皮葉二氏所說，都屬小疵。江氏所以退黃宗義與顧炎武於卷末，或且含有民族思想的深義。江氏書名國朝漢學師承記，顧黃二氏不臣清室，則以義不當列於清儒。但「漢學」家法源於二氏，又不無木本水源的關係，所以於傳後故用主客間難的體裁以明附錄的命意。⊕這可見江氏的苦衷，而同時可見當時文網的餘威。

修正派中龔何二氏所說，亦都有相當的理由。但這書是學術史的性質；學術史須能揭示各派的特點，既不能條分縷析如龔氏所說，又不當籠統含胡如何氏所稱，則專名「漢學」以別於當時的「宋學」亦未嘗不可。江氏所以不願接受龔氏的勸告，根本上就因為不滿意於當時空談理性的儒教

徒，而欲堅決的表示其學派上的色彩。近人有主張稱清代「漢學」為「樸學」的，雖較妥善，但仍未能包舉清代全部的學術。

贊成派的阮氏的主張，與方氏一樣的偏頗，蓋同受「道統」「學統」等觀念的支配。說江氏這書可以了解清代經學的淵源，是很對的；再進一步，說可以考見漢代經生的家法，已有點勉強；如說這書出版，使孔子的微言大義得以繼續發揚，釋老的哲學思想將會不攻而破，則更不能「言之成理」。因為就我們現在觀察，「漢學」與孔子，與釋老，都自一有其學術範圍，互相比附，互相排斥，徒然引起糾紛而已。

批評江氏這書的言論，依我的私見，以伍氏史例的立場為較恰當。大概江氏性格富於感情，處境又過於窮困，所以往往於譏彈「宋學」之外，發抒其無謂的牢騷。倘使繩以史例，則可指摘的地方，不僅限於伍氏所舉王昶、洪

亮吉二傳，如序言末節忽將富貴與學術混爲一談，<sup>④</sup>閻若璩傳戴震傳忽以君主的顧盼爲無上的榮寵，<sup>⑤</sup>汪中傳忽插入自身運命的描寫，<sup>⑥</sup>不僅就文體說是不醇，而且十足的表示舊時代的士大夫的醜態！

在伍氏史例的批評以外，我們對於這書感到不滿的，就是牠並沒有敘述到今文學派。江氏生於甘泉，離今文學派的發祥地常州不遠；死於道光間，亦正當今文學派日趨發展的時候。而且他曾於這書卷四洪亮吉傳附記劉逢祿，<sup>⑦</sup>與龔自珍的交誼也不很薄，<sup>⑧</sup>則對於今文派的復興，當然不能諉爲不知。然何以對於莊存與略而不載，對於劉逢祿不稍詳其學說的特點呢？漢學師承記是學術史的性質，以學術史而不能留意到學術的演變，那不能不算是一種缺陷呢。這或者因爲江氏自局於古文學，而不承認今文學本是「漢學」的支流；然而這只是顯示江氏觀念的狹小而已。其次，王昶、朱筠不

過是提倡實學的顯宦，其自身並不是「漢學家」，而江氏特爲列傳，這又顯示江氏觀念的含糊了。

如上所說，豈不是江氏這書很多疵瑕嗎？那又不然。江氏立場於純粹後漢古文學的見地，對於清代「漢學」大師爲個別的記述，上繼黃百家、全祖望的宋元學案與黃宗羲的明儒學案，下開章炳麟的檢論清儒篇與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在中國論學史的著作裏，實佔有異常重要的地位，而迥非唐鑑國朝學案小識所可相提並論呢。

○江鈞國朝經師經義目錄跋作於嘉慶十六年辛未，已稱國朝漢學師承記成書，則這書當成於辛未以前。

○阮元國朝漢學師承記序說：「江君所纂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嘉慶二十三年居元廣州節院時刻之。」末署「戊寅除夕阮元序於桂林行館。」按戊寅即嘉慶二十三年。

○見阮元國朝漢學師承記序。

○據龔自珍與江子屏箋，見校訂定盦全集卷六。

○清史

列傳卷六十九江藩傳說：「其後壽陽祁雋藻、光澤何秋濤爲續記，秋濤曰……」

○漢學

師承記卷四王蘭泉（昶）先生傳「先生因袁大令枚以詩鳴江、浙間，從遊者若鶩若蟻，乃痛詆簡齋，隱然樹敵，比之輕清魔，提倡風雅，以三唐爲宗。而江浙李赤者流，以至吏胥之子，負販之人，能用韻不失黏者，皆在門下。嘉慶四年，藩從京師南還至武林，謁先生於萬松書院，從容言曰：「明時湛甘泉，富商大賈多從之講學，識者非之。今先生以五七言詩爭立門戶，而門下士皆不通經史，倘知文義者，一經盼飾，自命通儒，何補於人心學術哉？且昔年先生謂笥河師（朱筠）太丘道廣，藩謂今日殆有甚焉。」默然不答。是時依草依木之輩聞予言大怒，造謗語構怨，幾削著錄之籍；然而藩終不忍背師立異也。」又卷四洪亮吉傳「嘉慶四年，藩遇君於宣城，論說文解字五龍六甲之說及冤旒字，不合。君出示所作古文，藩又指摘其用事謬舛。君斷斷強辯，藩曰：「君如梁武之謾前矣。」君慍見於色，因藩談次偶及興縣，君云在江都。藩據文選注赤岸山之證，當在六合。藩又謂太平寰宇記，鄧艾石甌城白水陵事不見於史而已，並未言無此事也。君忽寓書於藩，謂興縣實在江都；而鄧艾事樂史本之元和郡縣志，豈可疑爲無此事者。灑灑千言，反覆辯論，藩不答一字，恐激君之怒耳。豈知密增其怒，遂不復相見矣。今作君傳，潛然淚下，自悔齒莽，致傷友道，能不悲哉！」

④見粵雅堂叢書本伍宗曜國朝漢學師承記跋。原文云：「如王蘭

泉侍郎傳記及其以五七言詩爭立門戶，譏其太丘道廣一事；洪北江詩話稱侍郎所選詩，一以聲調格律爲準，其病在於以己律人，而不能各隨人之所長，亦頗有微詞。亦何至如鄭堂所云也？又北江（洪亮吉）傳記及其出示所作古文，指摘其用事訛舛，斷斷強辨一事；北江詩話則稱鄭堂過畢弇山宮保墓道詩曰：「公本愛才勤說項，我因自好未依劉。」亦隱然自具身分。惜其爲饑寒所迫，學不能進也。則宛然報復之師矣。昔司馬子長撰鄧生傳，不言說高祖封六國後，完人之美，俾成佳傳也；又於子房傳見之者，紀其實也。此等事……」

④皮錫瑞經學歷史「經學復興時代章」云：「江藩作漢學師承記，以爲梨洲、亭林兩家之學，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漢學』爲不可廢，多騎牆之見，依違之旨，豈真知灼見者，乃以黃、顧二公附於冊後。竊謂如江氏說，國初諸儒無一真知灼見者矣，豈獨黃、顧二公師承記首列闕若璩，江氏必以爲真知灼見。案闕氏之功在考定古文之僞，而其疏證信蔡傳臆造之事實，邵子意推之年代，其說詩以王柏詩疑爲然，謂鄭、衛爲可刪，乃誤沿「宋學」顯背漢儒者。江刻於黃、顧而寬於闕，是並闕氏之書未之考也。」又葉德輝經學通誥頁五云：「論有清一代儒宗，當以炎武與元和惠周惕爲不祧之祖。江藩漢學師承記退炎武與黃宗羲居於卷末，是誠所謂蚍蜉撼大樹矣。」

⑤按漢學商兌



序例末署「道光丙戌四月。」  
①漢學師承記卷八黃、顧傳末云：「記成之後，客有問於予曰：『有明一代，困於性理，汨於制義，無一人知讀古經注疏者。自梨洲起，而振其頹波。亭林繼之，於是承學之士知習古經義矣。所以闢百詩、胡黜明諸君子皆推挹南雷、崑山。今子不爲之傳，豈非數典而忘其祖歟？』」予曰：「梨洲乃崑山之學，矯良知之弊，以實踐爲主。亭林乃文清之裔，辨陸王之非，以朱子爲宗。故兩家之學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漢學」爲不可廢耳，多騎牆之見，依違之言，豈真知灼見者哉？」客曰：「二君以環異之質，負經世之才，思見用於當世，垂勳名於來葉。讀書論道，重在大端，疏於末節，豈若抱殘守缺之俗儒，尋章摘句之世士也哉？」然黃氏關圖書之謬，知尙書古文之譌；顧氏審古韻之微，補左傳杜注之遺；能爲舉世不爲之時，謂非豪傑之士耶？國朝諸儒究大經奧旨，與兩漢同風，二君實啓之。菜瓜祭飲食之人，芹藻釋誓宗之奠，乃木本水源之意也……」予曰：「噫，吾過矣！」退而輯二君事實，爲書一卷，附於冊後。」  
②漢學師承記卷一序言末節「嗟乎！三代盛時，弼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魏、晉以後，左右邦家，咸取材於科目。經明行修之士，命偶時來，得策名廊廟；若數乖運舛，縱學窮書圃，思極人文，未有不委棄草澤，終老丘園者也。甚至饑寒切體，毒螫瘡膚，筮仕無門，齋恨入冥，雖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豈知當

時絕無過而問之者哉？<sup>⑤</sup>卷一闕若璩傳「若璩以諸生而受特達之知，可謂得稽古之榮矣！」又卷五戴震傳「嗟乎！君以庶吉士得邀特達之知，亦可謂稽古之榮矣！」<sup>⑥</sup>卷七汪中傳「嗟乎！劉子之遇，酷於敬通；容甫之危，甚於孝標；以藩較之，豈知九淵之下，尚有重泉，食荼之甘，勝於嘗膽者哉！」<sup>⑦</sup>原文云「又有劉逢祿，字申甫，嘉慶辛酉選拔貢生，丁卯舉人，淹通經傳，著春秋公羊釋例。」<sup>⑧</sup>限自珍曾撰江子屏所著書敘，見校訂定盦全集卷四，對於江氏頗致稱頌。

## 凡例

一、本書原擬依拙著經學歷史註釋計劃，不加刪節，使成完璧，但爲本叢書每冊字數及篇幅所限制，故只得加以選註。

二、本書所選每一學者傳略，以不刪節爲原則；但其中關於天算及音律文字，過於專門，非初學所當留意，故或加刪略，標明刪節號（……），而仍附錄原文於註釋中，使讀者不致有割裂之憾。

三、本書序言及傳略中，如有空泛議論，亦略加刪節，依上例方法標註。

四、本書原文避清帝廟諱與孔子諱者，一例改正。

五、本書原文，如確知爲刊印之誤者，一例改正。

六、本書原文，如係江氏偶誤者，一依原文，不加補正，而僅於註中加以說明。如錢大昕傳，蔡景君誤爲蔡君謨，諸本皆同，今不改。

七、本書人名見於正史者，於注中舉明正史卷數，以便參考；其不見於正史者，從略。

八、本書引用清代人名，因清史稿被禁，現舉中華書局出版之清史列傳卷數，以便參考。

九、本書引用書目，見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者，於注中註明該書部屬，以便參考。乾嘉以後著述及其他之未見於四庫書目者，則聊就所知，加以說明。

十、本書引用清代經學著作，其已收入正續皇清經解者，註明收刻卷數，以便翻閱。

十一、本書文字須加訓釋者，附註訓釋之來原，以免望文生義。

十二、本書依「序言」中所舉各本校勘，以求正是；并加標點，以便閱讀。

十三、本書註釋雖力來詳密，但清代著作佚而未刻及刻而未見者頗不鮮，加以註釋時間之忽迫，參考書籍之欠備，當仍有未周處。如讀者有所指正，祈惠函示知，以便再版時之改訂。

附註： 本書之成，得友人陳逸人先生之助力最多，特識感謝。

# 清朝漢學師承記

## 目次

序言	一
凡例	一
清朝漢學師承記	一
閻若璩	二〇
胡渭	四八
張爾岐	六五
惠周惕	七三
惠士奇	
惠松崖(棟)	
余古農(蕭客)	一五九

江良庭（聲）……………一七三

王鳴盛……………一九二

錢大昕……………二〇二

江永……………二七六

金榜……………二九八

戴震……………三二六

盧文弨……………三五四

邵晉涵……………三六三

孔廣森……………三七一

汪中……………四〇七

凌廷堪……………四二八

黃宗羲

四三六

顧炎武

四七一

清朝漢學師承記原目錄(附)





漢學師承記原目錄附

記之一

閻若璩

張翊

吳玉搢

宋鑾

胡渭

黃儀

顧祖禹

張爾岐

馬驥

王爾晉

記之二

惠周惕

嘉士奇

惠松崖

沈彤

余古農先生



江良庭先生

褚寅亮

記之三

王鳴盛 金日道

錢大昕 錢塘 錢坫

記之四

王蘭泉先生

朱笥河先生

武億

洪亮吉 張惠言 臧琳

記之五

江永

金榜



戴震

記之六

盧文弨

紀昀

邵晉涵

任大椿

洪榜

汪元亮

孔廣森

李文藻  
桂馥

記之七

陳厚耀

程晉芳

賈田祖



李惇

江德量

汪中

顧九苞

顧鳳毛

劉台拱

鐘襄

徐復

汪光曦

李鍾泗

凌廷堪

記之八

黃宗羲

顧炎武



# 清朝漢學師承記

先王經國之制，井田與學校相維。里有序，鄉有庠。⊖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所以耕夫餘子，亦得秉耒橫經，漸詩書之化，被教養之澤，濟濟乎洋洋乎！三代之隆軌也。

⊖漢書食貨志「於（是）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王先謙補注云：

「御覽五百三十五引五經通義云：殷曰庠，周曰序。周家又兼用之，鄉爲庠，里爲序，家爲塾。」

○自「八歲」至「君臣之禮」語見漢書食貨志。王先謙補注云：「顧炎武曰：『六甲者，四時六十甲子之類。五方者，九州嶽瀆列國之名。書者，六書計者，九數。』……周壽昌曰：『此禮記內則之言。禮，九年教之數日；鄭注，朔望與六甲也；猶言學數干支也。六年教之數與方名；鄭注，方名東西；卽所云五方也，以東西該南北中也。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記卽書計也。書，文字計籌算也。六書，九數，皆古人小學之所有事也。』」

○「餘子」亦見漢書食貨志。志云：「餘子亦在于序室。」顏師古注云：「蘇林曰：『餘子，庶子也。』」或曰：「未任役爲餘子。」師古曰：「未任役者是也。幼童皆當受業，豈論嫡庶乎？」

秦并天下，燔詩書，殺術士。○聖人之道墜矣。然士隱山澤巖壁之間者，抱遺經，傳口說，不絕於世。漢興，乃出。言易，淄川田生；○言書，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公培，○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禮，魯高堂生；○言春秋，

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自茲以後，專門之學興，命氏之儒起。六經五典，各信師承，嗣守章句，期乎勿失。西都儒士，開橫舍，延學徒，誦先王之書，被儒者之服，彬彬然有洙泗之風焉。爰及東京，碩學大師，賈服之外，咸推高密。鄭君生炎漢之季，守孔子之學，訓義優洽，博綜羣經，故老以爲前修，後生未之敢異。

○史記儒林傳序云：「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阬術士。」漢書儒林傳序亦云：「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顏師古注：「燔，焚也。」按秦焚書坑儒事詳見史記卷六秦始皇本記及卷八十七李斯傳，文繁不錄。○田生名何，字子莊，齊淄川人，爲漢初傳易者。傳見史記卷百二十一儒林傳。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莊作裝。王先謙補注：「齊召南曰：『……班氏當以避明帝諱而改曰裝耳。』」○伏生名勝，字子賤，濟南人。故爲秦博士。漢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時伏生年九十餘，詔使太常掌故朝錯往受之，凡二十八篇。爲漢初言今文尚書者之祖。傳見史記儒林傳及漢書儒林傳。○申公名培，魯人。漢初，以詩經爲訓，故以教，無傳，疑者則闕弗傳。

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爲漢初言魯詩者之祖。武帝時，曾以安車蒲輪駕迎，然未見用。傳見史記儒林傳及漢書儒林傳。

⑤ 轅固生，齊人。漢孝景帝時，爲博士。爲漢初言齊詩者之祖。曾與黃生爭論，逆竇太后意志，下圈刺殺。旋拜清河太傅。武帝時，以賢良徵，因年老罷歸。傳見史記儒林傳及漢書儒林傳。

⑥ 韓太傅，卽韓嬰，燕人。漢孝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爲常山太傅。作詩內外傳數萬言，爲漢初言韓詩者之祖。傳見史記儒林傳及漢書儒林傳。

⑦ 高堂生，魯人。傳儀禮十七篇，爲漢初言今文禮者之祖。傳見史記儒林傳及漢書儒林傳。王先謙漢書補注依據史記案隱，云高堂生字伯。

⑧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治公羊春秋。漢孝景帝時，爲博士。與董仲舒同業。年老歸教。齊之言春秋者宗之。傳見史記儒林傳及漢書儒林傳。

⑨ 董仲舒，廣川人。治公羊春秋。漢孝景帝時，爲博士，學士皆師尊之。武帝時，舉賢良對策，爲江都相。仲舒喜言災異，爲主父偃所讒，幾死，特詔得赦。旋又爲膠西相，以病免。著書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玉杯、蕃露

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今僅傳春秋繁露一書。傳見史記儒林傳及漢書卷五十六本傳。又自

「言易」至「董仲舒」係依據漢書儒林傳序文，惟略刪節一二字。

⑩ 「五典」本訓「五帝之書」，見左氏昭十二傳「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注。但此蓋卽訓爲五經；六經去樂



故稱五典。六經五典，對文異辭耳。爾雅釋言「典，經也。」①西都即指前漢。前漢都長安，後漢

都洛陽，長安在洛陽之西，故漢人別稱西都。班固有西都賦，見文選，即指長安。②橫舍即黌舍；

後漢書儒林傳注「黌，學也。黌與橫同。」又後漢書鮑昱傳「修造橫舍」注「橫，學也。」③

洙泗本二水名。洙水爲泗水之支流。昔孔子設教於洙泗之間，以授弟子。禮記檀弓上「吾與女

事夫子於洙泗之間。」此文所謂「洙泗之風」即指孔子授徒，弟子從學之風而言。④東京

即指後漢。後漢都洛陽，在前漢都城長安之東，故別稱東京。張衡有東京賦，見文選，即指洛陽。

⑤賈，賈逵；服，服虔也。賈逵字景伯，後漢平陵人。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永平中，獻左氏傳

解詁三十篇。國語解詁二十一篇，明帝重其書，寫藏祕館。曾與班固並校祕書。章帝時，使選公羊

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由是左氏盛行。傳見後漢書卷六十六。又服虔字子慎，後漢滎陽

人。有雅才，善著文論。撰有春秋左氏傳解。靈帝時，官九江太守。傳見後漢書卷百〇九下儒林傳。

⑥高密指鄭玄；玄，高密人，故云。鄭玄字康成，少爲鄉齋夫，以不樂爲吏，造太學受業，博通諸經

及三統曆、九章算術等。復事馬融，游學十餘年，乃歸。會以黨事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黨禁

解，徵辟皆不就。著書凡百餘萬言，弟子自遠方至者數千人。獻帝建安五年卒。治經者稱鄭衆爲

先鄭，因稱玄爲後鄭，亦曰鄭君。所著書今存者，有毛詩箋、周禮注、儀禮注、禮記注。其他著撰，多殘缺不完。清人輯集較備，袁鈞輯有鄭氏遺書，可參考。傳見後漢書卷六十五。⑤漢以火德王，故稱炎漢。⑥前修謂前代修德之人，見楚辭離騷「騫吾法夫前脩兮」朱熹集注。修或作脩字通。

晉王肅①自謂辨理依經，逞其私說，僞作家語。②妄撰聖證。③以外戚之尊，盛行晉代。④王弼宗老莊而注周易。⑤杜預廢賈服而釋春秋。⑥梅賾上僞書。⑦費翹爲義疏。⑧於是宋齊以降，師承凌替，江左⑨儒門，參差互出矣。然河洛⑩尙知服古，不改舊章；左傳則服子慎。⑪尙書周易則鄭康成。⑫詩則並主於毛公。⑬禮則同遵於鄭氏。⑭若輔嗣之易，惟河南青齊間有講習之者。⑮而王肅易亦間行焉。⑯元凱之左氏。⑰但行齊地。僞孔傳，惟劉光伯、劉士元信爲古文。⑱皆不爲當時所尙。隋書云：『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

葉④『豈知言者哉！』

①王肅字子雍，三國魏邠人。仕至中領軍，散騎常侍。善賈逵、馬融之學，而不好鄭玄，作聖證論以譏斥鄭氏。撰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并撰定父朗所作易傳。晉時皆立於學官。其他論駁典禮等凡百餘篇。又有孔子家語注，後世斥爲肅所偽造。卒諡景。傳見三國志卷十三魏書。②孔子家語十卷，王肅偽造。按本書肅自序謂：鄭氏學行五十載矣，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以來，與予所論有若重規疊矩，則是書實自肅始傳，且殊有託於孔子以抗鄭君之嫌。漢志有孔子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注云：非今所有家語。禮記樂記疏載馬昭之說，謂家語王肅所增加。宋王柏家語考亦謂四十四篇之家語，乃王肅自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記割裂織成之。孔衍之序，亦王肅自爲。則此書之僞，古人已疑之。至清孫志祖作家語疏證六卷，而此書之爲肅所僞託益確。詳可參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九十一子部儒家類一。按孫書今收刻於校經山房叢書。③聖證論十二卷，王肅撰。魏志王肅傳謂：「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集聖證論以譏短玄。」按是書著錄於隋、唐志，宋以後亡佚。清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輯四十餘條，爲一卷；皮錫瑞著有聖證論補評二卷。

可參考。④王肅女元姬適司馬昭，卽晉書后妃傳上所謂文明王皇后，爲晉武帝司馬炎之母。

武帝於肅爲外孫，故云「外戚之尊」。肅書列於學官，見魏志本傳。⑤王弼字輔嗣，三國魏山

陽人。少知名，好論儒道，辭才逸辨。仕至尙書郎。年二十餘卽卒。注易及老子。傳附見三國志卷二

十八魏書鍾會傳。按弼易注今存，卽十三經中之易注。易本卜筮之書，漢末流於讖緯，故王弼乘

其極敝，標老莊虛無之旨，以排擊漢儒妖妄之論。詳可參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經部易類

一。⑥杜預字元凱，晉杜陵人。秦始中，爲河南尹。羊祜舉以自代，拜鎮南大將軍。以平吳功，封當

陽縣侯。卒謚成。耽思經籍，撰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成春秋釋例；又著盟會圖、春

秋長歷，成一家之學。傳見三國志卷十六魏書杜畿傳及晉書卷三十四。按杜預春秋左傳集解，

今存，卽十三經中之左傳注。其解經傳，每自標新說，不襲賈逵、服虔之說。詳可參考四庫全書總

目提要卷二十六經部春秋類一。賈逵、服虔已見頁九注。⑦梅賾，一作梅頤，字仲真，晉汝南

人。官豫章內史。晉書無傳。依經古文家說，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

文校之，多得十六篇。將獻於朝，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其後亡佚，至東晉梅賾，自謂得安國之書

及傳，奏之，遂列於國學。自晉迄北宋，世無疑議。至吳棫、朱熹，始稍疑之。清閻若璩作古文尙書疏

證，惠棟作古文尙書考，指爲贗所僞託，其讞始定。關於贗上僞書事，可參考隋書經籍志及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

④費甝，梁江夏人，官國子助教，撰尙書義疏十卷，書今佚。正史無傳，見隋志及經典釋文序錄。

⑤江左指南朝之宋、齊、梁、陳，南朝國於長江以東，故曰江左。

⑥河、洛指北朝之魏、北齊、北周，北朝國於河洛流域，故云。

⑦服子慎，服虔之字，已見頁九注。

⑧服虔撰春秋左氏傳解詁三十卷，今佚，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輯爲四卷，可參考。服又有春秋左氏膏肓釋病十卷，春秋漢議駁二卷，春秋成長說九卷，春秋塞難三卷，（卷數并依隋志），春秋音隱一卷，今亦併亡佚。

⑨鄭康成，鄭玄之字，已見頁五注。

⑩鄭玄撰周易注九卷，至南北宋之間亡佚。宋王應麟輯爲一卷，清惠棟輯爲三卷，袁鈞輯爲九卷，可參考。玄又撰尙書注九卷，亦亡於宋代。清袁鈞輯爲九卷，可參考。

⑪毛公撰詩故訓傳二十卷，即今十三經中之毛詩傳。按毛公名字爵里，漢志隋志及釋文，詳略互異，且後說加詳，恐不可信，經今文家頗疑議之。

⑫鄭玄撰周禮注十二卷，儀禮注十七卷，禮記注二十卷，今並存，即今十三經中之三禮注。又自「左傳」至「鄭氏」語見北史卷八十一儒林傳序。

⑬輔嗣，王弼之字，已見頁八注。

⑭北史儒林傳序云：「河南及青、齊之間儒生，多講王嗣輔所注。」

⑮王肅已見頁七注。

輯佚書輯爲二卷。引語亦見北史儒林傳序。⑤元凱，杜預之子，已見頁八注④。⑥僞孔傳即梅賾所獻之僞孔安國古文尙書傳。劉光伯，劉炫之字。炫，隋河間人。開皇中，除殿內將軍，坐罪除名。後與諸儒修定五禮，授旅騎尉。旋除太學博士，以品卑去任。尋陷於賊，賊破，無所依，凍餓而死。門人諡曰宣德先生。撰有尙書、毛詩、春秋、孝經、論語、述義、春秋攻昧、五經正名、注詩序、算術等書。劉士元，劉焯之字。焯，隋信都人。開皇中，除員外將軍。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以精博稱。奉敕與劉炫等考定洛陽石經。後與炫議論，深挫諸儒，爲飛章所謗，除名歸里。煬帝時，遷太學博士。著有稽極、曆書、五經述義等書。與劉炫齊名，時稱二劉。傳均見北史卷八十二儒林傳及隋書卷七十五儒林傳。北史儒林傳序云：「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彪義疏，乃留意焉。」依此，則當時信僞孔傳，實始於二劉。⑦語見隋書卷七十六儒林傳，亦見北史卷八十一儒林傳序。

唐太宗挺生於干戈之世，創業於戎馬之中；雖左右囊鞬，○櫛沐風雨；然銳情經術，延攬名流。卽位後，讎正五經，頒示天下，命諸儒萃章句爲義疏。惜乎

孔冲遠，朱子奢之徒。妄出己見，去取失當。易用輔嗣而廢康成，書去馬、鄭而信僞孔，穀梁退麋氏而進范甯。論語則專主平叔。棄尊彝而寶康瓠，舍珠玉而收瓦礫，不亦俱哉！

○ 麋韃音々々々，藏弓矢之器。左傳僖二十三年「右屬麋韃。」釋文「麋，受弓器。韃，弓衣。」

○ 孔冲遠，疑當作孔仲達。仲達，孔穎達之字。穎達，唐衡水人。少聰敏，隋末，舉明經。煬帝召天下儒官集東都，詔國子秘書學士與論議，穎達爲冠。入唐，累官國子司業，遷祭酒。卒諡憲。嘗受命撰五經正義，卽今注疏本之五經疏。傳見舊唐書卷七十三及新唐書卷百九十八儒學傳。朱子奢，唐吳人。少從顧彪習左氏春秋。貞觀初，官國子助教。尋持節使高麗。累遷弘文閣學士。爲人樂易，能劇談，善以經誼緣飾。嘗與孔穎達共撰定禮記正義。傳見舊唐書卷百八十九儒學傳及新唐書卷百九十八儒學傳。按唐撰修五經正義者，周易爲馬嘉運、趙乾叶，尙書爲王德韻、李子雲，毛詩爲王德韶、齊威，春秋爲谷那律、楊士勛，禮記爲朱子奢、李善信、賈公彥、柳士宣、范義頴、張權。以孔穎達年輩在先，名位較重，故推以爲首。本書云孔、朱之徒，因不止孔、朱二氏也。

○ 鄭玄尙書

注已見頁五注④。馬融字季長，後漢扶風茂陵人。有俊才。初應鄧騭召，拜郎中，校書東觀。時鄧太后臨朝，融以諷諫遭禁錮。安帝時，復拜郎中，歷武都南郡太守。後爲議郎，重在東觀著述，以病去。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千數。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易書詩、三禮、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等書。傳見後漢書卷九十。融所撰尚書注，隋志作十一卷，唐志作十卷，蓋不計書序。其後亡佚。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輯爲四卷，可參考。⑤糜氏，糜或糜之誤。糜信字南山，三國魏東海人。官樂平太守。撰春秋穀梁傳注十二卷。正史無傳，見經典釋文序錄及隋志。楊士勛穀梁疏引作糜信，禮記正義引作糜信，冊府元龜糜信外復出康信，太平御覽引穀梁注作康信，蓋皆誤訛，當以糜信爲是。糜氏穀梁注已亡佚，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輯爲一卷，可參考。又范寧字武子，晉南陽人。少篤學，多所通覽。初爲餘杭令，興學校，養生徒，風化大行。遷臨淮太守。封陽遂侯。徵拜中書侍郎。補豫章太守，大設庠序，遠近至者千餘人。旋免官。嘗以春秋穀梁傳未有善釋，因撰集解十二卷。寧傳附見晉書卷七十五范汪傳。按唐穀梁疏採范寧注，卽今十三經中之注本。⑥平叔，何晏之字。晏，三國魏南陽人。累官侍中尚書，爵列侯。與夏侯玄競爲清談，遂成一時風氣。後與曹爽協謀，爲司馬懿所誅。嘗作道德論及諸文賦數十篇。傳世者有論語集解十



卷傳附見三國志卷九魏志曹爽傳。按魏晉前，注論語者不止何晏，唐人專主集解，他注遂多佚亡。今十三經注疏中之論語，卽沿用集解本。④康瓠，瓦盆底也，見漢書賈誼傳「寶康瓠兮」注。

宋初，承唐之弊，而邪說詭言，亂經非聖，殆有甚焉。如歐陽修之詩，①孫明復之春秋，②王安石之新義，③是已。至於濂、洛、關、閩之學，④不究禮樂之源，獨標性命之旨。義疏諸書，束置高閣；視如糟粕，棄等弁髦。⑤蓋率履則有餘，考鏡則不足也。元明之際，以制義⑥取士，古學幾絕。而有明三百年，四方秀艾困於帖括，⑦以講章爲經學，以類書爲博聞；長夜悠悠，視天夢夢，可悲也夫！在當時豈無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哉，然皆滯於所習，以求富貴，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也。

①歐陽修，字永叔，宋廬陵人。慶曆初，召知諫院，因上疏極諫，出知滁州。旋還爲翰林學士。嘉祐間，

拜參知政事，與韓琦同心輔政。熙寧初，與王安石不合，以太子少師致仕。修博極羣書，善文章。晚自號六一居士。卒諡文忠。著有新唐書、新五代史、毛詩本義、集古錄、歸田錄、文忠集、居士集、六一詩話、六一詞等書。傳見宋史卷三百十九。按修所撰毛詩本義十六卷，今存。自唐以來，說詩者莫敢議毛、鄭。雖老師宿儒，亦謹守小序。至修撰此書，於是開宋世以新義說經之端。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卷十五經部詩類一。①孫明復、孫復之字。復，宋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治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卷，以深刻爲主，開後世說春秋者深文鍛鍊之學。范仲淹、富弼言復有經術，除祕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累遷殿中丞卒。傳見宋史卷四百三十二儒林傳。復書今存，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卷二十六經部春秋類一。②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宋臨川人。少好讀書，工文。擢進士第。嘉祐中，歷度支判官。上萬言書，以變法爲言。直集賢院，知制誥。神宗時，爲相，與青苗、保甲諸法，物議騰沸。旋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元豐中，復拜左僕射，封荆國公。哲宗立，加司空。卒諡文。安石性強忮，工書畫，文章峭深，自成一派。著有臨川集。傳見宋史卷三百二十七。按安石於熙寧中，置經義局，撰三經新義。三經：書、詩、周禮也。毛詩新義二十卷，尙書新義十三卷，今並佚亡；周禮新義二十二卷，爲安石手著本亦佚亡。清初由永樂大典中輯爲十六卷，附考工記解。

二卷，尙可考見概略。其解經亦自創新說，不襲鄭義。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卷十九經部禮類一。  
④濂、洛、關、閩，爲南北宋理學之四派。濂，溪周敦頤；洛，洛陽程顥、程頤；關，關中張載；閩，閩中朱熹也。  
⑤弁髦喻無用之物也。弁，緇布冠；髦，童子之垂髦。古者冠禮，先加緇布冠，以斂括其垂髦；更加皮弁，而棄緇布冠。蓋既冠，則弁與髦皆無用也。左氏昭九年傳：「豈如弁髦，而因以斂之。」  
⑥制義卽所謂八股，蓋始於明化成之後。股者，對偶之謂。天順以前，經義之文，敷衍傳注，或散或對，初無定格。成化二十三年會試，始以反正、虛實、淺深、扇扇立格，於是八股之名起。詳可參考顧炎武日知錄卷十六「試文格式」一條。  
⑦帖括泛指科舉應試之文。按唐書選舉志：「明經者，但記帖括。」唐制，帖經試士。後以應試者多，至帖孤章絕句以惑之。應試者因取其難者，編爲歌訣，以便記憶，謂之帖括，意謂包括帖經之門徑也。後世因引伸泛稱科舉應試之文。

……  
①藩縮髮  
②讀書，授經於吳郡通儒余古農、同宗艮庭二先生。  
③明象數制度之原，聲音詁訓之學。乃知經術一壞於東西晉之清談，再壞於南北宋之道學。元明以來，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學盛於吳中，  
④江永、戴震諸君

繼起於歛。⑤從此「漢學」昌明，千載沉霾，一朝復旦。暇日詮次本朝諸儒爲「漢學」者，成漢學師承記一編，以備國史之採擇。

○此段原文敘述清初諸帝提倡經學語多泛辭，故加節刪；今附錄其文於下。「我世祖章皇帝握貞符，膺圖籙，撥亂反正，伐罪弔民；武德定四海，文治垂千古。順治十三年，敕大學士傅以漸撰易經通註，以永樂大全繁冗蕪陋，刊其舛訛，補其闕漏，勒爲是書，頒之學官。聖祖仁皇帝嗣位，削平遺孽，親征西蕃，勘定三藩，水清六合。然萬機之暇，棲神墳典，悅志藝文，闡五音六律之微，稽八綫九章之術。天寶睿知，典學宏深；伊古以來，所未有也。康熙十九年，勅大學士庫勒納等編日講四書解義，日講書經解義。二十二年，勅大學士牛紐等編日講易經解義。三十八年，奉勅撰春秋傳說彙纂。五十四年，又勅大學士李光地等撰周易折中。六十年，又勅大學士王頊齡等撰書經傳說彙纂；又勅戶部尚書王鴻緒等撰詩經傳說彙纂。凡御纂羣經，皆兼采漢宋先儒之說；參考異同，務求至當；遠紹千載之薪傳，爲萬世不刊之鉅典焉。世宗憲皇帝際昇平之時，咸寧之世，未明求治，乙夜觀書；雖夙通三乘，然雅重七經。卽位之後，卽刊行聖祖欽定詩經傳說彙纂、書經傳

說彙纂，皆御製序文，弁於卷首。又編定聖祖日講春秋解義。雍正五年，御纂孝經集注，折衷羣言，勒爲大訓。推武周達孝之源，究天地明察之理，故能心契孔曾，權衡醇駁也。至高宗純皇帝，御極六十年，久道化成，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武功則耆定十全，文德則旁敷四海，富既與地乎侔，貴乃與天乎比崇；盛德日新，多文日富。乾隆元年，詔儒臣排纂聖祖日講禮記解義。十三年，欽定周官義疏、儀禮義疏、禮記義疏。二十年，大學士傅恆等奉勅撰周易述義、詩義折中。三十年，大學士傅恆等奉勅撰春秋直解。於易則不涉虛渺之說，與術數之學，觀象則取互體以發明古義。於詩則依據毛鄭，溯孔門授受之淵源，事必有徵，義必有本，臆說武斷，概不取焉。於禮則以康成爲宗，採孔賈之精微，綜羣儒之同異；本天殺地，經國坊民，治法備矣。於春秋則採三家之精華，斥安國之迂謬，闡尼山之本意，洵爲百王之大法也。經學之外，考石鼓，辨大昌，用修之非，刊石經，滿開成，廣政之陋。又刻御製說經文於太學，皆治經之津梁，論古之樞要，所謂懸諸日月，煥若丹青者也。於是鼓篋之士，負笈之徒，皆知崇尚實學，不務空言；游心六藝之圃，馳騁仁義之塗矣。我皇上誕敷文教，敦尚經術；登明堂，坐清廟；次羣臣，奏得失。天下之衆，鄉風隨流，翕然興道而遷義。家懷克讓之風，人誦康哉之詠，猗歟偉歟，何其盛也！蓋惟列聖相承，文明於變；尊崇漢儒，不廢古訓。所以

四海九州強學待問者，咸沐菁莪之雅化，汲古義之精微。縉紳碩彥，青紫盈朝；縫掖巨儒，絃歌在野。擔簦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可謂千載一時矣。

○縉髮猶言結髮，束髮，謂初成童之年也。『縉謂引結其組，』見漢書周勃傳注，縉音·××。

○余古農，余蕭客之字；江良庭，江聲之字；傳詳見本書。

○三惠謂惠周惕、惠士奇、惠棟祖父孫也。惠氏，江蘇吳縣人。傳詳見本書。

○江永、戴震皆安徽人，傳詳見本書。

○清代學術，以考證派爲正宗。其學追溯於東漢之許、鄭，故當時稱曰「漢學」，以別於窮究心性之「宋學」。

嗟乎！三代之時，彌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魏晉以後，左右○邦家，咸取

才於科目。經明行修之士，命偶時來，得策名廊廟；若數乖運舛，縱學窮書圃，思

極人文，未有不委棄草澤，終老邱園者也。甚至饑寒切體，毒螫癢○膚；筮仕○

無門，齋恨入冥。雖千載以下，哀其不遇，豈知當時絕無過而問之者哉！是記於

軒冕○則略記學行，山林○則兼誌高風；非任情軒輊，○肆志抑揚；蓋悲其友

麋鹿以共處，候草木以同彫也。

○弼，輔也；見說文。諧和也；庶衆也；績，功也；均見爾雅釋詁。尙書臯陶謨「謨明弼諧」又堯典「庶績咸熙」按此言「弼諧庶績」猶言輔佐衆政也。○左右卽今佐佑二字。○瘡，痛也；見集韻。音「ㄩ」。

④左傳閔元年「畢萬筮仕於晉」謂將仕官而卜筮其吉凶也。後世引申謂入仕途爲筮仕。

⑤軒冕謂在朝者；因其有高軒冕冠，故以爲在朝者之代辭。⑥山林謂山林隱逸之士，猶今言在野者。

⑦軒輕猶言抑揚也。車前高曰軒，後低曰輕；引申，凡議論有所抑揚，如車之高低，亦曰軒輕。後漢書馬援傳「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注「言爲人無所輕重也」。

### 閻若璩

閻若璩字百詩。先世居太原縣西寨村。○五世祖始居淮安。○祖世科，明萬曆甲辰進士，官至布政司參議。○父修齡，郡學生。○若璩生，世科愛之，常抱置膝上，摩其頂，曰：『汝貌文，其爲一代儒者以光吾宗乎？』若璩生而口吃，性鈍。六歲入小學，讀書千遍，不能背誦。年十五，冬夜讀書，扞格不通，憤悻不寐。漏四下，寒甚，堅坐沉思，心忽開朗。自是穎悟異常。是年補學官弟子。一時名士如李太虛、方爾止、王于一、杜于皇，皆折輩行與交。○若璩研究經史，寒暑弗徹。嘗集陶貞白、○皇甫士安語，○題所居之柱，云：『一物不知，以爲深恥。○遭人而



問，少有寧日。其立志如此。

①太原縣，清屬山西省太原府，即今山西省垣。

②淮安，舊府名，清屬江蘇省，其首縣爲山陽縣。

民國後，廢府制，改山陽縣爲淮安縣。趙執信閩先生若璩墓誌銘云：（下文略稱趙誌）「自六

世祖諱自開，始遷山陽。」與此文微異。

③萬曆，明神宗年號。萬曆甲辰爲萬曆三十二年，當公

元一六〇四年。趙誌云：「官至遼東寧前兵備道參議。」杭世駿閩先生傳（下文略稱杭傳）

云：「歷寧前兵備道參議。」與此文異。

④趙誌云：「考諱修齡，世所稱牛叟先生者也，以文名

一時，撰述甚富。」

⑤此文蓋據杭傳。杭傳云：「名流如李宗伯、太虛、方處士爾止、梁商邱公狄、

王處士于一、李孝廉小有、杜貢士于皇、宗人孝廉左右，與之上下議論，咸拱手推服。」

⑥陶貞

白，陶弘景之諡號。弘景，字通明，梁秣陵人。自幼篤志道術。齊高帝嘗引爲諸王侍讀。後隱居句容

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晚號華陽真逸，又曰華陽真人。性好著述，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

地理、醫術、本草，嘗造渾天儀，著帝代年歷。古今刀劍錄、真誥、真靈位業圖。梁武帝時，每有大事，無

不諮請，時人謂之山中宰相。年八十五卒。諡貞白先生。傳見梁書卷五十一處士傳及南史卷七

十六隱逸傳下。

⑦皇甫士安，皇甫謐之字。謐，晉安定朝那人。家貧，帶經而耕。性高尚，以著述爲

務。自號玄晏先生。武帝時，累徵不起。所著詩賦誄頌論難甚富，又撰有帝王世紀年歷、高士傳、逸士傳、甲乙經、玄晏春秋等書。傳見晉書卷五十一。④語見南史陶弘景本傳。傳云：「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⑤引語，皇甫謐本傳未見。

年二十，讀尚書，至古文，即疑二十五篇⑥之譌。沈潛二十餘年，乃盡得其

癥結所在，作古文尚書疏證。⑦其說之最精者，謂漢書藝文志言「魯共王壞

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⑧」楚元王傳亦云：

「逸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⑨」古文篇數之見於西漢者如此，而

梅賾⑩所上乃增多二十五篇，此篇之不合也。⑪杜林、馬、鄭皆傳古文者。⑫據

鄭氏說，則增多者，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嗣征、典寶、湯誥，咸有

一德、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十六篇，而九共有九篇，故亦稱二十四篇。

⑬今晚出書無汨作、九共、典寶等篇，此篇名之不合也。⑭鄭康成注書序，於仲

虺之誥、太甲、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皆注曰亡；而於汨作、九共、典寶、肆命諸篇，皆注曰逸。逸者，卽孔壁書也。康成雖云受書於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源於安國明矣。今晚出書，與鄭名目互異，其果安國之舊耶？又云：古文傳自孔氏，後惟鄭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傳自伏生，後惟蔡邕石經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書宅嵎夸，鄭作宅嵎鐵；昧谷，鄭作柳谷；心腹腎腸，鄭作憂腎陽；剗刳，鄭作臏宮剗割頭庶剗，與真古文既不同矣。石經殘碑遺字見於洪适隸釋者，五百四十七字，以今孔書校之，不同者甚多。碑云高宗之饗國百年，與今書之五十有九年異。孔敍三宗以年多少爲先後，碑則以傳敍爲次，則與今文又不同。然後知晚出之書，蓋不古不今，非伏非孔，別爲一家之學者也。班孟堅言司馬遷從安國問故，故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

古文說。許慎說文解字亦云：『其稱書孔氏。』今以史記說文與晚出書相校，又甚不合。安國注論語：『予小子履。』以爲『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不云此出湯誥，亦不云與湯誥小異。然則『予小子履』云云非真古文湯誥，蓋斷斷也。其注『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句於論語，則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微子、箕子，來則用之。』於尚書，則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其詮釋相懸絕如此，豈一人之手筆乎。又云：古未有夸族之刑，卽苗民之虐，亦祇肉刑止爾；有之，自秦文公始。僞作古文者，偶見荀子有『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遂竄之秦誓篇中。無論紂惡不如是甚，而輕加三代以上以慘酷不德之刑，何其不仁也。荀卿曰：『誥誓不及五帝。』司馬法言有虞氏戒於國中，夏后氏誓於軍中，殷誓於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當虞舜在上，禹繼征有苗，安得有會后誓師

之事，此亦不足信也。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見其老弱，奉歸無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藥醫歸之。』三代之用兵，以仁爲本如此，安得有火炎崑岡、玉石俱焚之事！既讀陳琳檄吳文，云：『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鍾會檄蜀文，云：『大兵一發，玉石俱碎。』乃知其時自有此等語。則此書之出魏晉間又一佐也。又云：武成篇先書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已是月之二十八日；後繼以癸亥、甲子，是爲二月之四五日，而不冠以二月，非今文書法也。洛誥稱乙卯，費誓兩稱甲戌，此周公伯禽口中之詞，指此日有此事云爾。豈史家紀事之例乎？又云：書序益稷本名棄稷，馬鄭王三家本皆然，蓋別是一篇，中多載后稷與契之言。揚子雲法言孝至篇：『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臯陶之謂嘉。』子雲親見古文，故有此言。晚出書析臯陶謨之半爲益稷，則稷與契初無一言，子雲豈鑿空者耶？其辨孔傳之僞云：三江入海，未嘗入震

澤。孔謂江自彭蠡分而爲三，共入震澤者，謬也。金城郡，昭帝所置，安國卒於武帝時，而傳稱積石山在金城西南，豈非後人作僞之證乎？傳義多與王肅注同，乃孔竊王，非先有孔說而王取之也。漢儒說六宗者，人人各異。王肅對魏明帝，乃取家語「孔子曰：所宗者六」之語。肅以前未聞也，而僞傳已有之，非孔竊王而何！其論可謂信而有徵矣。

○梅賾所獻僞古文尙書二十五篇爲：(一)大禹謨，(二)五子之歌，(三)胤征，(四)仲虺之誥，(五)湯誥，(六)伊訓，(七)太甲上，(八)太甲中，(九)太甲下，(十)咸有一德，(十一)說命上，(十二)說命中，(十三)說命下，(十四)秦誓上，(十五)秦誓中，(十六)秦誓下，(十七)武成，(十八)旅獒，(十九)微子之命，(二十)蔡仲之命，(二十一)周官，(二十二)君陳，(二十三)畢命，(二十四)君牙，(二十五)冏命。○閻著古文尙書疏證，共八卷。其書初成四卷，黃宗羲序之；其後四卷，次第續成。若璩沒後，傳寫佚其第三卷。其二卷第二十八條、二十九條、三十條，七卷第一百二條、一百八條、一百九條、一百十條，八卷第一百二十二條至一百二十七條，皆有錄無書。編次亦

未歸條理，蓋猶草創之本。毛奇齡曾作古文尙書冤詞，百計相軋，然終不能奪。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經部書類二。書今存，續清經解會收刻，見卷二十八至三十六。③語見漢書卷三十藝文志六藝略。按文有刪節，詳可參考原書。又孔安國，孔子十二世孫。師事申公。治古文尙書，爲漢時大儒。官至諫大夫、臨淮太守。傳附見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申公傳。又今文尙書二十九篇，爲：(一)堯典，(二)皋陶謨，(三)禹貢，(四)甘誓，(五)湯誓，(六)盤庚上中下，(七)高宗彤日，(八)西伯戡黎，(九)微子，(十)秦誓上中下，(十一)牧誓，(十二)洪範，(十三)金縢，(十四)大誥，(十五)康誥，(十六)酒誥，(十七)梓材，(十八)召誥，(十九)洛誥，(二十)多士，(二十一)無逸，(二十二)君奭，(二十三)多方，(二十四)立政，(二十五)顧命，(二十六)費誓，(二十七)呂刑，(二十八)文侯之命，(二十九)秦誓。又古文尙書十六篇篇名已見原書下文。④語出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見漢書卷三十六楚元王傳附劉歆傳。天漢爲漢武帝之第八年號，凡四年，當公元前一〇〇年至九五年。⑤梅賾已見頁八注⑦。⑥自「漢書藝文志……」至此，本闕著古文尙書疏證卷一第一「言兩漢書載古文篇數與今異」條。⑦杜林字伯山，後漢扶風茂陵人。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光武帝召爲侍御史，官至大司空。林常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又與當時古文學大

師鄭與衛宏等相友善，蓋亦古文學之健者。傳見後漢書卷五十七。又馬融已見頁一二注②。鄭玄已見頁五注⑤。⑥說出鄭玄書序注，見孔穎達尚書正義「堯典第一虞書」下引。

⑦自「杜林馬鄭……」至此，本闕著古文尚書疏證卷一第三「言鄭康成注古文篇名與今異」條。⑧漢時之古文尚書，一稱逸書；以其出自孔子宅壁，故又稱孔壁書。⑨張恭祖，東郡

人。鄭玄從受周禮、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蓋當時之治古文學者。正史無傳。名見後漢書鄭玄傳。⑩書贊，今佚，見孔穎達尚書正義「虞書」大題下引。棘，地名，本春秋魯邑，當今山東肥城

縣南。⑪自「鄭康成注書序……」至此，本闕注古文尚書疏注卷二第十七「言安國古文

學源流真偽」條。⑫蔡邕字伯喈，後漢園人。少博學，好辭章術數天文。歷遷議郎，以應詔上封

事，髡鉗徒遠方。後爲董卓所辟，拜左中郎將。卓誅爲王允所害。著有獨斷及蔡中郎集。傳見後漢

書卷九十下。靈帝熹平四年，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奏求正字六經

文字。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按邕所刻石經稱曰漢石經，或曰熹平

石經。⑬尚書堯典「分命羲仲，宅嵎谷。」今本作夷。夸，卽夷之古文。曰鳴谷。一僞孔傳云：「宅

居也。東表之地稱嵎夷。鳴，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鳴谷。鳴谷，嵎夷，一也。羲仲居治東方之



官。按鄭玄尙書注，奪作鐵，不同。

⑤尙書堯典「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僞孔傳云：「昧，冥

也；日久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曰西，則蠋夷東可知。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也。」

按鄭玄尙書注，昧作標，不同。

⑥尙書盤庚下「今予其敷心腹腎腸。」僞孔傳云：「布心腹，言

輸誠於百官以告志。」按鄭玄尙書注，心腹腎腸作憂腎陽，不同。

⑦尙書呂刑「爰始淫爲劓

刑，劓，僞孔傳云：「於是始大爲截人耳鼻，劓陰，以加無辜，故曰五虐。」按鄭玄尙書注，

劓，劓，僖作臚，宮劓，劓頭庶劓，不同。劓與劓，劓與劓，字通。

⑧洪适字景伯，宋番陽人。幼敏悟，與

弟邁及邁均以能文名。累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卒諡文惠。著有隸釋、隸續、盤洲集等

書。傳附見宋史卷三百七十三。洪皓傳。隸釋，二十七卷，洪适撰。計漢魏碑十九卷，水經注碑目一

卷，歐陽修集古錄二卷，歐陽棗集古目錄一卷，趙明誠金石錄三卷，無名氏天下碑錄一卷。其書

爲考隸而作，每篇依寫其文字，而加以疏釋；其闕切史事者，并爲之論證。是書甚精博，雖間有遺

漏紕繆，究不害其爲百醇一駁。書今存，詳可參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史部目錄類二。

⑨漢石

經殘碑遺字收於洪适隸釋者，盤庚百七十二字，高宗彤日十五字，牧誓二十四字，洪範百八字，

多士四十四字，無逸百三字，君奭十一字，多方五字，立政五十六字，顧命十七字，合五百四十七

字。見闕著古文尙書疏證卷二第二十三條。按洪總計尙書字數頗誤，當云尙書五百五十五字。詳見闕書本文，今云五百四十七字者，蓋依洪氏原文。②隸釋漢石經殘碑遺字以今僞孔書校之，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者八字，通用者十一字。見闕著古文尙書疏證卷二第二十三條。詳可參考顧炎武著石經考。③尙書無逸「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漢石經，「享」作「饗」，「五十有九年」作「百年」。按「饗」「享」通用。僞孔古文「五十九年」以高宗在位言，石經今文「百年」以壽言，故不同。詳可參考馮登府漢石經考異。④尙書無逸「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漢石經作「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祇懼（下闕）或怨肆高宗之饗國百年自時厥後（下闕）」顧炎武石經考云：「孔氏敘商三宗，以年多少爲先後，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蓋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爲次也。」按闕語蓋本顧氏。祖甲，卽太甲，湯之孫。高宗，卽武丁，小乙之子。中宗，

卽大戊，殷中興之王。僞孔書以在位年數之多寡爲先後，故先大戊，次武丁，後太甲。漢石經以世代之傳敍爲先後，故先太甲，次大戊，次武丁。③自「古文傳自孔氏……」至此，本闕著古文

尙書疏證卷二第二十三「言晚出書不古不今非伏非孔」條。④班固漢書卷八十八儒林

傳云：「司馬遷亦從（孔）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徵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按班

固字孟堅，後漢安陵人。善屬文。明帝時，典校祕書，續父彪所著漢書。旋帝會諸儒講論五經，詔固

撰白虎通德論。竇憲出征匈奴，固爲中護軍。憲敗，下獄死。傳見漢書卷一百敍傳及後漢書卷七

十下。又司馬遷字子長，漢夏陽人。武帝時，爲太史令。李陵降匈奴，遷上言陵忠，因下腐刑。作史記

百三十篇，爲史學紀傳體之開創者。傳見史記卷百三十自序及前漢書卷六十二。又堯典等五

篇皆尙書篇名。⑤許慎字叔重，後漢召陵人。官至太尉、南閣祭酒。博學經籍，時人稱謂「五經

無雙許叔重」。著說文解字十四篇，推究六書之義，部分類從，爲文字學之重要書籍。傳見後漢

書卷百零九下儒林傳。說文解字，今存，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經部小學類二。引語見說文解

字序。⑥僞孔書與史記說不合，詳見闕著古文尙書疏證卷二第二十四「言史記多古文說

今異」條；僞孔書與說文說不合，詳見闕著古文尙書疏證卷二第二十五「言說文皆古文今

異」條文繁不錄，詳可參考原書。②閻著古文尙書疏證卷二十九云：「漢傳論語有三家，

一魯論，一齊論，一古論。古論出自孔子壁中，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馬融、鄭康成註皆本之，藝文

志所云二十一篇有兩子張是也。魏何晏集解論語中有「孔子曰」者，卽安國之辭。」按閻以

何晏論語集解之孔子爲孔安國注，後儒如沈濤、丁晏等以集解孔注亦爲王肅所僞託，其說不

同。沈著有論語孔注辨僞，曾收刻於續清經解，可參考。③語見論語堯曰篇。原文云：「予小子

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④見何晏論語集解引孔安國注。按墨子尙賢篇中云：

「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僞孔書襲論語及墨子之語，以爲湯誥。其文曰：「肆台小

子，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聿求元聖，與之戮力。」⑤見論語堯曰篇。又僞孔書秦誓中

亦襲引。⑥自「安國注論語……」至此，本閻著古文尙書疏證卷二十九「言安國註論

語，與今書傳異」條。⑦自「古未有夸族之刑……」至此，本閻著古文尙書疏證卷四第六

十三「言秦誓有族誅之刑爲誤本荀子」條。按荀子君子篇有「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

二語，僞孔書因竄入秦誓篇上，作「罪人以族，官人以世。」⑧語見荀子大略篇。⑨語見僞

孔書胤征篇。⑩陳琳字孔璋，三國魏廣陵人。初依袁紹，後歸曹操。善屬文，當時軍國書檄多出

其手官至門下督。爲建安七子之一。傳見三國志卷二十一。魏書王粲傳。陳琳檄吳將校部曲見文選卷四十四。⑤鍾會字士季，三國魏潁川人。少敏慧練達。累官至司徒，封縣侯。與鄧艾、諸葛

統分道伐蜀，降之。旋謀叛，爲亂軍所殺。著有道論二十篇。傳見三國志卷二十八。魏書。鍾會檄蜀

文見文選卷四十四。發文選作「放」，闕引或偶誤。⑥自「荀卿曰誥誓不及五帝……」至

此，本闕著古文尙書疏證卷四第六十四「言胤征有玉石俱焚語爲出魏晉間」條。⑦偽孔

書武成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既戊午，師逾孟津。

癸亥，陳於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按癸亥甲子上皆無二月

之文。⑧尙書洛誥篇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孔穎達正義「周公追述立東都之事，我

惟以七年三月乙卯之日，朝至于洛邑衆作之處，經營此都。」按乙卯上亦無月數。⑨尙書費

誓篇云：「甲戌，我惟征徐戎……甲戌，我惟築。」孔穎達正義「築攻敵之壘距壇之屬。」按甲

戌上亦無月數。⑩自「武成篇……」至此，本闕著古文尙書疏證卷四第五十三「言武成

癸亥甲子不冠以二月非書法」條。⑪馬融、鄭玄、王肅、馬融已見頁一二注。⑫鄭玄已

見頁五注。⑬王肅已見頁七注。⑭揚子雲，揚雄之字。雄，漢成都人。好學博覽。成帝時，召

對承明庭，奏甘泉、河東、長楊等賦，有司馬相如之風。後仕王莽，著有太玄、法言、方言等書。傳見漢書卷八十七。按雄所著法言，凡十三篇，書今存，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子部儒家類一。孝至篇爲法言之第十三篇。①自「書序，益稷本名稷……」至此，本闕著古文尙書疏證卷五上第六十六「言今皋陶謨益稷本一，別有稷篇見揚子」條。②說本闕著古文尙書疏證卷六下第九十一「言安國傳三江入震澤之非」條，詳可參考原書。按尙書禹貢篇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僞孔傳云：「震澤，吳南大湖名。言三江已入，致定爲震澤。」孔穎達正義云：「孔意，江從彭蠡而分爲三，又共入震澤，從震澤復分爲三，乃入海。鄭（玄）……意言三江既入，入海耳，不入震澤也。」③說本闕著古文尙書疏證卷六上第八十七「言漢金城郡乃昭帝置，安國傳突有」條，詳可參考原書。按尙書禹貢篇云：「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僞孔傳云：「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④尙書堯典篇云：「禋於六宗。」漢儒說六宗，人人各異，如（一）歐陽及大小夏侯今文尙書說，謂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時，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也。（二）孔光、劉歆說，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雨、山、澤也。（三）賈逵說，謂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四）馬融說，謂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

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之謂六宗。(五)鄭玄說，謂六者皆是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星謂五緯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司中、司命謂文昌第五、第四星，風師謂箕，雨師謂畢。又(六)晉張髦說，謂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七)晉司馬彪說，謂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地宗、社稷、五祀之屬；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八)王肅說，謂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爲六宗。詳可參考孔穎達尚書正義、禮記正義、祭法「埋少牢於秦昭祭時也」下文。(九)孔穎達禮記正義、祭法「埋少牢於秦昭祭時也」下文：「案聖證論，王肅六宗之說，用家語之文，以此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爲六宗。」又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九十云：「魏明帝問王肅六宗竟幾？」(十)尚書舜典「禮于六宗」，僞孔安國傳云：「精意以享謂之禮。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按其說與王肅同。(十一)自「傳義多與王肅同……」至此，係本閻若著古文尚書疏證卷四第五十三「言武成癸亥甲子不冠以二月非書法」條。

康熙元年，始游京師，合肥龔尚書鼎孳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旋改歸

太原故籍，爲廩膳生。崑山顧炎武游太原，以所撰日知錄相質，卽改訂數則，炎武心折焉。未幾，出游鞏昌，與陳秀才壽善一夕共成七言絕句百首，名曰隴右倡和詩。十七年，應博學宏詞科試，不第，留京師，與長洲汪編修琬反覆論難。琬著五服考異成，若璩糾其繆。琬雖改正，然護前轍，謂人曰：『百詩有親在，而喋喋言喪禮乎！』若璩聞之，曰：『王伯厚嘗云：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爲諱也。唐之奸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識者非之。講經之家，豈可拾其餘唾哉！』崑山徐贊善乾學問曰：『於史有徵矣，於經亦有徵乎？』若璩曰：『按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沒，子張尙存，見於孟子。子張死，而曾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正



其親在時也。乾學歎服。三十一年，客閩歸，乾學延至京師，爲上客，每詩文成，必屬裁定，曰：「閩先生學有師法，非吳志伊輩所及也。」合肥李公天馥亦云：「詩文不經百詩勘定，未可輕易示人。」及乾學以尙書歸里，奉勅修一統志，開局於洞庭東山，既又移嘉善，後歸崑山，若璩皆從事焉。若璩精於地理之學，山川形勢，州郡沿革，瞭若指掌。嘗曰：「孟子言讀書當論其世，予謂並當論其地。少讀孟子書，疑滕定公薨，使然友之鄒問孟子，何緩不及事及長大，親歷其地，乃知故滕國城在今縣西南十五里，故邾城在今鄒縣東南二十六里，相去僅百里，故朝發而夕至，朝見孟子而暮卽反命也。」因撰四書釋地六卷，釋地餘論一卷。又據孟子七篇，參以史記諸書，作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晚年，名益著，學者稱爲潛邸先生。世宗在潛邸，手書延至京師，握手賜坐，呼先生而不名。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疾

亟，請移就外。留之，不可，乃以大牀爲輿，上施青紗帳，二十人舁之出，移居城外十五里，如臥牀簀，不覺其行也。卒年六十有九，時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八日。世宗遣官經紀其喪，親製輓詩四章，有『三千里路爲余來』之句。後爲文以祭之，有云：『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若璩以諸生而受聖主特達之知，可謂得稽古之榮矣。

○康熙，清聖祖玄燁之年號，凡六十一年。康熙元年當公曆一六六二年。○龔鼎孳字孝升，號

芝麓，清合肥人。本明崇禎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李自成陷京師，受直指使。順治初，又迎降，以原官起用。康熙間，官至禮部尙書。卒諡端毅。爲人放曠，頗爲時所譏；而洽聞博學，並工詩文，與吳偉業、錢謙吉稱爲江左三大家。著有定山堂集。傳見清史列傳卷七十九。○顧炎武傳詳本書。

○日知錄三十二卷，顧炎武撰。其書不分門目，而編次先後則略以類從；大抵前七卷論經義，八卷至十二卷論政事，十三卷論世風，十四卷十五卷論禮制，十六卷十七卷論科舉，十八卷至二十一卷論文藝，二十二卷至二十四卷雜論名義，二十五卷論古事真妄，二十六卷論史法，二十七

卷論注書，二十八卷論雜事，二十九卷論兵及外國事，三十卷論天象術數，三十一卷論地理，三十二卷爲雜考。自記謂積三十餘年乃成一編，蓋其一生精力之所注。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子部雜家類三。黃汝成撰有日知錄集釋，可參考。

⑤按閻若璩撰潛邱札記，嘗補正日知錄五十餘條，若璩之塔沈儼曾特著其事於序。⑥鞏昌，清府名，屬甘肅，今廢，隴西縣卽其舊治。⑦

陳壽善，未詳待考。⑧康熙十七年當公曆一六七八年。⑨汪琬字茗文，號鈍菴，晚號堯峯，清

長洲人。順治進士，累官刑部郎中。康熙中，舉鴻博，授編修。與修明史，以疾假歸，遂致仕。善古文辭，

與魏禧侯方域齊名，稱三家。著有鈍翁前後類稿、續稿、堯峯詩文鈔等書。傳見清史列傳卷七十。

⑩五服考異，卽古今五服考異，凡八卷，在鈍翁前後類稿六十二卷中。書今存有原刻本。⑪

閻若璩與汪琬論難喪服之語，見閻著潛邱札記中文繁不錄。⑫王伯厚，王應麟之字。應麟，宋

慶元人。淳祐進士，累官禮部尙書。學問該博，精考證。著有深寧集、玉堂類稿、掖垣類稿、詩考、詩地

理考、漢書藝文志考證、通鑑地理考及通釋、通鑑答問、困學紀聞、小學紺珠、玉海等二十餘種。傳

見宋史卷四百三十八。⑬夏侯勝字長公，始昌之族子，漢東平人。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尙書及

洪範五行傳，又從歐陽氏學。善說禮，徵爲博士、光祿大夫。累官太子太傅。受詔撰尙書論語說。按

勝爲漢初傳今文尙書三家之一，號大夏侯，以別於小夏侯建。傳見漢書卷七十五及卷八十八儒林傳。④蕭望之字長倩，漢東海蘭陵人。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仕至太子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宣帝疾篤，受遺詔輔政，領尙書事。元帝卽位，望之以師傅見重，多所匡正。後爲弘恭、石顯所陷，飲鴆自殺。傳見漢書卷七十八。⑤唐書禮樂志云：「五曰凶禮。周禮五禮，二曰凶禮。唐初，徒其次第五。而李義府、許敬宗以爲凶事非臣子所宜言，由是天子凶禮闕焉。至國有大故，則皆臨時采掇附比以從事。事已，則諱而不傳。」按自「夏侯勝善說禮服」至「去國恤一篇」語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五「儀禮」中。⑥徐乾學字原一，號健庵，清崑山人。康熙進士，授編修，遷贊善，累官刑部尙書。嘗受詔總裁一統志、會典、明史，纂輯通鑑纂覽、古文淵鑑等書。著有讀禮通考、文集、外集、虞浦集、詞館集、碧山集。藏書甚富，有傳是樓書目行世。傳見清史列傳卷十六。⑦雜記，禮記篇名，分上下二篇。曾申問曾子哭父母語，見雜記下，爲禮記之第二十一篇。⑧檀弓，禮記篇名，亦分上下二篇。曾子哭子張事，見檀弓下，爲禮記之第四篇。⑨曾子問，禮記之第七篇。其中多言喪服，如「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均是。⑩康熙三十一年當公曆一六九八年。⑪吳志伊，吳任臣之字。任臣號託園，清仁和人。康

熙中舉鴻博，授檢討。淹貫經史，兼精天官樂律奇壬之術，爲顧炎武所推服。著有周禮大義、禮通、春秋正朔考辨、十國春秋、山海經廣注、字彙補、託園詩文集等書。傳見清史列傳卷六十八。

李天馥字湘北，號容齋，清合肥人。順治進士，由庶吉士累官至吏部尚書。以揚清激濁爲己任，前後在戶部吏部九年，而一無所私。終武英殿大學士。卒諡文定。著有容齋集。傳見清史列傳卷九。

①一統志，紀輿地之書，元、明、清三朝皆有之。元一統志一千卷，岳璘等撰，已佚。明一統志九十九卷，李賢等撰。清康熙間，徐乾學曾奉敕撰修一統志，未就。乾隆二十九年，又下敕撰著，成大清一

統志五百卷。書今存，詳可參四庫總目提要史部地理類一。

②洞庭，山名，在江蘇太湖中，有東西二山。東山卽古莫釐山，西山卽古包山。

③嘉善，縣名，清時屬浙江嘉興府。

④崑山，縣名，清時屬江蘇蘇州府。

⑤讀書當論其世，語本孟子萬章篇下。原文云：「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

⑥孟子滕文公篇云：「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未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然友反

命，定爲三年之喪。」

⑦滕縣，春秋時滕、薛、邾三國之地，漢置蕃縣，隋改滕縣，明清時屬山東兗

州府。①鄆縣，春秋時邾國之地，漢置縣，明清時屬山東兗州府。②四書釋地凡六卷，計四書

釋地一卷，四書釋地續一卷，四書釋地又續二卷，四書釋地三續二卷。是書因解四書者昧於地理，往往致乖經義，故因地理而連及人名、物類、訓詁、典制、經義。其中間有過執己意處，然可據者十之七八。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經部四書類二。又此書，清經解會收刻，見卷二十卷至二十三。③釋地餘論，蓋即吳刻本潛邱札記卷二之地理餘論。④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是書博

引諸書，考孟子出處始末，初辨孟子之生地，次考往來梁、齊、滕、宋之年月，旁及萬籟百籟之數；然於生卒年月，以不引山堂肆考，迄無的據。書今存，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史部傳記類存目一。又是書清經解會收刻，見卷二十四。⑤閻若璩本山西太原人，寄居江蘇山陽。爾雅云：「晉有

潛邱。」元和郡縣志云：「潛邱在太原縣南三里。」若璩考證經籍隨筆劄記之文，稱曰潛邱札記，蓋示其不忘本，學者稱爲潛邱先生，則又以此書之故。⑥世宗即清雍正帝胤禛之廟號，在位十三年，當公曆一七二三年至一七三五年。⑦康熙四十三年當公曆一七〇四年。

平生長於考證，遇有疑義，反覆窮究，必得其解乃已。嘗語弟子曰：「曩在

東海公<sup>①</sup> 邸夜飲，公云：「今晨直起居注，上問古人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處，當時不能答。」予舉宋陳良時有使功不如使過論，<sup>②</sup> 篇中有秦伯用孟明事，<sup>③</sup> 但不知此語出何書耳。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以靖逗留，詔斬之；許紹爲請而免。後率兵破開州蠻，俘擒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果然。」<sup>④</sup> 謂卽出此。又越五年，讀後書<sup>⑤</sup> 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勿斬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sup>⑥</sup> 章懷<sup>⑦</sup> 注：「若秦穆公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於此。甚矣學問之無窮，而尤不可以無年也。『天性多否少可，詞科五十人中，獨許吳志伊<sup>⑧</sup> 之博覽，徐勝力<sup>⑨</sup> 之強記而已。如李天生，<sup>⑩</sup> 謂其杜撰故事；汪鈍翁，<sup>⑪</sup> 謂其私造典禮。所服膺者三人，曰：錢受之、黃太沖、顧寧人。<sup>⑫</sup> 然論受之，則曰：『此老春秋不足作準。』論太沖，則曰：『太沖之徒，<sup>⑬</sup> 顧待訪錄，<sup>⑭</sup> 指其繆訛，不一而足。指摘日知錄一卷，見潛邱劄記中。<sup>⑮</sup> 藩聞之，顧

君千里云⑤曾見初印亭林⑥所刊廣韻，前有校刊姓氏，列受業閻若璩名，則若璩嘗執贄崑山⑦門下。然若璩所著書中，不稱亭林爲師，豈亭林沒後遂背其師耶？所著古文尙書疏證、四書釋地、孟子生卒年月考、潛邱劄記⑧行於世。子詠，亦能文。

○東海公蓋指徐乾學。杭世駿閻先生傳云：「一日在徐邸夜飲，公云：今日直起居注……」可證。按徐乾學已見頁四〇注④。○陳良時，宋史無傳，待考。○孟明名視，百里奚之子，春秋時

秦將。秦穆公使孟明將兵伐鄭，被晉人敗於崤函。次年，使伐晉，復敗績。又次年伐晉，濟河焚舟，晉人避之，因封殺尸而還。由是秦遂霸西戎。詳可參考史記卷五秦本紀。○李靖字藥師，唐京兆

三原人。高祖時，拜行軍總管，平蕭銑，擒輔公祜。太宗時，授刑部尙書。尋破突厥，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封代國公，遷尙書右僕射。旋乞歸，吐谷渾寇邊，復起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進兵殘其國，更

立其王而還。改衛國公。卒諡景武。後人錄其論兵之語，爲李衛公問對。傳見唐書卷九十三及舊唐書卷六十七。又許紹字嗣宗，唐安州安陸人。少與高祖同學。隋末，任夷陵通守。王世充篡位，以



三郡歸唐，授陝州刺史。封譙國公卒。傳見唐書卷九十及舊唐書卷五十九。又開州卽今開縣，清屬四川夔州府。

⑤「後書」各本同。錢儀吉碑傳集卷百三十一轉載江文，作「後漢書」。杭世駿閩先生傳，亦作「後漢書」。按後漢書不辭，「後」下當奪「漢」字，應據補。

⑥索盧放

字君陽，後漢東郡人。以尙書教授。初署郡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坐事當斬，放願以身代。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建武間，徵爲洛陽令。徒諫議大夫，數進忠言。後以疾辭。傳見後漢

書卷百十一獨行傳。

⑦章懷，唐李賢之謚。賢，字明允，高宗第六子。上元初，皇太子卒，立賢爲太

子。尋監國，處決明審。時明崇儼以左道爲武后所信，崇儼被盜所殺，后疑出賢謀，因遣人發太子陰事，廢爲庶人。及后得政，迫令自殺。睿宗立，追贈皇太子，謚章懷。當監國時，曾詔集諸儒共注後

漢書，今後漢書注卽署章懷太子名。傳見唐書卷八十一及舊唐書卷八十六。

⑧吳志伊已見

頁四〇注③。

⑨徐勝力，徐嘉炎之字。嘉炎號華隱，清秀水人。康熙中，舉鴻博，授檢討。官至內閣

學士。著有抱經齋集。傳見清史列傳卷七十。

⑩李天生，李因篤之字。因篤一字子德，清富平人。

明季諸生，見天下大亂，走塞上，訪求奇傑士，與殺賊報國，無應者，乃鍵戶讀書。曾與顧炎武兩謁

莊烈帝，攢宮。康熙中，薦鴻博，授檢討。尋以母老辭歸，遂不復出。其學宗朱子，工詩，精音調，著有受

祺堂集及漢詩音注。傳見清史列傳卷六十六。④汪鈍翁，汪琬之別號。琬已見頁三九注⑤。

⑥錢受之，錢謙益之字。謙益號牧齋，清常熟人。明萬歷進士，累官禮部侍郎，坐事削籍歸。福王時，

召爲禮部尙書。清多鐸定江南，謙益迎降，授禮部尙書，由是爲士論所輕。善文章，後進奉爲壇坫。

著初學集、有學集；乾隆時，以語涉誹謗毀板；清末始復有印行者。平生藏書甚富，構絳雲樓貯之；

未幾，盡燬於火，爲江左圖書之一厄。傳見清史列傳卷七十九。又黃太沖，黃宗羲之字；顧寧人，顧

炎武之字；詳見本書。⑦待訪錄，卽黃宗羲所著之明夷待訪錄，凡二卷，今存。⑧日知錄，顧炎武

撰，已見頁三八注③。潛邱劄記卷六，關若璣撰。是書傳本有二：一爲其孫學林所刻，一爲山陽吳

玉搢所刪定，而以吳本爲勝；然皆後人掇拾於散逸之餘，裒合成帙，非其全豹。若璣記誦之博，考

核之精，清初罕其倫匹，故是書頗足爲考證之資。補正日知錄之語，見本書吳刻本卷五。詳可參

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雜家類三及子部雜家類存目三。又清經解卷二十五至二十六所

刻之潛邱劄記，係刪節本，非原書。⑨顧千里，顧廣圻之字。廣圻號澗蘋，清元和人。嘉慶諸生。師

事江聲，通經學，小學，精校讎。孫星衍、黃丕烈輩先後延主刻書。每書成，必綜其正定者爲考異，或

校勘記附於後。著有思適齋集。傳見清史列傳卷六十八。⑩亭林，顧炎武之號。炎武居崑山亭

林鎮，故號亭林。

④崑山亦指顧炎武。炎武，崑山人，故云。

⑤諸書均已見前注，不複贅。



# 胡渭

胡渭初名渭生，字肫明，一字東樵，世爲德清人。曾祖友信，明隆慶戊辰進士，廣東順德縣知縣，有政聲。工古文，與歸有光齊名，世所稱思泉先生也。父公角，天啓甲子舉人。渭生十二而孤，母沈攜之避寇山谷間，雖遭顛沛，猶手一編不徹。十五爲縣學生，試高等，充增生。屢赴行省試，不售，乃入太學。嘗館益都馮文毅公家。渭潛心經義，尤精輿地之學。崑山徐尙書乾學奉詔修一統志，開館洞庭山，延渭與黃儀子鴻、顧祖禹景范、閻若璩百詩分郡纂輯，因得博觀天下郡國書。又與子鴻輩觀摩相善，而問學益進焉。

○德清，縣名，清屬浙江湖州府。

○胡友信，字成之，號思泉，傳附見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文苑傳。

歸有光傳。杭世駿胡先生渭墓誌銘，友信作有信，疑偶誤。

○隆慶，明穆宗之年號。隆慶戊辰爲隆慶二年，當公曆一五六八年。

○順德，縣名，清屬廣東廣州府。

○歸有光字熙甫，明崑山人，學者稱震川先生。以進士授長興令，用古教化爲治。大吏惡之，調順德通判。隆慶中，以薦爲南京太僕寺丞。有光工古文，爲明代大家。著有震川集、三吳水利錄等書。傳見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文苑傳。

○杭世駿胡先生渭墓誌銘云：「祖子益，諸生。」足補此文之闕。

○天啓，明熹宗之年號。天啓甲子爲天啓四年，當公曆一六二五年。

○馮文毅，馮溥之諡。溥字孔博，一字易齋，清益都人。順治間進士，授編修，累官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尙書。好汲引士類，屢忤權官，釐拜。著有佳

山堂集。傳見清史列傳卷七。

○徐乾學於洞庭山開館修一統志事，已詳上「閩若璩」傳文。

○黃儀字子鴻，清常熟人。精輿地之學。傳附見本書胡渭傳。今刪略，詳可參考原書及清史列傳卷七十。

○顧祖禹字景范，清無錫人。學者稱宛溪先生。性廉介，不求時譽。著讀史方輿紀要，爲清代地理學之名著。傳附見本書胡渭傳。今刪略，詳可參考原書及清史列傳卷七十。

渭素習尙書，禹貢謂僞孔。孔沖遠及蔡沈於地理皆疎舛。如三江當主鄭康成說，庾仲初之言不足信。『浮于淮泗，達于河』，河當從說文作荷。『滎波既豬』，波當從鄭康成本作播。梁州之黑水，與導川之黑水，不可溷而爲一。因足疾家居，博稽載籍及古今注釋，考其同異而折中之。依經立解，章別句從，成禹貢錐指二十卷。錐指者，取莊子秋水篇『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之意，言所見者小也。又謂禹貢山川非圖不明，而漢永平中賜王景之圖，及晉司空裴秀之圖皆亡。宋程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世無傳本。而合沙鄭氏東卿禹貢二十五圖，世亦罕覩。且於郡國山川未能精審，先儒舊說與經異者不能釐正。乃據九州五服導山導水之文，證以地志水經，參之傳紀，計里畫方，爲圖四十七。古今水道山脈條分縷析，聚米畫沙，如身歷目擊者矣。漢唐以來，河道遷徙，雖非禹貢之舊，要爲民生國計所繫，故於導

河一章，備考歷代決溢改流之跡。論近日淮黃之勢云：清口不利，海口愈塞，加以淫潦，而河淮上流一時並決。洪澤諸湖，衝盪高堰，人力倉卒難支，必決山鹽高寶諸湖，而淮南海口沙壅更甚，爲禍尤烈。近日治河，乃遏之使不得北，而南入於淮，以便運耳。南行非河之本性，東衝西決，率無寧歲，非治河治漕也。設會通有時不用，則河可以北。先期戒民，凡田廬塚墓當水之衝者，悉遷他所，官給其費。兩岸之隄，增卑培薄，更於低處，創立遙隄，使暴水至，得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然後縱河所之，決金龍，注張秋，而東北由大清河入於渤海，不煩人力也。其說可稱卓論，豈不通時務之迂儒所能哉！

○僞孔指僞孔安國古文尚書傳。

○孔沖遠，疑當作孔仲達。仲達，孔穎達之字，已見頁一一注。

○按此指孔穎達尚書正義。

○蔡沈字仲默，元定之子，宋建州建陽人。少師事朱熹。熹晚年欲

著書傳，以屬沈，遂成書經集傳。隱居九峯，屢薦不就，學者稱九峯先生。明代追諡文正。傳附見宋

史卷四百三十四儒學傳蔡元定傳。按此指蔡沈書經集傳。④說詳胡著禹貢錙指卷六「三

江既入震澤底定」下。按三江，鄭康成書注云：「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

則稱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庾仲初揚都賦注云：

「今大湖東注爲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

也。」據此，則鄭以北江、南江、中江爲三江，庾以松江、婁江、東江爲三江，二說不同。胡渭取鄭說而

斥庾說，詳請參考原書，文繁不錄，又鄭康成、鄭玄之字，已見頁五注。⑤鄭玄尚書注本佚，胡據

徐堅初學記地部轉錄。庾仲初，庾杲之之字。杲之一字景行，南齊新野人。累官太子右衛率。卒諡

貞。傳見南齊書卷三十四及南史卷四十九。⑥說詳胡著禹貢錙指卷五「浮于淮泗，達于

河」下。胡言「河」當依說文作「荷」云：「荷謂荷澤，在今兗州府定陶縣東北，說文「荷」

字下云：「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荷，從水，苛聲。」徐鉉音「古俄切。」隸從艸作荷，俗遂說爲荷，又

說爲河也。許慎時，經猶作荷，而史記漢書並作河，蓋後人傳寫之誤。」⑦說詳胡著禹貢錙指

卷八「滎波既豬」下。胡依闕若璩之說，云：「案馬、鄭、王本，波並作播。伏生今文亦然。惟魏晉間

書始作波，與漢書同。」按馬、馬融、鄭玄、鄭康成、王肅三家波皆作播，江僅指一鄭耳。⑧

⑧



說詳胡著禹貢錐指卷九「華陽黑水惟梁州」及卷十二「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下。  
胡於卷九云：「黑水，諸家遵孔傳，謂出雍歷梁，入南海，爲二州之西界，故其說穿鑿支離，不可得通。惟韓汝節疑梁州自有黑水爲界，與導川之黑水不相涉……蓋古之若水，卽禹貢梁州之黑水；漢時名瀘水，唐以後名金沙江，而黑水之名遂隱。然古記間有存者；地理志，滇池縣有黑水祠，一也。山海經，黑水之間有若水，二也。水經注，自朱提至樊道，有黑水，三也。輿地志，黑水至樊道入江，四也。今瀘水西連若水，南界滇池，東經朱提、樊道，其爲梁州之黑水，無疑矣。」又於卷十二云：「黑水三危，並見雍州。梁之黑水，別是一川，非界雍之西者。黑水自三危以北，杜氏謂今已墮涸；自三危以南，則水行微外，不可得詳，亦莫知其從何處入南海也。」  
④禹貢錐指二十卷，圖一卷，今存。是書爲胡渭一生精力所專注；方志輿圖，搜采殆徧。於九州分域，山水脈絡，古今同異之故，一一討論詳明。宋以來注禹貢者數十家，精核典贖，以是書爲冠。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經部書類二。此書清經解會收刻，見卷二十七至四十七。  
⑤文意見胡著禹貢錐指卷首「例略」。  
⑥胡又云：「不曰管闕而曰錐指者，禹貢爲地理之書，其義較切故也。」  
⑦永平，後漢明帝之年號，凡十八年，當公曆五八年至七五年。又王景，字仲通，後漢樂浪人。廣闢衆書，好天文術數。

之學，沈深多技藝。明帝時，治水數有功。官終廬江太守。傳見後漢書卷百〇六循吏傳。按明帝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錢帛衣物，見景本傳。禹貢圖，今佚，不可考。⑤裴秀字季彥，晉河東

聞喜人。仕魏爲散騎常侍，改定官制。及晉武帝受禪，因功封鉅鹿郡公，爲司空。卒諡元。傳見晉書卷三十五及三國志卷二十三魏書裴潛傳。秀以職在地官，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後世說者或強牽引，漸以暗昧。於是甄擿舊文，疑者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祕府。按圖早佚，其序尙見晉書本傳。⑥程大昌字泰之，宋休寧人。

紹興間進士。孝宗時，累官吏部尙書，出知泉汀等州，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卒諡文簡。生平篤於學，著有禹貢論、詩論、易原、雍錄、易老通言、考古篇、演繁露、北邊備對等書。傳見宋史卷四百三十三

儒林傳。胡渭禹貢圖序云：「宋程大昌撰禹貢論，繪山川地理圖三十有一，而各爲之說。歸太僕

有光言其亡友吳純甫家藏有是圖，乃淳熙辛丑泉州舊刻，今亦不可得見。」按江言程圖世無

傳本，蓋本胡說。實則乾隆間修四庫全書，曾由永樂大典中輯存二十八圖。四庫總目提要卷十

一經部書類一程大昌禹貢論、禹貢後論、山川地理圖下云：「今以永樂大典所載校之，祇缺其

九州山水實證及禹河、漢河二圖耳。其餘二十八圖，巋然並在，誠世所未觀之本。今依通志堂圖

敝原目，併爲二卷，而大昌之書復完。一則程圖今僅缺其三。詳可參考四庫全書總目。⑤胡渭

禹貢圖序云：「合沙鄭氏東卿著尚書圖七十有七，其繫禹貢者，凡二十五。頃從藏書家借觀，亦宋刻，世所罕觀。」按鄭東卿尚書圖一卷，見經義考卷八十四云存；但四庫總目未著錄，蓋已亡佚矣。⑥自「漢永平中賜王景之圖……」至此，本胡著禹貢圖序，詳可參考原書。⑦胡渭禹

貢圖一卷，爲圖四十七，冠以序言，今存，附禹貢錐指一書之前。四庫總目提要評謂：「如禹河初徙再徙及漢、唐、宋、元、明、河圖，尤考究精密。」圖曾收刻於清經解，見卷二十七。⑧胡著禹貢錐

指卷十三下，附「論歷代徒流」，論河道遷徙殊詳核，詳可參考原書，文繁不錄。⑨洪澤湖在江蘇安徽之交。江蘇之淮陰、泗陽在其東北，安徽之泗縣在其西，盱眙在其南，與高郵、寶應諸湖

相通。其上游卽淮水。清季，淮水徒流，湖多淤塞矣。⑩胡著禹貢錐指原注云：「明隆慶四年，萬

曆四年，淮挾湖水以東，兩決於高堰、山陽、高寶、興鹽諸境，悉爲巨浸。」按山鹽、高寶卽指原注中諸境之湖。⑪金龍，卽金龍中地名，在河南封丘縣西南二十里。河水自龍門砥柱而下，至此最

爲險隘。又名荊隆口，明弘治六年河溢，捲荆掃以塞之，隆豐而起，故名。⑫張秋，地名，在山東東

阿縣西南六十里，今運河所經，與壽張、陽穀二縣接界。又名景德鎮、安平鎮。⑬大清河此今河

北境白溝、依城、豬龍諸水至安新縣，匯於白洋淀，變於清流，故名。舊稱會同河。經新鎮、霸縣，至天津，合北運河。後以地勢淤高，水道壅塞，乃由靜海縣獨流鎮之北，入子牙河，以達天津。⑤渤海爲齧入遼東半島、山東半島間之內海。中有大灣二。入於東北者，曰遼東灣，遼東半島爲其東壁；入於西南者，曰直隸灣，山東半島突出於其東。兩半島之間與黃海相通處，曰直隸海峽。北曰老鐵山角，南曰登州頭廟，羣島聯絡於其間。⑥自「清口不利……」至此，說本胡著禹貢錐指卷十三下末段，詳可參考原書，文繁不錄。

嘗謂詩、書、禮、春秋皆不可無圖，惟易無所用圖。六十四卦，二禮六爻①之畫，卽圖也。八卦之次序方位，乾坤三索②，出震齊巽③，二章盡之矣，安得有先後天之別哉？④河圖之象，自古無傳，何從擬議？⑤洛書之文，見於洪範。⑥五行九宮，初不爲易而設。⑦作易圖明辨十卷。⑧

①二禮謂易之陰陽二畫（二）。六爻謂卦之六畫；每卦六畫，每畫稱曰爻。②易說卦云：「乾，天

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③易說卦云：「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④按胡渭之意：以「乾坤三索」一章已盡八卦之次序，「出震齊巽」一章已盡八卦之方位。宋儒作伏犧八卦次序，伏犧八卦方位；伏犧六十四卦次序，伏犧六十四卦方位四圖，謂爲先天易；又作文王八卦次序，文王八卦方位二圖，謂之爲後天易，實爲無知妄作。詳可參考胡著易圖辨卷六卷七「辨先天古易」上下及卷八「辨後天之學」一文繁不錄。

⑤尚書顧命篇云：「河圖在東序。」禮記禮運篇云：「河出馬圖。」論語云：「河不出圖。」然河圖久已亡佚，無從擬議。宋儒以五十五數爲河圖，因作

稱爲河圖，實不可據。詳可參胡著易圖明辨卷一「辨河圖洛書」

「論古河圖之器」及卷五「辨啓蒙圖書」文繁不錄。④尚書洪

範篇云：「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

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

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

威用六極。」漢書五行志劉歆說，

以爲凡此六十五字卽洛書本文。宋儒不以此說爲然，因依

「太乙下行九宮」之法作「戴九履一」圖，稱爲洛書，實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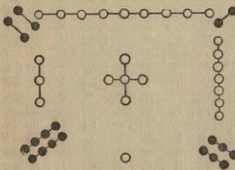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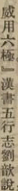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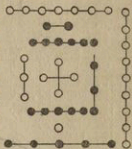
妄作。詳可參考胡著易圖明辨卷一「辨河圖洛書」

洛書之文」及卷五「辨啓蒙圖書」文繁不錄。⑤尚書洪

範篇云：「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是

爲言五行之始。禮記月令篇云：「孟春天子居青陽左个，仲春

居青陽太廟，季春居青陽右个，孟夏居明堂左个，仲夏居明堂



太室，季夏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居太廟太室。孟秋居總章左个，仲秋居總章太廟，季秋居總章右个。孟冬居元堂左个，仲冬居元堂太廟，季冬居元堂右个。是爲言九宮之始。按五行九宮與易本不相涉，宋儒以五行附會河圖，以九宮附會洛書，實不足據。詳可參考胡著易圖明辨卷二「辨五行九宮」卷四「辨龍圖、易數鉤隱圖」及卷五「辨啓蒙圖書」文繁不錄。又自「詩、禮、春秋皆不可無圖……」至此，本胡著易圖明辨序，詳可參考原書。④易圖明辨十卷，胡渭撰。卷一辨河圖，洛書卷二辨五行、九宮，卷三辨周易參同契、先天太極，卷四辨龍圖、易數鉤隱圖，卷五辨啓蒙圖書，卷六卷七辨先天古易，卷八辨後天之學，卷九辨卦變，卷十辨象數流弊。皆引據舊文，互相參證，以符依託者之口，殊有功於經學。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經部易類六書。會收到於清經解續編，見卷三十七至四十六。

又言洪範古聖所傳，如日月之麗天，有目者所共覩，而間有晦盲舌塞者，先儒曲說爲之害也。漢儒五行傳專主災異，①以瞽史矯誣之說，亂彝倫攸紱之經，其害一也。②洛書之本文，具在洪範。③宋儒創爲白黑之點，方圓之體，九

十之位，書也而變爲圖矣。④且謂洪範之理通於易，劉牧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蔡元定兩易其名，其害二也。⑤洪範原無錯簡，而宋儒任意改竄，移「庶徵王省惟歲」以下爲五紀之傳，移「皇斂時五福至其作汝用咎」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並爲五福六極之傳，其害三也。⑥作洪範正論五卷。⑦又作大學翼真七卷。⑧言格物致知之義。⑨釋在邦畿章內本無缺文，無待於補。⑩其議論之正，可謂通儒矣。

①漢初，伏生傳尙書，作洪範五行傳，專言陰陽災異。其後董仲舒、劉向、劉歆、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繼之，而說各徵異。原著今多亡佚，詳可參考漢書卷二十七五行志。王先謙漢書補注引王鳴盛說云：「志（五行志）先引經，是尙書洪範文；次引傳，是伏生洪範五行傳文；又次引說，是歐陽大小夏侯等說，當時列於學官，博士所習者；以下歷引春秋及漢事證之，所采皆仲舒、向、歆說也。而歆說與傳說或不同，志亦或舍傳說而從歆。又采京房易傳甚多；今所傳京氏傳無之，蓋非足本。聞采眭、谷、李尋說。」②胡渭反對以災異釋洪範五行，故洪範正論卷二「水



曰潤下」下云：「鄭氏云：『此五行卽六府也，蓋指生民日用之利而用之。』王氏讀書管見云：『五行非泛論造化，指五材言之，乃養民之六府耳。』此言深得經旨。劉向說洪範五行，專主災異。以爲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作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漢志於五者之後，又各摭其事，應以實之。此皆穿鑿附會之說，非經旨也。今一槩不取。」又「彝倫攸斁」語見洪範。②均已見頁五八注①。③胡渭反對宋儒之河圖洛書說，故洪範正論卷一「初一日五行」下云：「東序之河圖已亡，其象不傳；而洛書本文則具載於洪範。劉歆之說，理無可疑。……逮宋之中葉，有僞龍圖者出焉，託名陳希夷，始爲奇白偶黑之點，而以墨線聯絡於其間，疊疊如貫珠。劉牧效之，著易數鉤隱圖，亦作此狀。而以太一九宮爲河圖，五行生成爲洛書，謂天所錫者惟五行，除八疇皆禹推演而得之。審如所言，則經當云天錫禹洪範五行，安得謂之九疇耶？時又有僞關子明易傳，言龜背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朱子信之，以劉牧爲非，命蔡季通草易學啓蒙，遂兩易其名，而以五合爲河圖，九宮爲洛書。又用劉歆經緯表裏之說，

謂易可通於範，範亦可通於易。範之綱數四十有五，合乎洛書；其子目五十有五，合乎河圖。（五行五，五事五，八政八，五紀五，皇極一，三德三，稽疑七，庶徵十，福極十一，共五十五。）爲說彌巧，去經彌遠。志箕子之學者，其可不亟爲掃除，以篡遺經之墜緒乎！按劉牧字先之，號長民，宋衢州西安人。舉進士第，累官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嘗受易學於范諤昌，諤昌本於許堅，與邵雍同所自出。著有易解、卦德通論、易象鉤隱圖、先儒遺論九事諸書。宋史無傳，傳可參考黃宗義宋元學案卷二秦山學案。又蔡元定字季通，福建州建陽人。長從朱熹游，熹尊重之，以爲不當在弟子列，每與講論經義，四方求學者，必使先從元定質正。因僞學之禁，謫道州。卒，追諡文節。學者稱西山先生。著有律呂新書、八陣圖說、洪範解、太行詳說、燕樂原辨、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諸書。傳見宋史卷四百三十四儒學傳。又按劉牧以九宮爲河圖，蔡元定以爲洛書，圖已見頁五七注⑤。劉牧以五合爲洛書，蔡元定以爲河圖，圖已見本頁五八注④。惟劉圖稍異，詳可參考胡著易圖明辨卷四「辨易數鉤隱圖」。④按宋王柏作書疑九卷，移易洪範原文，指爲錯簡。元吳澄繼之作書纂言四卷，胡一中又繼之，作定正洪範二卷，改移更多。詳可參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書類及書類存目各書下。又自「洪範古聖所傳……」至此，說本胡著洪範正論序。⑤洪範正

論五卷，四庫總目提要評謂：「學有根柢，故所論一軌於理；漢儒附會之談，宋儒變亂之論，能一掃而廓除。」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經部書類二書今存，有乾隆己未胡紹芬初刻本。④大學翼真七卷，卷一分四目：曰大學二字音義，曰先王學校之制，曰子弟入學之年，曰鄉學之教。卷二分三目：曰小學之教，曰大學之教，曰學校選舉之法。卷三分三目：曰大學經傳撰人，曰古本大學，曰改本大學。皆引據精核，考證詳明。卷四以下，爲渭所考定之本，大旨仍以朱子爲主，力闢王學改本之誤。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經部四書類二書今存；據邵懿辰四庫簡明目錄標注，云原刊板片今歸仁和勞氏丹鉛精舍。⑤胡渭釋格物爲窮理，與朱熹說大致相同，詳可參考胡著大學翼真卷四「格物而致知」下，文繁不錄。⑥胡渭言大學有錯簡譌字而無關文，不以朱熹補傳爲然，詳可參考胡著大學翼真卷三，文繁不錄。

康熙己卯①因再從姪會恩②官京師，乃復游日下。③禮部尙書李振裕、侍講學士查昇④皆以爲當代儒宗。未幾，以老病歸。昇供奉內廷，暇日以禹貢錐指進呈。上覽而嘉之，問年籍。對曰：「浙江人，六十餘歲，禮部侍郎胡會恩。」

之叔也。』四十二年，<sup>④</sup>法駕南巡，渭撰平成頌一篇，獻諸行在，有詔嘉獎，召至南書房直廬，賜饌及書扇，又御書「耆年篤學」四大字賜之。禁直諸臣咸謂一時之曠典云。五十三年，<sup>⑤</sup>正月九日，卒於家，年八十有二。

○康熙己卯爲康熙三十八年，當公曆一六九九年。

○胡會恩字孟綸，號茗山，清德清人。胡渭

從子。幼曾從渭學。康熙間進士，累官至刑部侍郎，以勤慎稱。著有清芬堂集。清史列傳無傳，可參

考李桓著獻類徵初編卷五十八。

○日下謂京師也。古以日爲君象，京師爲君主所居之處，故

尊言曰日下。

○李振裕字維饒，號醒齋，清吉水人。康熙間進士，由庶吉士歷官刑、工、戶、禮四部

尚書。著有白石山房文稿。清史列傳無傳，可參考李桓著獻類徵初編卷五十六。

○查昇字仲

章，號聲山，清海寧人。查慎行之族子。康熙間進士，累官少詹事。詩詞清麗，尤工書法，著有詹遠堂

集。傳見清史列傳卷七十一。

○康熙四十二年當公曆一七〇三年。

○康熙五十三年當公

曆一七一四年。

張爾岐①

張爾岐字稷若，自號蒿庵居士，②濟陽③人也。少爲縣諸生，④遜志好學，工古文詞，著天道論、中庸論、篤終論，⑤爲時所稱。年三十，讀儀禮，歎曰：『漢初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⑥武帝時，有李氏得周官五篇；河間獻王以考工補冬官，共成六篇，奏之。⑦後復得古經五十六篇於魯淹中，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餘三十九篇無師說。⑧漢志所載傳禮者十三家，⑨其所發明，皆周官及此十七篇之旨也。十三家獨小戴大顯，⑩近代列於經以取士，而二禮反日微。蓋先儒於周官疑信各半，⑪而儀禮則苦其難讀，故也。夫疑周官者，尙以新莽、

荆國爲口實。儀禮則周公之所定，孔子之所述，當時聖君賢相士君子之所遵行，可斷然不疑者，而以難讀廢，可乎！因鄭康成注文古質，賈公彥釋義曼衍，學者不能尋其端緒，乃取經與注章分之，定其句讀，疏其節，錄其要，取其明注而止，有疑義則以意斷之，亦附於末。始名儀禮鄭注節釋，後改名儀禮鄭注句讀。又參定監本脫誤凡二百餘字，並考石經脫誤凡五十餘字，作正誤二篇，附於後。成書之時，年五十有九矣。崑山顧炎武游山左，與爾岐友善，讀其書而爲之序。手錄一本，藏山西祁縣。所立書堂，嘗與汪琬書稱爾岐之學，根本先儒，立言簡當。又與友人論師道書曰：『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其爲亭林所推重如此。爾岐閉戶著書，是以世無知者。平生交游，炎武之外，則長山劉友生、樂安李象先、關中李中孚、王宏撰四人而已。所著書有夏小正傳注一卷，吳氏儀禮考注訂誤一卷，弟子職注一卷，老

子說略二卷，濟陽縣志九卷，蒿庵集三卷，蒿庵閒話二卷，春秋傳議未成。晚  
年蕭然物外，不與世接，自爲墓銘而卒。

○本書張爾岐傳殊簡單，錢儀吉碑傳集卷百三十輯有錢載張處士爾岐墓表，李煥章張蒿庵  
處士傳，羅有高張爾岐傳，盛百二蒿庵遺學四文，較詳盡，可參考。

○張爾岐父行素，爲石首驛  
丞，明崇禎己卯，罹兵難，爾岐憤，欲投水殉，不果，欲棄家入山，又以母老未果。入清，當貢太學，固  
以病辭，或諷之仕，因題其室曰蒿庵，義取蓼莪之詩。蓋爾岐矢志不仕清，與黃宗羲、顧炎武同也。

○濟陽，縣名，清屬山東省濟南府。○爾岐於明崇禎癸未（公曆一六四一年）食餼於庠，

始爲縣諸生。○爾岐同縣邢某，居窮熱中，作天道難知論，以自悲，爾岐傷其意，紬其說，因作天

道論上下篇。文略見羅有高張爾岐傳。又悼學者以詭辭談中庸，亂經非法，盡餉人心，不可以默，

因作中庸論。文亦略見羅傳。又痛世俗喪葬，聽信巫覡，崇奢背禮，因作後篤終論二篇，目亦見羅

傳。○史記儒林傳云：「言禮，自魯高堂生。」又云：「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

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漢書儒林傳及

藝文志均云：「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司馬貞史記索隱云：「秦氏季代有魯人高堂伯，則伯是其字。云生者，自漢以來，儒者皆號生，亦先生者省字呼之耳。」按士禮卽今儀禮。⑦

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云：「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補之。」隋書經籍志云：「漢時有李氏得周官，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

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按周

官卽今周禮。李氏佚名不可考。河間獻王名德，漢孝景孝武帝時諸侯，傳見史記卷五十九五宗

世家及漢書卷五十三景十三王傳。⑧漢書藝文志：「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

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隋書經籍志：「又有古經，出於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

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惟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按禮古經或稱逸

禮。淹中，顏師古漢書注引蘇林曰：「里名也。」⑨漢志卽漢書藝文志之簡稱。漢志「六藝略」

禮類云：「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按十三家與原文目錄不符，今已不可考釋，故不錄。

⑩禮經計三：一、周禮，卽周官；二、儀禮，卽士禮；三、禮記，卽小戴記。小戴名聖，字次君，從后蒼受禮

學，爲漢博士，官至九江太守，曾輯小戴記四十九篇。稱小戴者，以別於大戴之戴德。傳曾見漢書



卷八十八儒林傳。

④周官爲經古文學之要籍，當時今文學者每不信之，如賈公彥序周禮廢

興云：「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

國陰謀之書。惟有鄭玄徧覽羣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林碩之論難，使周禮義

得條通。」按林碩卽林孝存，林與何休皆今文學者，故不信周官。鄭玄徧祖古文，故注周禮。此卽

先儒於周官信疑各半之一例。⑤周官，王莽時始立於學官。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

自注云：「王莽時，劉歆置博士。」荀悅漢紀卷二十五云：「劉歆以周官經六篇爲周禮。王莽時，

歆奏以爲禮經，置博士。」又北宋時，王安石信周禮，曾撰周官新義，其行新法，亦多仿自周官。後

儒以新莽爲篡弑之臣，安石以新法亂宋，因連詆周官。王莽殺孺子嬰，自稱新皇帝，故曰新莽，傳

見漢書卷九十九。王安石封荆國公，故云荆國，已見頁一四注③。⑥鄭康成，鄭玄之字，已見頁

五注④。玄曾注儀禮，今存，卽今十三經注疏中之儀禮注，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經部禮類

二。⑦賈公彥，唐永州人。永徽中，官至太學博士。撰有周禮義疏及儀禮義疏。傳見舊唐書卷百

八十九儒學傳。儀禮義疏十七卷，今存，見今十三經注疏中，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經部禮類

二。⑧儀禮鄭注句讀十七卷，附監本正誤、石經正誤二卷。是書於字句同異，考證頗詳。所校除

監本外，尚有唐開成石經本、元吳澄本及陸德明音義、朱熹黃幹所次經傳通解諸家。其謬誤脫落衍羨顛倒、經注混淆之處，皆參考得實。又明西安王堯惠所刻石經補字，最爲舛錯，亦一一改正。書今存，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經部禮類二，有金陵書局刻本。

⑤顧炎武傳見本書。其與張爾岐定交友善事，詳見羅有高張爾岐傳。傳云：「是時崑山顧炎武以博洽名天下……游濟南，偶於官所聞人談儀禮，駐聽之，則……繼獲數千言，條理純貫，井辨不闕……大驚，問館人曰：彼何者？館人曰：是故鄉里句讀師張生也。厥明，炎武戒僮僕肅名刺，修古相見禮。相與論議甚歡，恨相見晚，定交。既別去，相存問甚殷。」

⑥山左卽山東之代詞；山東在太行山之左，故名。

⑦顧炎武儀禮鄭注句讀序見亭林文集卷二。

⑧山西祁縣，清屬山西太原府。

⑨汪琬已見頁

三九注。

⑩顧炎武答汪荅文書云：「濟陽張君稷若名爾岐者，作儀禮鄭注句讀一書，根本

先儒，立言簡當，以其人不求聞達，故無當時之名，而其書實似可傳。使朱子見之，必不僅謝監熹之稱許也。」見亭林文集卷三，又引見四庫總目提要儀禮鄭注句讀下。按荅文卽汪琬之字，已

見頁三九注。

⑪語見顧炎武亭林文集卷六廣師篇，又引見四庫總目提要儀禮鄭注句讀

下。

⑫長山劉友生、樂安李象先待考。李中孚，李顥之字，陝西藍屋人。性至孝，年十九，隻身赴襄

城訪父遺骸。其學無師自通，於經史百家，無不周覽。而大致主象山，以靜坐爲始，悔過自新爲宗。嘗主講關中書院，學者日至。矢志不仕清，康熙中前後以隱逸真儒薦，至拔刀自刺乃免。因署二曲土室病夫，杜門不出。學者稱二曲先生。著有四書反身錄、聖室錄成、二曲集。清史列傳無傳，可參考江藩宋學淵源記及錢儀吉碑傳集卷百三十九。又王宏撰字無異，一號山史，陝西華陰人。康熙中薦鴻博，以病辭。工書能文，精金石學，善鑑別。著有易圖象述、華山志、砥齋集。傳見清史列傳卷六十六。夏小正傳注、吳氏儀禮考注考誤、弟子職注、濟陽縣志四書，均未見，待考。老子說略二卷，今存。其自序謂：「流覽本文，讀有未通，輒以己意占度，稍加一二言於句讀隙間，覺大意犁然。」蓋屏除一切，疏通大意，故不及縱橫權譎之談，不涉金丹黃白之術。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子部道家類。又蒿庵集三卷，今存。其書爲爾岐所自定，凡雜文七十篇。大抵才鋒駿利，近似蘇軾，而不免駁雜。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集部別集類存目八。又蒿庵閒話二卷，今存。是書乃劄記之文，凡二百九十六條。或推爲顧炎武日知錄之亞，然實非其比。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子部雜家類存目六。有原刻本，昭代叢書庚集、貸園叢書及粵雅堂叢書第十集均曾收刻。又春秋傳議四卷，今存。是書蓋爾岐未成之稿，而好事者刻之。本意在折衷三傳，歸於至當。然發明

胡傳之處居多，猶未敢破除門戶。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經部春秋類存目二。又爾岐於上述各書外，尚撰有周易說略四卷，書見四庫總目提要經部易類存目三；詩經說略五卷，目見錢載張處士爾岐墓表。李煥章張蒿庵處士傳及羅有高張爾岐傳。



惠周惕 惠士奇 惠松崖

惠周惕字元龍，一字研溪，吳縣人。先世居扶風。遠祖元祐，徙洛陽。靖康末，以文林閣學士扈高宗蹕，如臨安。家湖州。生善，分爲四支：曰四七，曰廿一，曰三八，曰小一。三八支後七傳至倫，始遷吳縣東渚邨。五傳至洪，洪年至一百五歲，吳下所稱百歲翁是也。洪生萬方，萬方生有聲，有聲生周惕。有聲字樸庵，明歲貢生，與同里徐枋友善，以九經教授鄉里，尤精於詩。研溪先生少傳家學，又從徐枋、汪琬游。工詩古文詞。既壯，阨於貧，遍遊四方，與當代名士交。秀水朱彝尊亟稱之，文名益著。康熙辛未，成進士，選庶吉士。

因不習國書，改密雲。知縣，卒於官。著有易傳、春秋問、三禮問、詩說及研溪詩

文集。

①吳縣，清時與元和、長洲同爲蘇州府治，卽江蘇省會。今并元和、長洲二縣及太湖、靖湖二廳入吳縣。②扶風，本漢時所置郡名；唐時另置扶風縣；清代屬陝西鳳翔府。③洛陽，縣名。戰國時，

稱周之王城曰河南，成周曰洛陽；漢時因置河南、洛陽二縣。洛陽故城在今縣東，唐徙今治。金併河南縣入洛陽縣。明清皆爲河南河南府治。④靖康，北宋欽宗之年號，僅一年，當公曆一一二

六年。⑤自北宋徽欽二帝被金人俘虜後，高宗卽位於南京，改元建炎，是爲南宋。建炎五年改元爲紹興元年。紹興八年，當一一三八年，避金人之威，又遷都杭州。按臨安卽今浙江杭州。宋高

宗建都於此，稱臨安府。⑥湖州，舊府名。唐置州；元改爲路；明改爲府，清因之；民國時廢。今浙江吳興縣卽其舊治。⑦東渚，卽係吳縣屬之鄉村。⑧惠氏之祖先，如元祐、善倫、洪生、有聲，均

無可考，從略。⑨徐枋，字昭法，號俟齋，自號秦餘山人，明末長洲人。崇禎間舉人。工書畫。明亡，以父殉難，隱居不出，守約固窮，四十年如一日。與沈壽民、巢鳴盛稱爲海內三遺民。著有居易堂集。

俟齋集。清史列傳無傳，可參考錢儀吉碑傳集卷百二十六。④汪琬已見頁三九注⑤。⑥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又號醜舫，清秀水人。康熙中，舉鴻博，授檢討，與修明史。後入直內庭，引疾罷歸。工古文，詩與王士禛齊名；好爲詞，與陳維崧並稱。朱、陳又好爲考證之學。著有曝書亭全集，又輯有經義考、明詩綜、詞綜、日下舊聞等書。傳見清史列傳卷七十一。⑦康熙辛未爲康熙三十年，當公曆一六九一年。⑧密雲縣，明、清皆屬順天府。⑨惠周惕諸書著錄於四庫總目提要者，惟詩說一書。按詩說三卷，今存。阮元清經解會收刻，見卷百九十至百九十三。其書於毛傳、鄭箋、朱傳，無所專主，多以己意考證。雖稍有不合，然引據確實，樹義深切，與宋儒之以臆見說經者不同。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經部詩類二。餘書未見，待考。

子士奇，字天牧，晚年自號半農人。研溪先生夢東里楊文貞⑩公來謁，已而生先生，遂以文貞之名名之。年十二，卽能詩，有『柳未成陰夕照多』之句，爲先輩所激賞。二十一，爲諸生，不就省試。或問之曰：『胷中無書，焉用試爲！』

乃奮志力學，晨夕不輟，遂博通六藝、九經、諸子及史、漢、三國志，<sup>①</sup>皆能闡誦。嘗與名流宴集，坐中有難之者，曰：『聞君熟於史、漢，試爲誦封禪書。』<sup>②</sup>先生朗誦終篇，不遺一字，衆皆驚服。戊子，<sup>③</sup>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癸巳乙未會試，<sup>④</sup>兩充同考官。聖祖嘗問廷臣誰工作賦，閣學蔣廷錫<sup>⑤</sup>以華亭王頊齡<sup>⑥</sup>、仁和湯右曾<sup>⑦</sup>及先生三人對。其後己亥<sup>⑧</sup>正月，太皇太后升祔禮成，奉命祭告炎帝陵、舜陵。故事，祭告使臣學士以上乃得開列，先生以編修得膺寵命，洵異數也。庚子，<sup>⑨</sup>主湖廣鄉試。冬，奉命督學廣東。雍正元年，癸卯，<sup>⑩</sup>命留任三年。嘗謂：漢時蜀郡偏陋，文翁守蜀，選子弟就學，遣雋士張寬等東受七經，還以教授。<sup>⑪</sup>其後司馬相如<sup>⑫</sup>、王褒<sup>⑬</sup>、嚴遵<sup>⑭</sup>、揚雄<sup>⑮</sup>相繼而起，文章冠天下。漢之蜀，今之粵也。於是毅然以經學倡。三年之後，通經者多，文體爲之一變。又謂：今之校官，古博士也。博士明於古今，通達國體，今校官無博士之



才，弟子何所效法。訪諸輿論，有海陽進士翁廷資，其學品勝校官之職，具疏題補韶州府教授，得以誘進多士。吏部以學臣向無題補官員之例，格不行。世宗特旨，惠士奇居官聲名好，所舉之人，諒非徇私，著照所請補授，後不爲例。在任遷右春坊右中允，超擢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丙午，任滿，還都，送行者如堵牆。既去，粵人設木主，配食先賢，廣州於三賢祠，惠州於東坡祠，潮州於昌黎祠。元旦及生日，諸生肅衣冠入拜。其得士心如此。丁未，五月，奉旨修鎮江城，以產盡停工罷官。乾隆元年，奉旨調取來京引見，以講讀用，所欠修城銀兩得寬免。丁巳，六月，補侍讀。戊午，以病告歸。辛酉，三月卒，年七十有一。

○楊文貞公卽楊士奇之諡。楊士奇名寓，以字行，明秦和人。建文初，以薦入翰林，與編纂事。尋試吏部第一。成祖時，累官左春坊大學士，進少傅。以功進少師。旋以子稷下獄，憂死。士奇居官廉能，

好士善知人，爲明初名臣。著有三朝聖諭錄、奏對錄、歷代名臣奏議、文淵閣書目等書。傳見明史卷百四十八。①史、史記、漢司馬遷撰，凡百三十卷。漢前後漢書、前漢書、後漢班固撰，凡百二十卷。後漢書，宋范曄撰；合司馬彪之十志，凡百二十卷。三國志，晉陳壽撰，計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吳志二十卷，凡六十五卷。史、漢、三國志，世稱四史，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史部正史類一。②封禪書見史記卷二十八，爲史記中「八書」之六。③戊子爲康熙四十七年，當公曆一七〇八年。④癸巳爲康熙五十二年，當公曆一七一三年，乙未爲康熙五十四年，當公曆一七一九年。⑤蔣廷錫字揚孫，號西谷，一號南沙，清常熟人。康熙舉人，賜進士，累官文華殿大學士。卒諡文肅。少工詩，善畫花卉。著有尚書地理今釋、青桐軒、秋風、片雲諸集。傳見清史列傳卷十一。⑥王頊齡字顥士，號瑠湖，清華亭人。康熙進士，累官武英殿大學士，加太子太傅。卒諡文恭。諳練政典，以誠恪稱。著有世恩堂諸集。傳見清史列傳卷十。⑦湯右曾字西厓，清仁和人。康熙間進士，由編修累官吏部侍郎，兼掌院學士。性伉直，在諫垣時多所條議。工詩，與朱彝尊並爲浙派領袖。著有懷清堂集。傳見清史列傳卷九。⑧己亥爲康熙五十八年，當公曆一七一九年。⑨庚子爲康熙五十九年，當公曆一七二〇年。⑩雍正爲清世宗胤禛之年號，在位十三年，當公曆

一七二三年至一七三五年。癸卯爲雍正元年。⑤文翁，漢廬江舒人。少好學，通春秋。景帝末，爲

蜀郡守。修起學官，興教化，遺張寬等東授七經，由是蜀地文學比於齊魯。武帝時，令郡國皆立學校，自文翁始。卒後，蜀人祀之。詳見漢書卷八十九循吏傳。⑥司馬相如，字長卿，漢蜀郡成都人。

景帝時，爲武騎常侍，以病免。武帝時，召爲郎，以通西南夷有功，拜孝文園令。旋病免，居茂陵。相如工文詞，爲漢代著名文學家，所作子虛上林大人等賦，爲後世所重。傳見史記卷百十七及漢書卷五十七。⑦王褒，字子淵，漢蜀人。以文學名。宣帝時，以薦應召作聖主得賢臣頌，稱旨，與張子

僑並待詔。所幸宮館，輒爲歌頌。旋擢諫大夫，尋遣祀益州某神，道卒。傳見漢書卷六十四下。⑧嚴遵，字君平，以字行，漢蜀人。以下筮隱居成都市。揚雄少從之學。年九十餘卒。著有老子指歸，已

佚。傳見漢書卷七十二王吉傳序。⑨揚雄，字子雲，漢蜀郡成都人。少好學，不爲章句訓詁，博覽無所不見。爲人簡易，好深湛之思。成帝時，召對承明殿，奏甘泉、河東、長楊等賦，多仿司馬相如。後

仕王莽，著有太玄、法言、方言等書。傳見漢書卷八十七。⑩翁廷資，清史列傳無傳，待考。海陽縣

名，明清屬廣東潮州府治，今改爲潮安縣。⑪韶州府，明清時屬廣東。今廢府制，曲江縣卽其舊

治。⑫丙午爲雍正四年，當公曆一七二六年。⑬惠州，府名，明清屬廣東。今廢府制，惠陽縣卽

其舊治東坡祠蓋祀宋蘇軾之祠。軾別號東坡，曾謫居惠州，故邑人祀之。③潮州，府名，明清屬

廣東；今廢府制，潮安縣卽其舊治。昌黎祠蓋祀唐韓愈之祠。愈，學者稱爲昌黎先生，曾謫居潮州，

故邑人祀之。④丁未爲雍正五年，當公曆一七二七年。⑤鎮江，府名，明清屬江蘇省；今廢府

制，改稱鎮江縣，爲江蘇省治。⑥乾隆爲清高宗弘曆之年號；在位六十年，當公曆一七三六年

至一七九五年。⑦丁巳爲乾隆二年，當公曆一七三七年。⑧戊午爲乾隆三年，當公曆一七

三八年。⑨辛酉爲乾隆六年，當公曆一七四一年。

先生邃深經術，撰易說六卷，禮說十四卷，春秋說十五卷。其論易

曰：易始於伏羲，盛於文王，大備於孔子，而其說猶存於漢。不明孔子之易，不足

與言文王；不明文王之易，不足與言伏羲。舍文王孔子之易，而遠問庖犧，吾不

知之矣。漢儒言易，如孟喜以卦氣，京房以通變，荀爽以升降，鄭康成

以爻辰，虞翻以納甲。其說不同，而指歸則一，皆不可廢。今所傳之易出自

費直，<sup>①</sup>費氏本古文，<sup>②</sup>王弼盡改爲俗書，又創爲虛象之說，遂舉漢學而空之，<sup>③</sup>而古學亡矣。易者，象也；聖人觀象而繫辭，君子觀象而玩辭，六十四卦皆實象，安得虛哉！

①易說一書雜釋卦爻，專宗漢學，以象爲主。然有意矯王弼以來空言說經之弊，故徵引極博，而不免稍失之雜，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經部易類六。書今存，曾收刻於清經解，見卷二〇八至二一三。

②禮說一書不載周禮經文，惟標舉其有所考證辨駁者各爲之說，依經文次序編之。凡天官二卷，計六十一條；地官三卷，計六十三條；春官四卷，計九十五條；夏官二卷，計六十一條；秋官二卷，亦六十一條；考工記一卷，計四十條。其書於古音古字皆爲之分別疏通，使無疑似。復援引諸史百家之文，或以證明周制，或以參考鄭氏所引之漢制，以遞求周制，而闡其制作之深意。其持論最有根柢，但亦有過矯空談之弊，而徵涉於繁瑣偏拘。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經部禮類一。書今存，曾收刻於清經解，見卷二一四至二二七。

③春秋說十五卷，惠士奇撰。其書以禮爲綱，以春秋之事比類相從，約取三傳，亦佐以史記諸書。大抵事實多據左氏，而論斷多採公

穀。每條之下，多附駁諸儒之說；每類之後，又各以己意爲總論。其間雖不免過信漢儒，拘而不化；然言有典據，論多平允，非枵腹恃博者之比。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經部春秋類四。書今存，曾收刻於清經解，見卷二二八至二四二。

④宋儒易學以爲易有先天後天，庖犧之易稱爲先天，文王、孔子之易稱爲後天。惠士奇所謂舍文王、孔子之易而遠問庖犧，卽譏斥宋儒之專以先天後天言易也。

⑤孟喜字長卿，西漢東海蘭陵人。從田王孫受易，與施讐梁丘賀並爲漢初今文三家易。曾舉孝廉，爲郎，曲臺署長。尋爲丞相掾。博士缺，或薦喜，帝以喜改師法，不用。傳見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孟喜易早佚，清馬國翰輯有周易孟喜章句二卷，見玉函山房輯佚書；黃奭亦輯

有孟喜易章句，見黃氏逸書考；孫堂亦輯有孟喜周易章句一卷，見漢魏二十一家易注，可參考。

按孟喜以卦氣言易，卦氣者，簡言之，卽以六十四卦分配氣候也。以坎、離、震、兌爲四時卦，以自復至乾，自垢至坤爲十二月消息卦，以所餘四十八卦分布十二月。每月并消息卦爲五卦，凡三十爻，以當一月日數。又以每月五卦分爲君臣等位。詳可參考惠棟易漢學卷一卷二「孟長卿易上下」。

⑥京房字君明，西漢東郡頓丘人。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治易，事梁人焦贛。其說長於災變，好鍾律，知音聲。以孝廉爲郎。永光建昭間，數上疏，所言屢中。爲石顯五鹿充宗所忌，出

爲魏郡太守，尋下獄死。傳見漢書卷七十五及卷八十八儒林傳。其所著京氏易傳三卷，今存，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子部術數類二。其餘著撰多佚。清馬國翰輯有周易京氏章句一卷，見玉函山房輯佚書；黃奭亦輯有京房易章句，見黃氏逸書考；孫堂亦輯有京房周易章句一卷，見漢魏二十一家易注；可參考。按京房言易，以八卦分八宮，每宮一純卦而統七變卦。又有所謂飛伏、世應、游魂、歸魄諸說。詳可參考京氏易傳及惠棟易漢學卷四卷五「京君明易上下」。

④荀爽字慈明，一名諱，東漢潁川潁陰人。幼好學，年十二，通春秋論語。耽思經術，著有禮、易、詩傳，尙書正經，春秋條例，漢語，公羊問等，凡百餘篇。董卓擅權時，強起爲三公，旋與王允謀誅卓，會病卒。傳見後漢書卷九十二荀淑傳。荀爽易傳，今亡。清馬國翰輯有周易荀氏注三卷，見玉函山房輯佚書；孫堂會輯有荀爽周易註一卷，見漢魏二十一家易注；可參考。按荀爽以升降言易，升降者，謂易以陽在二者當上升，坤五爲君，陰在五者當降居乾二爲臣。蓋乾升坤爲坎，坤降乾爲離，成既濟定，則六爻得位也。詳可參考惠棟易漢學卷七「荀慈明易」。

⑤鄭康成，鄭玄之字。玄已見頁五注。按鄭玄會著易注卷九，後亡佚。宋王應麟輯周易鄭康成注一卷，清惠棟輯新本鄭氏周易三卷，均見四庫總目提要經部易類一，可參考。又清袁鈞亦輯有鄭氏易注九卷，見鄭氏佚

書。孫堂亦輯有鄭康成周易三卷補遺一卷，見漢魏二十一家易注。按鄭玄以爻辰言易；爻辰者，簡言之，即以卦之陰陽六爻與十二辰相配合也。如泰卦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鄭注云：「五，爻辰在卯。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生育者，嫁娶之□。仲春之月嫁娶，男女之禮，福祿大吉。」以泰卦六五之爻與十二辰之卯相配合，即其一例。詳可參考惠棟易漢學卷六「鄭氏周易爻辰圖」及「鄭氏易」二段。

④虞翻字仲翔，三國吳餘姚人。曾爲孫策功曹，出爲富春長。孫權時，爲騎都尉，以數犯顏諫諍，坐徙丹陽溧縣。後又以酒失徙交州，十餘年卒。翻好學，精於易。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著有易注、論語注、老子注、國語注。傳見三國志卷五十七吳書。虞翻易注今佚。清孫堂曾輯有虞翻周易注十卷，見漢魏二十一家易注。黃奭亦輯有虞氏易注，見黃氏逸書考。按虞翻以納甲言易；納甲者，簡言之，即以八卦與天干、五行、方位相配合也。如云甲乾乙坤，相得合木，故甲乙在東。丙艮丁兌，相得合火，故丙丁在南。戊坎己離，相得合土，故戊己居中。庚震辛巽，相得合金，故庚辛在西。壬地癸，相得合水，故壬癸在北。詳可參考惠棟易漢學卷三「虞仲翔易」。

⑤費直字長翁，東漢東萊人。仕爲郎，至單父令。治易，長於卦筮。傳見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按漢時易分古文、今文二派。今文易有施讐、孟喜、梁丘賀、京房四家，古文易有費直一家。（另



有高氏易，當時已亡佚。西晉永嘉之亂，施氏梁丘氏之易亡，孟氏京氏之易無傳人，故僅傳費氏易。①漢時經學分爲今古文二派。所謂今文者，卽漢初博士所傳，其經本率書以當時流行之隸書；所謂古文者，卽相傳漢武時屋壁山巖所發掘，其經本率書以篆籀以前之古文。其初二派之異同，不過在於文字書籍；其後漸及於經義宗派，遂互相水火。詳可參考廖平今古學考及周子同經今古文學。費氏易本爲古文，漢書藝文志「六藝略」云：「費氏經與古文同。」隋書經籍志云：「直傳易，其本皆古字，號古文易。」②王弼字輔嗣，三國魏山陽人。好論儒道，辭才辨逸。曾注易及老子。爲尚書郎。年僅二十餘卒。傳見三國志卷二十八魏書鍾會傳。按王弼易注六卷，略例一卷，今本合韓康伯之繫辭注三卷，併爲十卷，卽十三經注疏中之注本。書存，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經部易類一。又按王弼之易，本源費氏，而改費氏之古文爲今隸，故惠士奇議爲改爲俗書。其子棟九經古義卷二周易下，例舉王弼改易俗字頗詳，可參考。又王易時取老莊之說，全廢漢儒象數之論，故惠復譏爲創虛象之說而舉漢學而空之。

其論春秋曰：春秋三傳，事莫詳於左氏，論莫正於穀梁。韓宣子見魯春秋，

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春秋本周禮以記事也。左氏褒貶，皆春秋諸儒之論，故紀事皆實，而論或未公。公羊不信國史，惟篤信其師說。師所未言，則以意逆之，故所失常多。要之，左氏得諸國史，公穀得之師承，雖互有得失，不可偏廢。後世有王通者，好爲大言以欺人，乃曰：『三傳作而春秋散。』於是啖助、趙匡之徒，爭攻三傳，以伸其異說。夫春秋無左傳，則二百四十年盲焉如坐闇室之中矣。公穀二家，卽七十子之徒，所傳之大義也。後之學者，當信而好之，擇其善而從之。若徒據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說，力排而痛詆之，吾恐三傳廢而春秋亦隨之而亡也。左氏最有功於春秋，公穀有功兼有過。學者信其所必不可信，疑其所必不可疑，惑之甚者也。

○左傳昭公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王通字仲淹，隋龍門人。幼篤學。仁壽間，

西遊長安，上太平十二策。不用，退居河汾教授，受業以千數。大業中，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就。曾仿春秋作元經，擬論語作中說；今中說獨傳。卒後，門人謚曰文中子。傳附見唐書卷百六十

四王質傳及舊唐書卷百九十九上苑傳王勃傳。引語見文中子中說卷二天地篇。㊦啖助字

叔佐，唐趙州人，後徙關中。天寶末，歷台州臨海尉，潤州丹陽主簿。秩滿，隱居不仕。致力春秋，撰春

秋統例一書。傳見唐書卷二百儒林傳。趙匡字伯循，唐河東人。官殿中侍御史、淮南節度判官、洋

州刺史。爲啖助之弟子。助卒，匡爲損益其春秋統例，稱爲春秋纂例。傳附見唐書啖助傳。按啖趙

以前之治春秋者，大抵分主三傳；至啖趙始舍傳求經，導宋代春秋學之先路。啖趙書已不傳，其

弟子陸淳（一名陸質）曾撰春秋集傳纂例十卷，春秋集傳辨疑十卷，春秋微旨三卷，詳錄啖、

趙之說。書今存，古經解彙函會收刻，可參考。㊧春秋起魯隱公元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己未，

公曆前七二二年），終魯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庚申，公曆前四八一年）凡二百四

十年。㊨七十子之徒指孔子高足弟子。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

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孟子盡心下云：「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朱熹集

注引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其辭，則時或有害於

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其論周禮曰：禮經出於屋壁，<sup>①</sup>多古字古音。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故古訓不可改也。康成注經，皆從古讀。蓋字有音義相近而譌者，故讀從之。後世不學，遂謂康成好改字，豈其然乎！康成三禮，<sup>②</sup>何休公羊，<sup>③</sup>多引漢法，以其去古未遠，故借以爲說。賈公彥<sup>④</sup>於鄭注，如「飛矛」「扶蘇」「薄借」之類，皆不能疏，<sup>⑤</sup>所讀之字，亦不能疏，輒曰從俗讀，甚違「不知蓋闕」之義。<sup>⑥</sup>夫漢遠於周，而唐又遠於漢，宜其說之不能盡通也。况宋以後乎！周秦諸子，其文雖不盡雅馴，然皆可引爲禮經之證，以其近古也。

①賈公彥周禮正義「序周禮廢興」引馬融傳云：「秦自孝公已下，用商鞅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於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矣……」按謂周禮出於屋

璧，蓋據此。又按，古稱儀禮曰禮經，周禮曰周官；後人以周禮爲周公所作，特加尊崇，故亦稱禮經。

②鄭康成（玄）曾撰周禮注十二卷，儀禮注十七卷，禮記注二十卷，總稱三禮注。今十三經

注本中之三禮，卽用鄭注。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經部禮類一至禮類三。③何休字邵公，後

漢樊人，精研六經，善曆算，尤好公羊春秋。爲太傅陳蕃所辟；蕃敗，坐廢錮。黨禁解，拜議郎，再遷諫

議大夫，卒。曾撰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闕，門者十七年。又撰有公羊墨守、穀梁廢疾、左氏膏肓等

書。爲後漢之著名今文學者。傳見後漢書卷百〇九下儒林傳。按春秋公羊解詁凡十一卷；今十

三經注疏中之公羊，卽用何注。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經部春秋類一。④賈公彥，已見頁六

九注⑤。⑤（一）飛矛，或誤作茅。周禮「夏官」司弓矢」云：「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

城車戰……」鄭玄注云：「枉矢者，取名變星，飛行有光，今之飛矛是也；或謂之兵矢。」賈公彥

疏云：「按轉人云：「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按孝經緯援神契云：「枉矢射慝。」考異郵曰：「枉

矢精狀如流星，蛇行，有尾見。」天文志曰：「枉矢狀大流星。」是其狀變之星，行時有光，故鄭云：

「枉矢者，取名變星，飛行有光。」漢時名此矢爲飛矛，故舉以爲說也。云「或謂之兵矢者」，矢

人職文。」按惠士奇以賈疏未詳飛矛之制，頗致不滿，故其所撰禮說卷十一「枉矢絜矢利火

射」下云：「枉矢利火射，康成謂「取名變星，飛行有光，今之飛矛。」矛與鳧古音同。漢之飛矛，古之飛鳧也。以其飛行有光，一名電影。凡車戰，以強弩矛戟爲翼，飛鳧電影副之。飛鳧，赤莖白羽，銅爲首；電影，青莖赤羽，鐵爲首。畫以絳縞，長六尺，廣六寸，爲光耀；夜以白縞，長六尺，廣六寸，爲流星。星有毛羽，狀如蛇行。古之枉矢，號曰飛兵，大黃參連弩用之。……大黃，黃肩弩也；肩一作間。參連弩者，三十索共一臂也。」（一）周禮「夏官」「司戈盾」云：「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鄭玄注云：「舍，止也。藩盾，盾可以藩衛者，如今之扶蘇與。」賈公彥疏云：「云如今扶蘇者，舉漢法以況之也。」按惠士奇以賈疏未詳扶蘇之制，頗致不滿，故其所撰禮說卷十一「藩盾」下云：「司戈盾掌建乘車而設藩盾，舍則設之，行則斂之。康成謂藩盾如今扶蘇。蘇與胥古文通，故扶蘇一作扶胥，蓋秦漢間語，周之藩盾也。建之乘車，以蔽左右，軍旅會同，前後拒守。大者八尺輪三十六乘，輓者每乘二十四人，以大扶胥爲武衛焉。中者五尺輪大櫓，扶胥七十二具。小者鹿車輪小櫓，扶胥一百四十六具。皆以矛戟爲翼，扶胥爲衛。在車兩藩，故曰藩盾。（藩與輓通）止則設焉，嚴其守也；行則斂焉，利其行也。王之乘車則然。若凡兵車，雖行亦設之，所以陷堅陣、敗強敵。說者遂以扶胥爲車名，失之甚矣。大扶胥者，左傳偃陽之役，狄虺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

者是也。古者材士持強弩矛戟，夾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止則持輪以爲羽翼；狄虺彌以一人當之，非所謂有力如虎者乎？扶胥之大小，既其輪之高卑；高則建大，卑則建小。建櫓於輪，非以輪爲櫓也。……（三）周禮「夏官」「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象邸玉笄。」鄭玄注云：

「會讀如大會之會，縫中也。璫讀如薄借綦之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邸，下抵也，以象骨爲之。」賈公彥疏

云：「漢時有薄借綦之語，故讀從之，亦取結義。薄借之語未聞。」按惠士奇以賈疏不解薄借綦

一辭，頗致不滿，故其所撰禮說卷十一「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下云：「……案說文云：「不借，綦。」喪服傳注云：「繩非，今之不借。」孟子趙岐注云：「蹤，草履也；斂，喻不借。」齊民要術云：

「草履之賤者曰不借。」然則，不借一作不借，言不相假借，亦不足憐惜也。釋名「齊人云搏腊。」

於文，借，腊，皆以昔爲聲，古音通。薄搏音相近，故薄借轉爲搏腊。然則，薄借綦，齊人語，卽說文所

謂不借綦也。案廣雅，不借，薄平，皆履名。其紵謂之綦。內則注云：「綦，屨繫。」士喪禮，「綦結於跗，

連紵。」（音屨）紵在屨頭，有孔，穿繫於中，而結於足。康成引之，亦取結義也。璫，一作璫，或者作璫

會，一作會，說文云：「骨撻可會髮者。」詩曰：「會弁如星。」儀禮作髻，云髻笄，義取會聚之意。晉

志云：「縫中名曰會，以采玉爲璣，結也。謂縫而結之。」穀梁傳曰：「齊謂之綦，楚謂之跂，衛謂之輒。」輒一作繫。然則綦亦齊語，謂連併而紮也。」  
④論語子路篇「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幼時讀廿一史，<sup>①</sup>於天文樂律二志，未盡通曉。及官翰林，因新法，究推步<sup>②</sup>之原，著交食舉隅一卷。<sup>③</sup>……<sup>④</sup>又撰琴瑟理數考四卷。<sup>⑤</sup>……<sup>⑥</sup>書成，惟嘉定王進士恪<sup>⑦</sup>見而喜之，餘莫能解也。所著有紅豆齋小草、詠史樂府，及南中集、采蓴集、歸耕集各一卷，人海集四卷，時術錄一卷。<sup>⑧</sup>海內學者稱爲紅豆先生。初研溪先生由東渚邨遷居郡城東南香溪之北。郡城東禪寺有紅豆一株，相傳白鷓禪師所種，老而枯矣。至是時復生新枝。研溪先生移一枝植階前，生意郁然。僧睿目存爲繪紅豆新居圖，自題五絕句，又賦紅豆詞十首，和者二百餘人。四方名士過吳門者，必停舟訪焉。因自號紅豆主人。所以鄉人稱研



溪先生曰老紅豆先生，半農先生曰紅豆先生，松崖先生曰小紅豆先生。

○廿一史爲（一）史記，（二）漢書，（三）後漢書，（四）三國志，（五）晉書，（六）宋書，（七）南齊書，

（八）梁書，（九）陳書，（十）後魏書，（十一）北齊書，（十二）周書，（十三）隋書，（十四）南史，（十五）

北史，（十六）新唐書，（十七）新五代史，（十八）宋史，（十九）遼史，（二十）金史，（二十一）元史，爲

明刊監本之正史。○推步，謂推日月五星之度，昏旦節氣之差也。今謂以儀器及算術考測天

象曰推步。○交食舉隅二卷，未見待考。○此段係略述交食舉隅一書之內容，其原文如下：

「言測日者，先求食限，食限必在兩交。去交近則食，遠則否。有入食限而不食者，未有不入食限

而食者也。古法不能定朔，故日食或在晦。說者謂日之食晦朔之間，月之食惟在望，此知二五而

不知十也。日月有平行，有實行，有視行，日月之食亦有實食，有視食。實食者，日月在天相揜之實

度；視食者，人在地所見之初虧食，正復圓也。古術或知求實行，莫知求視行；皆知求平朔，莫知求

實朔，故不能定朔者以此。七政有高卑，故有恆星天，有五星天，有日天，有月天。古人以恆星最高，

遂指恆星爲天體，新法於恆星天之外，又有宗動天，合於九重之數。宗動者，七政之所同宗也。沈

括謂：日月星辰之行不相觸者，氣而已。此不知歷象者也。如日月有氣而無體，則月焉能揜日哉！

日高而月下，五星亦有高下，高下既殊，又焉能相觸乎！春秋「日有食之，既」，既者，有繼之辭，非盡也。新法謂之金錢食。日大月小，月不能盡揜日光，故全食之時，其中闕然而光溢於外，狀若金錢也。」

⑤琴瑟理數考四卷，未見待考。

⑥此段係舉琴瑟理數考之大略，其原文如下：「其

略云：十二律，黃鍾至小呂爲陽，蕤賓至應鍾爲陰；陽用正而陰用倍。蕤賓長，小呂短，黃鍾中，自古相傳之舊法也。晉永嘉之亂，有司失傳。梁武帝始改舊法，黃鍾長，應鍾短，小呂中，由是陽正陰倍之法絕。漢魏律，籥小呂一均之下徵調，黃鍾爲宮，有小呂，無蕤賓，故假用小呂爲變徵。黃鍾籥之黃鍾宮爲正宮，小呂籥之黃鍾宮爲下宮。徵最小而以爲宮，故爲下宮。隋鄭譯遂以黃鍾正宮當之，擅去小呂，用蕤賓，以附會先儒宮濁羽清之說。夫宮濁羽清者，指下徵調而言；譯改爲正宮，是以歷代之樂皆患聲高。隋唐以來，惟奏黃鍾二均，而旋宮之法廢矣。古法盡亡，獨存於琴籥。籥孔疎密，取則琴暉。琴之十二律起於中暉，籥之七音生於宮孔。黃鍾籥從宮孔黃鍾始，一上一下，終於蕤賓；琴自中暉黃鍾始，一左一右，終於十暉。」

⑦王恪，清史列傳無傳待考。

⑧惠士奇所

撰紅豆齋小草、詠史樂府、南中集、采蓴集、歸耕集、人海集、時術錄諸書，四庫總目提要均未著錄。又據楊超曾翰林院侍讀學士惠公墓志銘，士奇曾撰大學說一卷。

松崖光生，半農先生之次子也。名家諱，<sup>①</sup>字定宇，一字松崖。初爲吳江<sup>②</sup>

學生員，復改歸元和籍。<sup>③</sup>自幼篤志向學。家有藏書，日夜講誦。自經史諸子百

家、禩說及釋道二藏，靡不穿穴。父友臨川李紱<sup>④</sup>一見奇之，曰：『仲孺<sup>⑤</sup>有子

矣。』學士視學粵東，先生從之任所。粵中高才生蘇珥、羅天尺、何夢瑤、陳海六，

<sup>⑥</sup>時稱惠門四子，常入署講論文藝，與先生爲莫逆交。至於學問該洽，則四子

皆自以爲遠不逮也。及學士毀家修城，先生往來京口，<sup>⑦</sup>饑寒困頓，甚於寒素。

遭兩喪，不以貧廢禮。終年課徒自給，甌塵常滿，處之坦如。雅愛典籍，得一善本，

傾囊弗惜，或借讀手抄。校勘精審，於古書之真僞，瞭然若辨黑白。乾隆十五年，

<sup>⑧</sup>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兩江總督文端公尹繼善、<sup>⑨</sup>文襄公黃廷桂<sup>⑩</sup>交章論

薦，有『博通經史，學有淵源』之語。會大學士九卿索所著書，未及進而罷歸。

然先生於兩公，非有半面識也。

①惠松崖名棟，與江藩之先人同名，故避云家諱。②吳江，縣名；明清屬江蘇蘇州府。③元和，

縣名；清代，與長洲吳縣二縣並爲江蘇蘇州府治；民國後，并入吳縣。④李紱字巨來，號穆堂，清

江西臨川人。康熙間進士，累官工部右侍郎。爲田文鏡所困，幾死。在獄時，日惟讀書飽餒熟眠；縛

在西市，以刀置頸間待決，亦不屈。人歎爲鐵漢。尋得赦。乾隆初，召授戶部侍郎。其學本陸象山。博

聞強識，下筆千言立就。論者爲集江西諸先正之長。著有穆堂類稿、續稿、別稿、春秋一是、陸子學

譜、朱子晚年全論、陽明學錄等書。傳見清史列傳卷十五。⑤仲孺，惠士奇之字，見錢大昕惠先

生傳。⑥蘇珥字瑞一，清廣東順德人。乾隆舉人，爲惠士奇所稱。性簡易，不慕浮名。詩古文皆不

苟作，尤工書法，得者稱爲二絕。大吏以鴻博薦，以母老不與試。傳見清史列傳卷七十一。又羅天

尺字履先，清廣東順德人。乾隆舉人。督學惠士奇手錄其荔枝賦、珠江竹枝詞，聲譽斐然。舉鴻博，

不就，所居里名石湖，因以自號。世因稱後石湖，以比宋之范成大。著有五山志林、瘦暈山房集。傳

見清史列傳卷七十一。又何夢瑤字報之，號西池，清廣東南海人。雍正間進士，官奉天遼陽州。富

於著述，旁通百家，而以詩名。著有笏芳園詩文鈔、莊子故、皇極經世易知錄、廣和錄等書。傳見清

史列傳卷七十一。又陳海天，清史列傳無傳，待考。⑦京口，古地名，卽江蘇鎮江，以京峴山得名。

一說，謂在京江之口，故稱。

②乾隆十五年當公曆一七五〇年。

③尹繼善字天長，晚號望山，

清滿洲鑲黃旗人。姓章佳氏。尹秦之子。雍正間進士，累官文華殿大學士。嘗於一月兼攝將軍、提

督、巡撫、河漕、鹽政、兩江、學政等官九印，案無留牘，而猶與諸生論文課詩，爲時所稱服。曾一督雲

貴，三督川陝，四督兩江，前後三十餘年。卒諡文端。傳見清史列傳卷十八。

④黃廷桂字丹崖，清

漢軍鑲紅旗人。世襲雲騎尉。乾隆時，累官陝甘總督，武英殿大學士，加太保，封忠勤伯。生平剛直，

不避權貴。在川二十年，體國奉公。卒諡文襄。傳見清史列傳卷十六。

年五十後，專心經術，尤邃於易。謂宣尼作十翼，①其微言大義，②七十子

之徒相傳，至漢猶有存者。自王弼興而漢學亡，③幸傳其略於李鼎祚集解中。

④精學三十年，引伸觸類，始得貫通其旨。乃撰周易述⑤一編，專宗虞仲翔，⑥

參以荀、鄭⑦諸家之義。約其旨爲注，演其說爲疏。漢學之絕者千有五百餘年，

⑧至是而粲然復章矣。書垂成而疾革，遂闕「鼎」至「未濟」十五卦，⑨及

序卦、雜卦傳二篇。孔氏正義據馬融、陸績說，以爻辭爲周公所作，與鄭學異。其所執者，明夷六五云箕子，升六四云王用享于岐山，皆文王後事也。⊕先生獨能辨之。於明夷之五，曰：「箕子當從古文作其子。其古音亥，亦作其。劉向云：今易其子作芟茲。⊕荀爽據以爲說，讀其子爲芟茲。⊕其與亥，子與茲，文異而音義同。」三統術云：⊕「該闕于亥，」一「孳萌于子。」該芟亦同物也。五本坤也，坤終於亥。乾出於子，用晦而明。明不可息，故云其子之明夷。馬融俗儒，不識七十子傳易之大義，讀其爲箕，蓋涉篆傳而譌。⊕五爲天位，箕子，臣也，而當君位，乖於易例甚矣。謬種流傳，兆於西漢。博士施讐讀其爲箕，蜀人趙賓述孟氏之學，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芟茲也。賓據古義以難諸儒，諸儒皆屈。於是施讐、梁丘賀皆嫉之。孟喜、讐、賀同事田王孫，喜未貴而學獨高，喜所傳易家候陰陽災變書，得自王孫，而賀惡之，謂無此事。語聞於上，宣帝遂以

喜爲改師法，中梁丘之譖也。讐、賀嫉喜，而並及賓。班固作喜傳，亦用讐、賀之單詞，皆非實錄。④劉向別錄⑤猶循孟學，故馬融俗說，荀爽獨知其非，復用賓古義；而晉人鄒湛以漫衍無經譏之。⑥蓋魏晉以後，經師道喪。王肅詆鄭氏而禘郊之義⑦乖，袁準毀蔡服而明堂之制亡。⑧鄒湛譏荀謂而周易之學晦。⑨郢書燕說，⑩一倡百和，何尤乎後世之紛紜也。⑪於升之四，曰：「文王爻辭皆據夏商之制。春秋引夏書，「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服虔云：「堯居冀州，虞夏因之。」禹貢冀州治梁及岐，爾雅云：「梁山，晉望也。」諸侯三望，天子四望，梁山爲晉望，明梁岐皆冀州之望。此王謂夏后氏受命祭告，非文王也。」其說乾之四德，⑫曰：「元者，天地之始。說文，「元從一。」「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生萬物。」⑬乾之初九，積善在下，陽之始生，東方爲仁，故云善之長。陰陽交而後亨，乾之九二當上升，坤五爲天子，故文言再言君德。⑭經凡言亨

者，皆謂乾坤交也。乾六爻二四上匪正，坤六爻初三五匪正。乾變坤化，六爻皆正，成兩既濟。故云：「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和卽利，正卽貞也。經凡言利貞者，皆爻當位，或變之正，或剛柔相易。惟既濟一卦六爻皆正，故云「剛柔正而位當」。禘卦篇所謂「既濟定也」。『卦具四德者七：乾坤變化而成兩既濟；屯三爻變，革四爻變，皆成既濟；隨三四易位，成既濟；无妄三四易位，上爻又變，而成既濟；臨二升居五位，三爻又變，而成既濟；故皆言元亨利貞也。』其論占筮之法，曰：『易稱天下之動貞夫一。故卦爻之動，一則正，兩則惑。京氏筮法，一爻變者爲九六，二爻以上變爲八。晉公子得貞屯悔豫皆八，乃三爻變，不稱屯之豫而稱八。穆姜遇艮之八，乃五爻變，不稱艮之隨而稱八。』所謂貞夫一也。七者，著之數；八者，卦之數。著圓而神，卦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知來爲卦之未成者，藏往爲卦之已成者，故不曰七而曰八。春秋



內外傳 ③ 無筮得某卦之七者，以七爲著之數，未成卦也。④

① 十翼謂易之象辭上一，象辭下二，象辭上三，象辭下四，繫辭上五，繫辭下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相傳爲孔子作，詳見孔穎達周易正義序「論夫子十翼」段。② 漢書藝文志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顏師古注「微言」云：「精微要妙之言耳。」

③ 王弼已見頁八五注。按漢儒之易學主象數，王弼以老莊釋易，主玄理，不同。隋書經籍志易下云：「梁丘、施氏、高氏亡於西晉，孟氏、京氏有書無師。梁陳、鄭玄、王弼二注列於學官。齊代惟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鄭學浸微，今殆絕矣。」故惠云：「王弼興而漢學亡。」④ 李鼎祚，唐資州

人。會官祕書省著作郎。唐書無傳，其始末無可考。曾撰周易集解十卷，附略例一卷，索隱六卷，共十七卷，見新唐書藝文志。其後索隱亡佚，易毛晉汲古閣刊本乃析集解十卷爲十七卷，以合唐志，而附略例於後。其書採集子夏、孟喜、焦贛、京房、馬融、荀爽、劉玄、劉表、何晏、宋衷、虞翻、陸績、干寶、王肅、王弼、姚信、王廩、張璠、向秀、王凱冲、侯果、蜀才、翟元、韓康伯、劉瓛、何妥、崔瑗、沈驥士、盧氏、崔觀、伏曼容、孔穎達、姚規、朱仰之、蔡景君等三十五家之易說。自序謂「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蓋王學興而漢易亡，後世得以考見古代易說，實賴此書之存。詳可參考四庫全書總目提

要經部易類一。書今存，版本頗多，古經解彙函亦曾收刻。清李富孫曾撰李氏集解，贍義一卷，補是書之遺缺，可參考。

⑤周易述二十三卷。其書主發揮漢儒之學，以荀爽、虞翻爲主，而參以鄭玄、宋咸、干寶諸家之說。融會其義，自爲注而自疏之。自卷一至卷二十一皆訓釋經文，尙闕下經十四卷及序卦、雜卦兩傳，蓋未完之書。卷二十二卷二十三爲易微言，皆雜鈔經典論易之語，僅以備參考。棟歿後，門人過尊師說，故並存之。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經部易類六。書今存，清經解曾收刻，見卷三三〇至三五〇。又四庫總目提要謂是書目錄本四十卷，自卷二十四至四十爲易大義、易例、易法、易正譌、明堂大道錄、禘說六名，皆有錄無書。又獨出易例二卷，云是書近始刊於湖陽。按易例二卷，明堂大道錄八卷，禘說二卷，清經解續編曾收刻，見卷一三七至一三八，卷一四七至一五四及卷一五五至一五六，可參考。

⑥虞仲翔，虞翻之字。翻已見頁八四注⑤。

⑦荀爽、鄭玄；已見頁八三注④及頁五④。

⑧按虞翻卒於三國魏青龍元年癸丑，當公曆二二三年；惠棟卒於清乾隆二十三年戊寅，當公曆一七五八年；先後相距，適爲一千五百二十六年。

⑨「鼎」至「未濟」十五卦爲（一）鼎，（二）震，（三）艮，（四）漸，（五）歸妹，（六）豐，（七）旅，（八）巽，（九）兌，（十）渙，（十一）節，（十二）中孚，（十三）小過，（十四）既濟，（十五）未濟。

⑩孔頴

達周易正義「第四論卦辭爻辭誰作」一段云：「其周易繫辭，凡有二說。一說，所以卦辭、爻辭並是文王所作……鄭學之徒，並依此說也。二以爲驗爻辭多是文王後事。案升卦六四，「王用享於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又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謗，亦得爲憂患也。驗此諸說，以爲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融、陸績等並同此說，今依而用之……按爻辭之作，鄭玄以爲文王，馬、陸以爲周公，二說不同。孔氏正義以明夷言及箕子，升卦言及文王，皆文王後事，故據馬、陸之說，以爻辭爲周公作。又按孔穎達已見頁一一注。周易正義十卷，孔穎達與馬嘉運、趙乾叶等奉敕撰著，書今存，卽今十三經注疏本。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經部易類一。又馬融已見頁一二注。融曾撰周易章句十卷，見新舊唐書志；今佚。清馬國翰輯周易馬氏注三卷，見玉函山房輯佚書；黃奭輯有馬融易傳，見黃氏逸書考；孫堂輯有馬融周易傳一卷，見漢魏二十一家易注；可參考。又陸績字公紀，三國吳吳郡人。博學多識，星曆算數，無不該覽。孫權辟爲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爲鬱林太守。雖有軍事，著述不輟。嘗作渾天圖，撰周易注十五卷。傳見三國志卷

五十七吳書。按續周易注今佚。清馬國翰輯周易陸氏述三卷，見玉函山房輯佚書。黃奭輯有陸續易述，見黃氏逸書考。孫堂輯有陸續周易述一卷，見漢魏二十一家易注，可參考。④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爲漢楚元王交四世孫。初爲諫大夫。宣帝招選名儒俊材，向以通達能屬文與焉。文帝時，爲中壘校尉。帝數欲起用，爲外戚王氏所持，竟不遷。性簡易，積思經術。嘗以陰陽休咎論時政得失，數上封事，言甚切直。又嘗校書天祿閣，著有別錄。此外著有洪範五行傳、列女傳、新序、說苑諸書。傳見漢書卷三十六。按引語蓋出別錄，今佚。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曾轉引，惠書蓋據釋文。⑤荀爽讀箕子爲亥茲，見陸德明經典釋文轉引，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周易荀氏注卷中會輯錄。⑥三統術，漢劉歆撰。劉歆撰三統曆及譜，見漢書律曆志。今漢志卽本其文。王先謙漢書補注云：「律書：「亥者，該也。言陽氣藏於下，故該也。」說文：「亥，亥也。十月，微陽起，接陰盛。」得名：「亥，核也。收藏百物，核取其好惡真僞也。亦言物成皆堅核也。」又云：「律書：「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滋於下也。」說文：「十一月，陽氣動，萬物滋。人以爲僞，象形。」滋，孳義同。釋名：「孳也。陽氣始萌，孳生於下也。」」⑦「明夷」象辭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按象辭以殷末三仁之箕子爲譬。⑧漢書儒林傳孟喜傳云：「孟喜字長卿，

東海蘭陵人也……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丘賀疏明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飾易文，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荦茲也。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爲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切，以此不見信。喜舉孝廉，爲郎，曲臺署長，病免，爲丞相掾。博士缺，衆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按惠棟調箕子爲荦茲，主趙賓孟喜之說，故以班固漢書中孟喜傳爲非實錄。又按施讎字長卿，漢沛人。從田王孫受易，與梁丘賀、孟喜並爲門人。及賀爲少府，薦讎結髮從師數十年，賀不能及，因詔拜讎博士。甘露中，與諸儒襍論五經同異於石渠閣。爲漢初今文易四家之一。傳見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又趙賓名見孟喜傳，無專傳。又梁丘賀字長翁，漢琅邪諸城人。初從京房（別一京房，非焦延壽弟子）受易，後又從田王孫。宣帝時，求房門人，得賀，以爲郎。後因卜筮有應，累官至少府。爲漢初今文易四家之一。傳亦見漢書儒林傳。又田王孫，漢碭人。受易於丁寬，以授施讎、孟喜、梁丘賀。名見漢書儒林傳丁寬傳。又班固漢書已見頁三一注⑤及本卷頁一〇五注⑥。⑦別錄，今佚；清馬國翰會輯爲一卷，見玉函山房輯佚書，可參考。⑧鄭

湛字潤甫，晉南陽新野人。少以才學知名。仕魏，爲太學博士。秦始間，歷征南從事郎中，深爲羊祜所器重。累官國子祭酒，轉少府。著書及論事議二十五首。傳見晉書卷九十二。陸德明經典釋文引鄭湛云：「訓箕爲麥，詁子爲滋，漫衍無經，不可致詁。」以譏荀爽。

⑤王肅已見頁七注①

鄭玄已見頁五注④。禘郊之說，王、鄭互殊，詳可參考王肅聖證論（玉函山房輯佚書會輯有一卷），茲舉一段以爲例。鄭玄云：「天子祭圓丘曰禘，祭宗廟大祭亦曰禘。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則合羣廟毀廟之主於太祖廟合而祭之；禘則增及百官配食者審諦而祭之。天子先禘禴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禘禴。魯禮，三年喪畢而禴，明年而禘。圓丘、宗廟大祭俱稱禘。祭有兩禘明也。」王肅云：「天子諸侯皆禘於宗廟，非祭天之祭。郊祀后稷不稱禘；宗廟稱禘。禘禴一名也。合而祭之，故稱禴；審諦之，故稱禘；非兩祭之名。三年一禴，五年一禘；總而互舉之，故稱五年再殷祭，不言一禘一禴，斷可知也。」（見後魏書禮志孝文太和十三年詔引及通典卷五十引。）按鄭以禘有二，一爲宗廟大祭，一爲圓丘之祭。王駁鄭說，以爲禘惟有一，卽宗廟大祭；若圓丘之祭，乃郊祭，不能稱爲禘。惠棟主鄭說，不以王說爲然，詳可參考惠著禘說。禘說敍首曰：「禘有三：有大禘，有吉禘，有時禘。大禘者，圓丘之禘也。吉禘者，終王之禘也。時禘者，春夏之禘也。吉禘，時禘，皆

在明堂獨大禘在闕丘，與南郊就陽位同，而亦謂之禘者，以闕丘爲明堂六天之祭故也。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皆天子配天之典，故爾雅釋天，鄭氏大司樂注謂之大祭。自明堂之法不明，後人止據春秋諸侯之禘，謂禘在太廟。又據緯書之言，以禘止審諳昭穆，非配天之祭，而禘誼晦矣。王肅、趙匡又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祖爲后稷，以嚳爲祖之所自出，而禘法亂矣。其誤在推諸侯之禮而致於天子，以禘在太廟，不在明堂。既在太廟，遂以禘止審諳昭穆，非配天之祭。既非配天，又以禘其祖之所自出爲以祖配祖。由是禘之說不可得而聞，而明堂之法愈不可考矣。① ②袁準字孝尼，晉陳郡陽夏人。秦始中，爲給事中。性恬退，著書十餘萬言，論治世之務。又爲易禮詩傳論五經滯義，傳附見晉書卷八十三袁瓌傳。又蔡邕服，服虔已見頁五注 ③，蔡邕已見頁二八注 ④。按蔡邕作明堂月令論，服虔注左傳，於僖公五年傳及文公二年傳，於明堂亦有所訓釋。至晉袁準作正論，始根本攻擊明堂制度，以爲「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而致之，不復考之人情，驗之道理。」惠棟撰明堂大道錄，駁斥袁說而返於蔡，服之舊，茲錄其「明堂總論」於下：「明堂爲天子太廟。禘祭，宗祀，朝覲，耕藉，養老，尊賢，饗射，獻俘，治麻，望氣，告朔，行政，皆行於其中，故爲大教之宮。其中有五寢，五廟，左右个，前堂，後室，室以祭天，堂以布政。上有靈臺，東

有大學，外有四門。四門之外有辟廡，有四郊，及四郊迎氣之兆，中爲方澤，左有圓丘。主四門者有  
 四嶽，外薄四海，有四極。權輿於伏犧之易，翹始於神農之制。自黃帝堯舜夏商周，皆遵而行之。而  
 行之者，以天下至誠，貫三才之道，岐之春夏秋冬，是爲七始。始於盡性，終於盡人性，盡物物，贊化  
 育，而成既濟定者也。三代以前，其法大備，詳於周禮之冬官。冬官亡，而明堂之法遂不可考。略見  
 於六經，而不得聞其詳。說經者異同間出，惟前漢之戴德、戴聖、韓嬰、孔安、鄭康成、王肅、袁準四人所亂。安  
 許慎、服虔、盧植、顓孫、蔡邕、高誘諸儒，猶能識其制度，惜爲孔安國、鄭康成、王肅、袁準四人所亂。安  
 國以禘止爲審諦昭穆，故漢四百年無禘禮。康成以文王廟如明堂制，謂國外別有明堂。王肅又  
 以禘譽爲后稷之所自出，非配天之祭。及袁準作正論，謂明堂、太廟、大學各有所爲，排詆先儒，并  
 及六經。於是明堂之法，後人無有述而明之者矣。① 荀語卽荀爽別名，已見頁一〇二注⑦。鄭  
 洪讓荀語，已見頁一〇六注④。② 鄧書燕說，猶牽強附會之意，語出韓非子。韓非子外儲說  
 左上第三十二云：「鄧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而誤書『舉燭』。  
 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國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尙明也；尙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王  
 大悅，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學者，多似此類。」③ 自「箕子當從古文作其子」至



此語本惠撰周易述卷五「明夷」卦疏，惟文字略有異同及刪節，詳可參考原書。自「文王爻辭皆據夏商之制」至此，語本惠撰周易述卷六「升」卦疏，惟文多刪節，反致晦滯，茲錄原文於下，以當箋釋。原文云：「孟喜易章句曰：『易本乎氣，而後以人事明之。』文王爻辭皆據夏商之制。」故云：此王謂夏后氏也。必知爲夏后氏者，哀六年春秋傳，仲尼曰：「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服虔解誼云：「堯居冀州，虞夏因之。」皇甫謐帝王世紀曰：「夏與堯舜同在河北冀州之城，不在河南也。故五子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言禹至大康，與唐虞不易都城也。」謐據偽尚書，以爲大康，若杜預之義，滅亡謂夏桀。知夏后氏咸都冀州，與唐虞同也。禹貢曰：「冀州既載。」又云：「壺口治梁及岐。」爾雅釋山曰：「梁山，晉望也。」諸侯三望，天子四望，梁山爲晉望，明梁山、岐山皆冀州之望。故僖三十一年公羊傳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知冀州之望得有梁岐，故云：岐山，冀州之望也。詩時邁序曰：「巡守告祭，崇望也。」鄭箋云：「巡守告祭者，天子巡行邦國，至於方嶽之下而封禪也。」彼言封禪，此云受命者，王者受命亦有告祭山川之事。今二升五，故云受命告祭也。按惠棟主爻辭爲文王作，故以升卦六四「王用享於岐山」之王爲夏后氏，而以岐山爲夏都冀州望祭之山。

乾卦卦辭云：「乾：元，亨，利，貞。」文言傳云：「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按元，亨，利，貞，爲乾之四德。語見說文卷一一部「元」字及「一」字下。

按乾之九二當上升坤五爲天子，係苟爽易義，詳可參考惠棟易例卷二「乾升坤降」及易漢學卷七荀慈明易「乾升坤降」二段。其大意，以爲「陽在二者，當上升坤五爲君；陰在五者，當降居乾二爲臣。蓋乾升坤爲坎，坤降乾爲離，成既濟定，則六爻得位。繫辭所謂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乾象所謂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利貞之道也。」蓋古人以奇數爲陽，偶數爲陰。乾之九二（即乾卦三三三之第二爻）於數爲偶爲陰，故當上升以替代坤之六五（即坤卦之第五爻）坤之六五，於數爲奇爲陽，故當下降以替代乾之九二。又文言再言「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故云「文言再言君德。」此蓋虞翻易義。乾卦二四上三爻以陽居陰，坤卦初三五三爻以陰居陽，故皆不正。匪非字通。

既濟卦爲三三，初三五三爻爲陽爻，二四上三

爻爲陰爻，陰陽當位，正所謂六爻皆正。若乾之九二上升於坤之六五，坤之六五下降於乾之九

二，而互爲替代，亦可成爲兩既濟卦。語見易乾卦象辭。語見易既濟卦象辭。自

「元者天地之始」至此，語本惠撰周易述卷一乾卦疏。文多刪略，詳可參考原書。⑤自「卦

具四德者七」至此，語本惠撰周易述卷一屯卦疏，詳可參考原書。按乾坤二卦互變而成兩既

濟卦，已見頁一一〇注④，故乾卦卦辭云「乾元亨利貞」，坤卦卦辭云「坤元亨利牝馬之貞」。

又屯卦（☳☵）之第三爻六三，以陰爻居陽位，如變爲陽爻，亦成既濟卦（☵☲）；故屯卦卦

辭云「屯元亨利貞……」又革卦（☲☵）之第四爻九四，以陽爻居陰位，如變爲陰爻，亦成

既濟卦（☵☲）；故革卦卦辭云「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又隨卦（☱☵）之第三爻

六三，以陰爻居陽位，第四爻九四，以陽爻居陰位，如三四兩爻陰陽互易，亦成既濟卦（☵☲）。

故隨卦卦辭云「隨，元亨利貞，无咎。」又无妄卦（☱☳）之第三爻六三，以陰爻居陽位，第四爻

九四，第六爻上九，皆以陽爻居陰位，如三四兩爻陰陽互易，又變上爻爲「--」，亦成既濟卦（☵☲）。

故无妄卦辭云「无妄，元亨利貞……」又臨卦（☱☵）之第二爻九二，以陽爻居陰位，第三

爻六三，第五爻六五，皆以陰爻居陽位，如二五兩爻陰陽互易，又變三爻爲「--」，亦成既濟卦（☵☲）。

三）故臨卦卦辭云「臨，元亨利貞……」此七卦皆具「元亨利貞」之四德，皆可變爲既濟

卦，故惠氏云云。按惠棟易例卷二「元亨利貞皆言既濟」一段，所論更明詳，可參考。⑥易繫

辭下云：「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孔穎達正義云：「言天地日月之外，天下萬事之動，皆正乎純一也。若得於純一，則所動遂其性；若失於純一，則所動乖其理。」按此處所引，蓋專指卦爻之變動。

京氏指京房，已見頁八二注。京房筮法見易林補遺。「二爻以上變爲八，一疑「八」上脫「七」字。惠棟易例卷一「占卦」條云：「易林補遺，京房占法，一爻動則變，亂動則不變。若然，一爻變爲九六，二爻以上變爲七八也，愚謂：左傳所占卦，如云「其卦遇蠱」，其卦遇復；穆天子傳，「其卦遇訟」，皆六爻不動也。其云「遇艮之八」，及晉語「遇泰之八」，皆二爻以上變，仍爲七八而不變也。」按江文蓋據此。又何謂「九六七八」，詳見下文注。

國語晉語「公子親筮之，曰：尙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韋昭注曰：「著曰筮，尙上也；命筮之辭也。禮曰：某子尙享之。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謂爻無爲也。建立也。以周易占之，二卦皆吉也。屯初九曰：利建侯。豫大象曰：利建侯行師吉。」按屯卦爲☶☵，豫卦爲☶☱。自屯之豫，一四、五三爻皆變，故云「乃三爻變」。

左傳襄公九年「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

隨。元亨利貞，无咎。」按穆姜，魯成公之母，與叔孫僑如通，欲廢成公，因被徙居東宮，事見成公十六年傳。至襄公九年死。又按艮卦係艮下艮上，三三隨，赴係震下兌上，三三自艮之隨，惟第二爻不變，其惟五爻皆變，故云「乃五爻變。」

◎春秋內外傳指左氏傳及國語二書。漢書司馬遷傳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韋昭國語解敘「丘明復採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誅，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王充論衡案書篇「國語，左氏之外傳也。」

◎按自「易稱天下之動貞夫一」至此，語本惠棟易例卷一「占卦」條。「左氏所占皆一爻動者居多」條及卷二「九六義（七八附）」條。「占卦」條已見上文注。◎「左氏……」條不甚重要，今略錄「九六義」條，以當箋釋。原文云：「其九六之義，繫辭，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有天九地六（九家易謂九天數六地數）

乾之筮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筮百四十有四，皆以四九四六積算，則爲乾九坤六……此九六之義也。其七爲少陽，八爲少陰，九爲老陽，六爲老陰之義……鄭注「易有四象」云：「布六于北方，以象水；布八于東方，以象木；布九於西方，以象金；布七於南方，以象火。」又注「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云：「精氣爲七八，游魂爲九六七八，木火之數九六，金水之數。木火用事而物生，故曰

精氣爲物；金水用事而物變，故曰游魂爲變。言木火之神，生物東南；金水之鬼，終物西北。若然，生物故謂之少，終物故謂之老，是老少之義也。……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子曰：夫易，何爲者也。」虞仲翔注云：「問易何爲取天地之數也。」下傳云：「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著圓而神，七也；卦方以知，八也；六爻易以貢，九六也。是天地之數，易之所取，止有七八九六，以爲著卦之德，六爻之義。」至其用以筮而遇卦之不變者，則不曰七而曰八。蓋著圓而神，神以知來；卦方以知，知以藏往。知來爲卦之未成者，藏往爲卦之已成者，故不曰七而曰八。左傳襄九年，穆姜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晉語，重耳歸國，董因筮之，得泰之八。八者，卦之數。故春秋內外兩傳從無遇某卦之七者，以七者，筮之數，卦之未成者也。（據撰著之時，七八九六皆卦之未成者。既成之後，則七八爲象，九六爲變。及舉卦名，則止稱八，不稱七，古之法也。……）

又因學易而悟明堂之法，撰明堂大道錄八卷，禘說二卷，大略謂：『說卦』『帝出乎震』，帝者，五帝也，在太微之中，五德相次，以成四時。聖人法

之，立明堂爲治天下之大法。明堂有五室、四堂。室以祭天，堂以布政。王者承天統物，各於其方以聽事，謂之明堂月令。今所傳月令<sup>⑤</sup>是也。古之聖人，生有配天之德，沒有配天之祭。故太皞以下，歷代所禘，太皞以木德，炎帝以火德，黃帝以土德，少皞以金德，顓頊以水德。<sup>⑥</sup>王者行大享之禮於明堂，謂之禘。祖、宗，其郊，則行之南郊。禘、郊、祖、宗曰大祭，而總謂之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也。鄭注大傳『不王不禘<sup>⑦</sup>』及詩長發『大禘<sup>⑧</sup>』箋，<sup>⑨</sup>皆云『郊祀天』是郊稱禘也。周頌雝序云『禘太祖也』，鄭箋云『太祖謂文王<sup>⑩</sup>』是祖稱禘也。劉歆云『大禘則終王<sup>⑪</sup>』是宗稱禘也。董子曰『天地者，先祖之所自出也。』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四大祭皆蒙禘名。禘禮上溯遠祖，旁及毀廟，下逮功臣。<sup>⑫</sup>聖人居天子之位，行配天之祭，推人道以接天，而天神降，地示出，人鬼格，夫然而陰陽和，風雨時，五穀熟，草木茂，羣生咸遂，物无疵癘，所謂既濟定也。先

儒皆以明堂上有靈臺，下有辟雍，四門有太學。⑤ 穎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⑥ 盧植禮記注亦云：「明堂卽太廟，與靈臺、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⑦ 而晉時袁準著論非之，味於古制矣。⑧ 王者覲諸侯，或巡狩四岳，則有方明。方明者，放乎明堂之制也；亦謂之明堂。荀子所謂「築明堂於塞外，以朝諸侯。」⑨ 戰國時，齊有泰山明堂，卽方明也。⑩ 周書「朝諸侯則於明堂，覲諸侯則設方明。」⑪ 故虞禋六宗而覲四岳羣牧，⑫ 周禮方明而覲公侯伯子男。六宗方明卽明堂六天之神，鄭氏謂天之司盟，非也。⑬ 自明堂之制不詳，而禘禮亦廢。鄭氏知圜丘方丘之爲禘，而不知爲明堂六帝。⑭ 王肅又誤據魯禘，改禘爲宗廟之祭，無配天之事。⑮ 此魏明所以廢漢



四百餘年廢無禘祀也。禘行於明堂，明堂之法本於易。中庸言至誠可以贊化育，與天地參。此明堂配天之義也。又有易漢學七卷，易例二卷，皆推演古義，鍼砭俗說。

○明堂爲古者天子禘祭、宗祀、朝覲、耕藉、養老、尊賢、養射、獻俘、治廩、望氣、告朔、行政之所。其中有五寢、五廟、左右个、前堂、後室。上有靈臺，東有大學，外有四門。四門之外，有辟廱，有四郊，及四郊迎氣之兆。中爲方澤，左有闔丘。圭四門者，有四嶽，外薄四海，有四極。詳可參考惠棟明堂大道錄。

○明堂大道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未著錄。是書詳述明堂制度之內容及其變遷。清續經解會攷刻，見卷百四十七至百五十四。○禘說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未著錄。是書詳述禘祭之區別

及其儀節。清續經解會攷刻，見卷百五十五至百五十六。○一帝出乎震一語見易說卦。震卦

名於方位爲東，說卦云：「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五帝謂五天帝，蒼曰靈威仰，赤曰赤熛怒，黃曰含樞紐，白曰白招拒，黑曰叶光紀，說見鄭玄尙書大傳注。太微，星垣名，古以爲天帝所居之所。五德指木、火、土、金、水，與蒼、赤、黃、白、黑五天神相配。又除去五德之土與五色之黃居中不計，可與

春、夏、秋、冬四時相配，故云「以成四時」。

⑤月令，今存，爲小戴禮記之第六篇。孔穎達正義引

鄭玄說云：「名曰月令者，以其記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以禮家好事抄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

⑥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五帝，古或以爲五人帝，或

以爲五天帝。以爲五人帝者，鄭玄等主之，謂太皞卽伏犧氏，炎帝卽神農氏，少皞卽金天氏，黃帝

顓頊卽史記五帝本紀中之黃帝顓頊，詳見禮記月令注。以爲五天帝者，古有其說，惠棟主之。明

堂大道錄卷四「五帝五神」條引漢書魏相傳云：「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

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槊，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

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又云：「古尚書說：元氣廣大，謂之昊天；東方生

養，故曰太昊；西方收斂，故曰少昊。白虎通曰：炎帝者，太陽也。顓頊者，寒縮也。黃帝者，黃中和之色。

皆以五行爲言。伏犧等乘五行而王，故亦有太昊以下之稱。」按惠以爲太皞等本五天帝名，伏

犧氏依五行而王，故又借爲五人帝之名。

⑦鄭，鄭玄，已見頁五注④。大傳爲尚書大傳之簡稱，

相傳爲漢伏生撰，鄭玄曾爲之注。書今存，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經部書類二。「不王不禘」

者，謂非天子不能舉行郊天之禘禮也。

⑧鄭玄曾撰毛詩箋，所謂箋者，蓋因毛公之毛詩故訓

傳而加以表識注釋也。書今存，見今十三經注疏中，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經部詩類一。長發係詩商頌篇名。長發序云：「長發，大禘也。」鄭箋云：「大禘，郊祭天也。」⑤雖係詩周頌篇名。

⑥劉歆字子駿，後改名秀，字穎叔，漢劉向之子。繼向校領秘書，集六藝羣書，別爲七略。其治經，力主古文，欲建立左傳。毛詩、逸禮、古文尙書於學官，爲衆儒所誦，因出爲太守。王莽篡位，歆爲國師，旋謀誅莽，事泄自殺。傳見前漢書卷三十六。大禘則終王。語見漢書韋元成傳。原文云：「中壘校尉劉歆議曰：禮，去事有殺。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禘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禘則時享，壇墀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則禘爲重矣。」

⑦董子卽董仲舒，已見頁四注。⑧引語見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九觀德篇第三十三。原文云：「天地者，萬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微異。⑨禘禮上溯遠祖，已見原文。旁及毀廟，如王應麟

詩考輯引韓詩內傳云：「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詳可參考惠撰禘說卷二「禘及毀廟」條。下建功臣，如何休後二年公羊傳注云：「禘所以異於禘者，功臣皆祭也。」是詳可參考禘說卷二「禘及功臣」條。⑩明堂與靈臺、辟雍、太學同處之說，詳可參考惠棟明堂大道

錄卷一「諸儒論明堂」條，文繁不錄。⑪穎容字子嚴，後漢長平人。善春秋左氏傳，微辟皆不

就。初平中，避亂荊州，聚徒千餘人。建安中，卒。著有春秋釋例五萬餘言。傳見後漢書卷百〇九儒林傳。所著春秋釋例，隋志云十卷，唐志云七卷，今亡佚。清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會輯錄二十七條爲一卷，可參考。引語今見詩大雅靈臺正義。原文「太廟有八名」下有「其體一也」。一語，江引加以刪略。又惠撰明堂大道錄卷一「諸儒論明堂」條引穎容文下加以按語云：「大學爲明堂東序，而云四門之學，非也。」⑤盧植字子幹，後漢涿人。少事馬融，通經古今學。性剛毅有大節。建寧中，徵爲博士，累遷尙書。黃巾賊起，拜爲北中郎將，破張角。時董卓專政，議廢立，植獨抗議。卓欲殺之，以議郎彭伯救得免，因去官隱居以終。曾撰禮記注。傳見後漢書卷九十四。禮記注，隋唐志並云二十卷。東漢會要作禮記解詁。唐人表章鄭學而未及盧氏，其書遂亡。清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會就羣書所引輯錄爲一卷，可參考。引語，今見詩大雅靈臺正義。其原文云：「明堂卽太廟也。天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太廟。圓之以水似璧，故謂之辟廡。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又惠撰明堂大道錄卷一「諸儒論明堂」條引盧植文下加以按語云：「辟廡統於明堂，故云同處。」⑥袁準已見頁一〇七注⑤。準曾撰正論一文，以爲明堂、宗廟、大學、禮之大物，事義不同，各有所爲；後儒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

似之語而致之，不復考之人情，驗之道理，失之殊遠。原文頗長而辯，惠所撰明堂大道錄卷八末曾載其全文而加以駁正，可參考。

④語見荀子彊國篇。楊倞注云：「塞外，竟外也。明堂，壇也。謂巡守至方嶽之下，會諸侯，爲宮三百步，四門，壇十二尋，深四尺，加方明其上。左氏傳築王宮于踐

土，亦其類也。」按方明之制，詳見惠撰明堂大道錄卷四「方明」條，可參考。

⑤事見孟子梁惠王下。「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趙岐注云：「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

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也。齊侵地而得有之。人勸齊宣王諸侯不用明堂，可毀壞，故疑而問於孟子，

當毀之乎已止也。」⑥逸周書序有「朝諸侯於明堂」一語。⑦尙書堯典（僞古文尙書

析爲舜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

瑞于羣后。」按此係虞舜事，故云虞禋六宗。六宗詳見下注。四岳，唐堯之臣，義和之四子，分掌四

方之諸侯，故稱羣牧，謂九州牧。詳見僞孔安國尙書傳。⑧惠氏以爲方明所禋之六宗卽明堂

六天之神，與鄭玄別六宗爲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六者之說不同。堯典「禋于六宗。」伏生

尙書大傳虞夏傳曰：「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

禋于六宗，此之謂也。」按大傳以天地春夏秋冬爲六宗，惠說從之。又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

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鄭玄注曰：「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地以夏至，謂神在昆侖者也。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而太昊句芒食焉。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而少昊蓐收食焉。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而顓頊元冥食焉。」惠撰明堂大道錄卷四「明堂六天」一條云：「太昊句芒已下卽六天及六天之神。」按惠氏以明堂六天之神卽天地春夏秋冬之神，與禮于六宗之六宗同。鄭玄則以六宗非明堂六天之神，其所撰尙書注以爲：「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星謂五緯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見孔穎達尙書正義引）詳可參考明堂大道錄卷四「明堂六天」及「六宗」二條。◎鄭玄禘說已略見頁一〇六注④。鄭氏以爲天子祭闕丘曰禘，祭宗廟大祭亦曰禘，同名而異實。惠氏則以闕丘之禘卽明堂六天之祭，禘祖配天，非別有宗廟之禘。惠氏禘說云：「鄭氏據祭法魯語，謂闕丘之禘，以饗配天，其言卓矣。然又襲兩漢諸儒之說，謂闕丘之外，別有宗廟之禘，止謠昭穆，此禘說之所以暫明而又晦也。」按禘說頗繁瑣，詳可參考惠氏原書。

①王肅禘說亦略見頁一〇六注②王氏以禘爲天子諸侯禘於宗廟，非郊天之祭名。惠氏駁其說，禘說「彼首」云：「後儒止據春秋諸侯之禘，謂禘在太廟；又據緯書之言，以禘止審諦昭穆，非配天之祭，而禘誼晦矣。」又「四大祭皆配天」云：「禘、郊、祖、宗……郊、祖、宗皆配天，而禘在三大祭之上，後人反以爲宗廟之祭，何也？蓋成王賜魯重祭而有禘祭，止用禘禮禘樂。魯無明堂，無園丘之禘，但有吉禘，時禘，皆於宗廟，無配天之典。雖行禘祭，其實祿也。學者不考，遂謂天子之禘亦然，不亦誣乎！」按所謂「後儒」、「後人」、「學者」，卽指王肅，謂王肅誤據魯禘以言大禘也。

③語見惠撰禘說「四大祭皆配天說」魏明帝名叡，字元仲，三國魏文帝之子。在位十三年崩。紀元三曰太和。青龍景初。傳見三國志魏志卷三。宋書禮志云：「魏景初元年詔曰：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採摭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宮五時神祇兆位，多不經見。並以典廢無常，一彼一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禮。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闕焉。」按惠語蓋本此。

④明堂之法本於易，詳見惠氏明堂大道錄卷一「明堂總論」及卷二「明堂權輿」。「明堂總論」云：「明堂……權輿于伏羲之易……而行之者，以天下至誠，貫三才之道，岐之春秋，冬夏是爲七始。始于盡性，終於盡人性，盡物性，贊化育，而成既濟定也。」又云：「蓋其道本於易，而制寓于

明堂。」「明堂權輿」云：「明堂者，王者貫三才之道，以故於春、秋、冬、夏，即大衍之數也。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一貫三爲王；王者順時行令，故兼三王之道；以故於春、秋、冬、夏，所以贊化育也。明堂以聽朔爲先，本大衍歸奇再劫之禮。」

⑤中庸爲小戴禮記之第三十一篇。原文云：「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⑥明堂配天之義詳可參考惠氏明堂大道錄卷六「明堂配天」條。其原文略云：「古之帝王，生有配天之業，歿享配天之祭。堯典「日若稽古帝堯。」鄭注云：「稽，同也。古，天也。言能順天之行，與之同功。」是帝

堯配天之事也。大戴禮三朝記曰：「舜有禹代與，禹卒受命作物配天。」是夏王配天之事也。多士「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配天其澤。」此殷王配天之事也。中庸敘堯、舜、文、武，即繼以天下至

聖，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是自古帝王配天之義也。故四代制禘、郊、祖、宗，皆配天之禮。禘者，遠祖配天也。郊者，始祖配天也。祖者，祖配天也。宗者，考配天也。古者四廟，親盡則毀；而配天

之禮不廢。」又自「說卦帝出乎震」至此，大都本於惠氏明堂大道錄及禘說二書。

⑦易漢學八卷是書追考漢儒易學，撮拾緒論，以見大凡。凡孟長卿（喜）易二卷，虞仲翔（翻）易一



卷，京君明（房）易二卷，（干寶易附見）鄭康成（玄）易一卷，荀慈明（爽）易一卷。其末一卷，則發明漢易之理，以辨正宋易河圖洛書先天太極之說。書今存，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經部易類六。續清經解會收刻，見卷百三十九至卷百四十六。江云七卷者，或去其末卷而言，或偶誤。⑤易例一書欲考究漢儒之傳，以發明易之本例。凡九十類，其中有錄無書者十三類。原跋稱爲未成之本，其實非惟采摭未完，卽門目亦尙未分。蓋隨手題識之冊，以儲作論之材，故似散錢滿屋，未及排貫。然所摭摭，大抵老師宿儒專門授受之微旨，故猶可稍見聖人作易之大綱。與漢代傳經之崖略。書今存，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經部易類六。續清經解會收刻，見卷百三十七至百三十八。

於書，有古文尙書考二卷，①謂孔壁中古文得多十六篇，內有九共九篇，析之爲二十四篇。②鄭康成所傳之二十四篇，卽孔壁真古文。③東晉晚出之二十五篇，與漢書不合，可決其僞。④唐人詆鄭所傳爲張霸僞造者，妄也。⑤今

文太誓三篇，其略見於太史公書。⊗太史公從安國問故，當可信。⊕唐人尊信晚出之太誓，而以今文太誓爲僞，亦非也。⊖

⊙古文尙書考一書辨正古文尙書考之僞，與閻若璩尙書古文疏證相合。沈彤序謂：「太原閻百詩，近儒之博且精者，著尙書古文疏證五卷，先得定字之指。定字書不謀而與之合，文詞未及其半，而辨證益明，條貫亦益清。」錢大昕序謂：「太原閻微士百詩著書數十萬言，其義多與先生關合；而於泰誓，猶沿唐人正義之誤，未若先生之精而約。」可見本書之價值。書今存，四庫總目提要未著錄，清經解會收刻，見卷三百五十一至三百五十二。⊙漢書藝文志云：「古文尙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按孔壁得書事又見於漢書楚元王傳、景十三王傳及儒林傳，而文較略。又古文尙書十六篇篇名已見上文閻若璩傳本文。⊙鄭康成、鄭玄之字，已見頁五注。⊕鄭氏所傳二十四篇目，出於鄭氏書序注，見孔穎達尙書正義「堯典第一」虞書一題下引。⊖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云：「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奏上孔傳古文

尙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慎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學徒遂盛。按「江左中興」卽指東晉。其二十四篇篇名已見頁一二六注。所謂「與漢書不合」卽指漢書藝文志。惠氏古文尙書考卷一「梅氏增多古文二十五篇」節原文云：「今梅氏增多篇數，分之爲二十五，合之爲十九，與藝文志不合。」⑤說本惠氏古文尙書考卷一「鄭氏述古文逸書二十四篇」節及「辨正義四條」。唐人指唐孔穎達。孔穎達尙書正義「虞書」題下云：「孔君所傳節，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僞造尙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按孔穎達之意，以梅賾僞孔古文尙書二十五篇爲真，以鄭玄所傳二十四篇篇目爲張霸之徒僞造。張霸僞造尙書百兩篇，事見漢書儒林傳及王充論衡佚文篇。儒林傳云：「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今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敍，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乃黜其書。」惠氏以爲孔穎達以鄭所傳二十四篇（卽十六篇）爲張霸僞造，其說之可疑有四。文繁不錄，詳可參考原書。⑥太誓尙書篇名。太史公書卽史記之舊稱，見漢書藝文志。史記卷四周本紀言武王

九年，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因作秦誓，并略引秦誓本文，詳可參考原書。

④太史公卽司馬遷之代詞。司馬遷作史記，嘗自稱太史公，故云。司馬遷已見頁三一注。

⑤安國卽孔安國，已見頁二七注。⑥司馬遷從安國問故，語見漢書儒林傳。原文云：「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

⑦語本惠氏古文尙書考卷一「附闕氏若璩尙書古文疏證」節。原文云：「西漢之太誓，博士習之，孔壁所出，與之符同，是孔子所定之舊文也。自東晉別有僞大誓三篇，唐宋以來，諸人反以西漢之大誓爲僞。」按唐人蓋指唐孔穎達尙書正義。正義於秦誓序下云：「尙書遭秦而亡，漢初惟有二十八篇，無秦誓矣。後得僞秦誓三篇，諸儒多疑之。」下又引馬融、王肅之言，以今文秦誓爲僞，而尊信東晉晚出之秦誓，文繁不錄，詳可參考原書。

於春秋有左傳補注六卷。①自序云：「嘗見鄭康成之周禮，②韋弘嗣之

國語，③純采先儒之說，末乃下以己意，令學者審其異同。杜元凱春秋集解，④

雖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說；又其持論，間與諸儒相遠；於是樂遜序義，劉炫規過之書出焉。今刺取經傳，附以先世遺聞。宗韋、鄭之遺，前修不揜；效樂、劉之意，有失必規。而於古今文之同異，辨之尤悉。』云。其注秦穆姬屬賈君，用唐尚書說，以賈君爲申生妃；令尹蔦艾獵，用世本說，爲叔敖之兄；同盟于亳城北，用服虔本，證亳爲京之譌；塹防門而守之廣里，用續漢書及京相璠說，以防門廣里爲地名；吳句餘，用服虔說，以爲吳子餘祭；萬者二人，用吳仁傑說，二人當爲二八；臧文仲廢六關，訓廢爲置，讀如公羊廢其有聲者之廢；皆前人所未及道也。又言公羊有嚴、顏二家；蔡邕石經所定者，嚴氏春秋也；何邵公所注者，顏氏春秋也。石經公羊末云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云云；僖公三十年，顏氏言君出則已入；今何本皆有之。又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今何本亦有之。以此知何所注者，顏氏本

也。鄭康成注三禮，引隱二年放於此乎。隱三年登戾之。桓十一年遷鄭焉而鄙留，皆與何氏異，與石經同。蓋鄭所據者，嚴氏本也。又云：應劭風俗通，稱穀梁爲子夏門人。楊士勛謂受經於子夏。按桓譚新論云：『左氏傳世，遭戰國寢微，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爲春秋，殘略多所遺失。』然則穀梁子非親受經於子夏矣。古人親受業者稱弟子，轉相授者稱門人，則穀梁於子夏，猶孟子之於子思。故魏麋信注穀梁，以爲與秦孝公同時也。楊士勛言穀梁作傳，傳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公。按孫卿，齊湣、襄時人，當秦之惠王，則在其後。卿所注書，言天子廟數及賻贈襚舍之義，述春秋善胥命，而言盟詛不及三王，諸侯相見，仁者居守，皆本穀梁說。其言傳孫卿，信矣。隱元年傳，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僖二十二年傳，過而不改，是謂之過；二十三年傳，以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今皆在論語中。傳所載與儀禮二記合者尤

多。故鄭康成曰：『穀梁善於經者也。』

○春秋左傳補注一書，援引舊訓，以補杜預左傳集解之遺。本爲九經古義之一，以先出別行，故九經古義刊本虛立其目而無書。書今存，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經部春秋類四。清經解會收刻，見卷三百五十三至三百五十八。

○鄭康成，鄭玄字，已見頁五注④。玄曾注周禮，卽今十三經注中之一，書今存，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經部禮類一。

○韋弘嗣，韋昭之字。昭，三國時吳雲陽人。少好學，能屬文，歷遷太子中庶子。孫皓立，爲侍中，領國史。以持正爲孫皓所殺。撰有孝經注、論語注、洞記、官職訓、辯釋名及國語注。傳見三國志卷六十五吳書。國語注，二十一卷，今存，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史部雜史類一。

○杜元凱，杜預之字，曾注春秋左傳集解，均已見頁八注④。

⑤前修謂前代修德之人，語出屈原離騷。按此卽先賢之意。

⑥樂遜字遵賢，北

周犄氏人。少從徐遵明學。魏廢帝時，宇文泰召教諸子。孝閔時，累官小師氏下大夫。明帝時，爲露門博士，出爲東揚州刺史。隋開皇初，卒於家。撰有孝經、論語、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及春秋序義。傳見北史卷八十二儒林傳及周書卷五十五儒林傳。春秋序義，已佚。本傳云：『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遠，辭理並可觀。』蓋糾正杜注之書。

⑦劉炫已見頁一〇注④。炫曾撰春秋規過

三卷，摘杜義中之失而正之，以自居於諍友之列，故曰「規過」。此書北史本傳及隋志未著錄，蓋附於炫所作春秋左氏傳述義之末。唐志始分別著錄，云三卷。書今佚，清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及黃奭黃氏逸書考均有輯佚本。

「遠」字，原序作「遠」，江引或偶誤。

④此段雖本原序，但略有刪改。「間與諸儒相遠」之左傳僖十五年傳「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

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按晉侯即晉惠公，名夷吾。驪姬之亂，太子申生死，夷吾與諸公子出奔。及父獻公死，夷吾以秦力入為晉侯。穆姬為申生同母之姊，為秦穆公夫人。賈君，杜預左傳集解以為「晉獻公次妃賈女」。惠氏以為申生之妃，左傳補注卷一云：「案獻公取為賈，則是正妃，為惠公之適母，何須穆姬之屬？」唐尚書曰：「賈君，申生妃。」故僖十年傳云：「夷吾無禮。」此為近之。

⑤左傳宣十一年傳「令尹蔣艾獵城沂。」

杜預集解「艾獵，孫叔敖也。」孔穎達正義引服虔注云：「艾獵，蔣賈之子孫叔敖也。」惠氏以

艾獵為孫叔敖之兄，左傳補注卷二云：「案世本，艾獵為叔敖之兄。又孫叔敖碑云：君名饒，字叔

敖。以艾獵為叔敖名，此服虔說，世本是也。」按世本書名，撰人失名，記器物之始創作者及姓

氏之所自出。書本佚，清孫馮翼有輯本，見問經堂叢書；又有陳其榮補輯本，見槐廬叢書。⑥春



秋經襄十一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於亳城北。」左傳云「四月，諸侯伐鄭……秋七月，同盟於亳。」惠氏以爲亳當作京，左傳補注卷三云「案經云「同盟於亳城北。」二傳皆云「京城北。」公羊疏云「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與此傳同。」棟案：亳城當依服氏作京。京，鄭地，在滎陽，隱元年傳謂之京城是也。亳無考，非也。」按服虔已見頁五注。

⑤度會撰春秋左氏傳解詁，書佚，清儒有輯本。⑥左傳襄十八年「冬十月，會于魯……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壘防門而守之廣里。」杜預集解不以「防門」「廣里」爲地名，云「其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外作壘，橫行廣一里，故經書圍。」惠氏駁正之，左傳補注卷三云「京相璠曰：「平陰，齊地也，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十里。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司馬彪郡國志曰：「濟北盧縣有平陰城，有防門，有光里。」京相璠曰：「防門北有光里。齊人言廣，音與光同。」杜氏以爲平陰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外作壘，橫行廣一里，皆臆說也。」按續漢書，晉祕書監司馬彪作，凡八十三卷，見隋志，唐志。今惟存十志，見范曄後漢書中。又京相璠，晉人，曾撰春秋土地名三卷，見隋志，爵里無可考。書今佚，清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及黃奭黃氏逸書考有輯本。

⑦左傳襄二十八年「慶封……奔吳，吳句餘子之朱方，聚其

族焉而居之。」杜預集解「句餘，吳子夷末也。」孔穎達正義云：「服虔以句餘爲餘祭。」惠主服說，左傳補註卷四云：「司馬貞曰：『計餘祭，襄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是夷末。』」棟案，服虔以句餘爲餘祭，是也。「服虔已見頁五注」⑤左傳昭二十五年「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杜預集解「禘，祭也。萬，舞也。於禮，公當三十六人。」惠氏以人字爲八字之誤。左傳補註卷六「吳仁傑曰：『淮南書亦云：禘於襄廟，舞者二人。案傅氏言四人爲列，尙不成樂，況二人乎。當作八，傳文誤也。』」按吳仁傑字斗南，一字南英，自號森隱。南宋洛陽人，居崑山。博洽經史，受學於朱熹之門。登淳熙進士第，歷羅田令、國子學錄。著有古周易、易圖說、漢書刊誤補遺及離騷草木疏等書。宋史無傳。⑥左傳文二年傳「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杜預集解「塞關，陽關之屬。凡六關所以禁絕末遊而廢之。」惠氏訓廢爲置，左傳補註卷二云：「家語云：『置六關。』」王肅曰：「六關，關名。魯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稅行者，故云不仁。」棟按：廢與置，古字通。公羊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鄭志「答張逸曰：廢，置也。」（何休曰：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以廢爲置，猶以亂爲治，徂爲存，故爲今，曩爲昔，苦爲快，臭爲香，藏爲去，郭璞所謂詁訓義有反覆旁通，美惡不嫌同名也。杜氏

云：「六關所以禁絕末遊而廢之。」周禮建國有門關，關安可廢？況後傳塞關、陽關皆有明文，豈旋廢之而旋復之與？杜氏此說，昧於義矣。小爾雅亦以廢爲置，杜集解頗用孔鮒之說，獨不及此何也？按「廢其無聲者」語見公羊宣八年傳。①西漢時，公羊傳有嚴彭祖、顏安樂二家之學。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受春秋公羊傳。宣帝時爲博士，累官太子太傅。性廉直，不事權貴，終於官。又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爲學精力。官至齊郡太守丞。後爲仇家所殺。傳均見前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②蔡邕及其刻石經事，均已見頁二八注④。③何

邵公何休之字，曾注春秋公羊傳，均已見頁八九注③。

④語本洪适隸續卷四。阮元公羊傳

疏卷四校勘記亦云：「隸釋載石經殘碑曰：『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所聞異。』以下缺。然則熹平立石者（卽蔡邕石經）爲嚴氏春秋，於此無「所見異辭」三句；何氏所注者，爲顏氏春秋，於此有之。漢石經於碑末列其同異。」⑤語亦本洪适隸續卷四。阮元公羊傳疏卷十二

校勘記亦云：「隸釋載公羊殘碑後云：『三十年，言君出則已入。』然則熹平石經不與何本同，故舉其異者言之。」⑥語亦本洪适隸續卷四。文見公羊襄十二年傳。⑦「今何本亦有

之，」各本師承記皆作「有」，但惠棟九經古義卷十三「公羊上」原文作「今何本亦無。」

按「有」當作「無」，或江引偶誤，或刻誤。何休本爲顏氏春秋，顏氏既無「伐而不言圍」云云，則何本不當言「有」甚明。然今本公羊仍有「伐而不言圍」二語，待考。③鄭康成，鄭玄之字，已見頁五注。④鄭曾注儀禮、周禮及小戴禮記，稱三禮注。儀禮注已見頁八九注。⑤周禮注已見頁八九注。⑥小戴禮記注即今十三經注中之禮記注，書今存，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經部禮類三。⑦鄭玄於周禮考工記「搏埴之工陶旅」句注云：「旅讀如放於此乎之放。」按「放於此乎」係嚴本公羊隱二年傳文。今本何氏公羊依顏氏作「昉於此乎」，注云：「昉，適也。」放作昉，文不同。⑧鄭玄於禮記大學「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句注云：「戾之言利也。……春秋傳曰：登戾之。」按「登戾之」係嚴本公羊隱五年傳文。今本何氏公羊依顏氏作「登來之」，注云：「登讀言得。得來之者，齊人語也。齊人名求得爲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戾作來，文不同。又「隱三年」師承記各本皆作「三」，按「三」當作「五」，或江引誤，或刻誤。九經古義原文作「五」，亦可證。⑨鄭玄於周禮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段下注云：「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春秋傳曰：遷鄭焉而鄙留。」按「鄙留」係嚴本公羊桓十一年傳文。今本何氏公羊依顏氏作「野留」。

注云「野，鄙也。」鄙作野，文不同。

①自「公羊有嚴顏二家」至此，語本惠氏九經古義卷十

三「公羊上」第一段，惟文有刪節顛倒，詳可參考原書。

②應劭字仲遠，後漢南頓人。少篤學

博覽，舉孝廉，拜泰山太守。獻帝都許，詔爲袁紹軍謀校尉。時舊章湮沒，書記罕存，劭綴集所聞，著

有漢官儀、禮儀故事及風俗通等書。傳見後漢書卷七十八。風俗通爲風俗通義之省文，今存，計

十卷。內姓氏篇佚，後人輯爲附錄一卷。謂之風俗通義者，劭自序云：「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

該之於義理也。」故名。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子部雜家類四。

③引語，今本風俗通未見，蓋

據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轉引。按穀梁子，漢志云魯人。其名字，說各不同。桓譚新論、應劭風俗通、蔡

邕正交論云名赤；王充論衡案書篇云名寘；阮孝緒七錄云名傲，字元始；楊士勛穀梁疏又引作

淑；顏師古漢志注云名喜，要之，皆不甚可據。子夏，卜商之字，孔子之弟子。在孔門中，以文學稱。傳

見史記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傳。

④楊士勛，唐人。官四門博士，見春秋左傳正義序。曾撰春秋

穀梁傳疏。新舊唐書無傳。「受經于子夏」一語，見春秋穀梁傳序題下疏。

⑤桓譚字君山，後漢

沛國相人。光武時，拜議郎，旋與帝意不合，出爲六安郡丞，道病卒。譚爲後漢初著名學者。其治經，

好古文學。著有新論。傳見後漢書卷五十八。譚所撰新論十七卷，見隋志，今亡。清孫馮翼有輯本，

見問經堂叢書指海及龍溪精舍叢書。

③語見太平御覽卷六百十一「春秋」引。

④糜信已

見頁一二注④。與秦孝公同時。語見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引。

⑤語見楊士勛春秋穀

梁傳序題下疏。按孫卿卽荀子，名況。孫荀普通，卿尊稱。戰國趙人游學於齊，爲祭酒，旋適楚，爲蘭

陵令。著有荀子傳於世。與孟子並稱。傳見史記卷七十四。申公，爲漢初儒者，傳魯詩及穀梁，已見

頁三注④。江公，楊氏原文作江翁。江公，瑕丘人。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官博士。曾與董

仲舒議，以訥於口，不如仲舒。家世傳學。傳見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王先謙漢書補注引沈欽韓

語曰：「傳不言申公穀梁所授。案穀梁序疏云：『穀梁傳孫卿，孫卿傳魯人申公。』按申公之年

不能逮事荀卿，而其師浮丘伯也。蓋荀卿傳浮丘伯，浮丘伯傳申公。」

⑥齊潛王在位三十年，

始戊申，終丁丑，當公曆前三一三年至二八四年。齊襄王在位十九年，始戊寅，終丙申，當公曆前

二八三年至二六五年。秦惠文王在位二十七年，始甲申，終庚戌，當公曆前三三七年至三一

一年。按此云齊潛、襄時當秦之惠王，蓋舉大數。又按汪中述學荀卿子通論附有荀卿子年表，較詳

密，可參考。⑦（一）荀卿言天子廟數見荀子禮論篇第十九。原文云：「故有天下者事十世，有

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楊倞

注云：「十當爲七。」按此本穀梁僖十五年傳說。傳云：「因此以見天子至於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二）荀卿言賻贈緘含之義。見荀子大略篇第二十七。原文云：「貨財曰賻，與馬曰贈，衣服曰緘，玩好曰贈，玉貝曰哈。賻贈所以佐生也，贈緘所以送死也。」楊倞注云：「此與公羊穀梁之說同。」按此本穀梁隱元年傳說。傳云：「乘馬曰贈，衣衾曰緘，貝玉曰含，錢財曰賻。」范甯集解「含，口實。」按含哈字同。（三）荀卿述春秋善胥命亦見荀子大略篇第二十七。原文云：「不足於行者說過，不足於信者誠言。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按此本穀梁桓三年傳說。傳云：「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胥之爲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爲近古也。」范甯集解「申約言以相達，不敵血而誓盟，古謂五帝時。」（四）荀卿言盟詛不及三王亦見荀子大略篇第二十七。原文云：「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楊倞注云：「穀梁傳亦有此語。」按此本穀梁隱八年傳說。傳云：「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惟二伯作五伯微異。（五）荀卿言諸侯相見，仁者居守亦見荀子大略篇第二十七。原文云：「諸侯相見，卿爲介，以其教出舉行，使仁居守。」楊倞注云：「使仁厚者主後事。」王念孫云：「教出當爲教士，謂常所教習之士也。」按此本穀梁桓十八年傳說。傳云：「知

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備，然後可以會矣。」范甯集解「桓無此三者，而出會大國，所以見殺。」按守謂君出境使留後守國也。

⑤「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語見論語顏淵篇。又「過而不改，是謂之過。」論語衛靈公篇作「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又「以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論語子路篇作「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⑥此句，惠氏九經古義卷十五原文作「傳

中所載與儀禮禮記諸經合者不可悉舉。」按穀梁與儀禮合者，如桓三年傳云「禮送女，父不

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

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與儀禮士昏禮所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

違命，毋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帨，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

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帨。」文相似。又穀梁與禮記合者，如僖十四年傳云「天子

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與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

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及禮記

祭法「王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庶士

庶人無廟」說相同。⑦語本鄭玄六藝論六藝論，今佚，清儒有輯本。惠氏蓋據徐彥春秋穀梁



傳序題下疏引。又按自「應劭風俗通穀梁爲子夏門人」至此，語本惠氏九經古義卷十五「穀梁」首段，惟文略有異同，詳可參考原書。

其論論語曰：宣尼①言述而不作，②於魯論見之。③鄉黨一書，半是禮經；  
④堯曰數章，全書訓典。⑤論君臣則人言不廢，⑥譏無恆則南國有言。⑦於善  
人爲邦，則曰誠哉是言，⑧於隱居行義，則曰吾聞其語。⑨素絢、唐棣、逸詩可誦；  
⑩百官冢宰，古典可稽。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胥臣多聞之所述  
也；⑫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此文王官人之所記也。⑬克己復禮，左氏  
以爲古志，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管子以爲古語。⑮（見小問篇）參分天下  
而有其二，周志之遺文也；（今逸周書卽周志也，在程典篇。⑯）陳力就列，不  
能者止，周任之遺言也。⑰推此言之，聖人豈空作哉。⑱

①宣尼卽孔子之代詞。漢平帝元始元年追諡孔子曰褒成宣尼公，見漢書卷十二平帝紀。按宣

證法，聖善周聞曰宣尼，仲尼，孔子之字。

①「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語見論語

述而篇。

②此語，惠氏九經古義卷十六原文無。按論語，漢時有魯論、齊論、古論三者。魯人所學，

謂之魯論；齊人所學，謂之齊論；孔壁所得，謂之古論。魯論二十篇，齊論二十二篇，古論二十一篇，

詳可參考漢書藝文志儒林傳及隋書經籍志等。

③鄉黨爲論語之第十篇，記孔子在魯國鄉

黨中之禮容，與禮經文相似。茲舉一例如下：「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

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④堯曰爲論語之第二十篇，記二帝

三王及孔子之語之足爲典訓者，與書經文相似。茲舉其首章如下：「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

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

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

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

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⑤論語子路篇「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

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

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論語八佾篇：「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

曰：「禮後乎？」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又子罕篇：「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

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按素絢及唐棣二詩均不見詩經，故曰「逸詩可誦。」

論語衛靈公篇：「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

己以聽於冢宰三年。』」何晏集解：「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按所

謂「百官冢宰，古典可稽。」蓋指此。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語見論語顏淵篇。

又左傳僖三十三年傳云：「白季……言諸文公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

與論語文相似。曰季卽胥臣，晉大夫，字季子，食采於臼，故稱臼季。官司空，故又稱司空季子。⑤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語見論語爲政篇，又見逸周書官人解，又見大戴禮記文王

官人篇。惠氏九經古義卷十六本文原注云：「文王官人本載周書，大戴採之以爲記。」⑥論

語顏淵篇「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

哉！』」又左傳昭十二年傳云：「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按左氏以「克己復

禮」一語爲原於古志。⑦「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語見論語顏淵篇，又見管子小問篇。⑧

論語泰伯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按「參分天下而有其

二」語又見逸周書程典篇。⑨論語季氏篇「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何晏集解「周任，古之良史。」⑩自「宣尼言述

而不作」起至此，語本惠氏九經古義卷十六「論語」末段，惟文辭略有添改，詳可參考原書。

其論爾雅曰：釋詁、釋訓，乃周公所作以教成王。⑪故詩稱「古訓是式。」

漢時謂之故訓，又謂之詁訓。① 詁訓者，雅言也。② 周之古訓，仲山式之；③ 子之雅言，門人記之。④ 俗儒不信爾雅，而仲山之古訓，夫子之雅言，皆不存矣。

○釋詁，爾雅之第一篇篇名；釋訓，爾雅之第三篇篇名。漢張揖進廣雅表：「昔在周公，續述唐虞

宗翼文武，克定四海。勤相成王，踐阼理政。日昃不食，坐而待旦。德化宣流，越裳來貢。嘉禾貫桑。六年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云：「釋詁一篇，蓋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按惠氏言釋詁爲周公作，蓋本張揖及陸德明說；但釋訓爲周公作，其說未聞。⑤ 「古訓是式，」語見詩大雅蕩之什烝民篇。

毛公傳：「古故訓道。」鄭玄箋：「故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也。」按惠氏以古訓爲卽漢儒所謂之詁訓，故其九經古義卷六，於烝民詩引傳箋之語而繼爲之說曰：「說文引詩作詁訓，（言部）云：「訓，故言也。」張揖漢字云：「詁者，古今之異語也。訓者，謂字有意義也。」郭氏爾雅有釋詁釋訓，樊孫等爾雅皆爲釋故。（見詩釋文。）釋訓，藝文志詩有魯故、韓故、齊后氏故、孫氏故、毛詩故訓傳。（唐石經及正義皆作詁訓，釋文作故訓。正義云：定本作故。）書有大小夏侯解故，皆所

謂故訓先王之遺典也。小顏曰：「故者，通其指義。」孔穎達以爲古訓者，故舊之道，故爲先王之遺典。何其謬與！周書大開武曰：「淫文破典，典不式教，民乃不類。」荀卿子引傳曰：「博聞彊志，不合王制，君子賤之。」皆謂不式古訓者也。⑤孔穎達毛詩正義「周南關雎故訓傳第一」

下疏云：「故訓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故訓者，通古今之異辭，辨物之形貌，則解釋之義盡歸於此。」又故訓字通：「故，古文作詒。」見一切

經音義廿二：「故，本作詒。」見陸德明「詩周南故訓傳釋文」。⑥論語述而篇「子所雅言，

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何晏集解「雅言，正言也。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按惠氏

以雅言與故訓同義。⑦此句承「詩稱古訓是式」一語。詩大雅烝民篇「天生蒸民，有物有

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

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毛公傳「仲山甫，樊侯也。」孔穎

達正義「仲山甫是樊國之君，爵爲侯，而字仲山甫也。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爲樊國

之君也。韋昭云：「食采於樊。」按仲山甫卽仲山甫之略稱。惠氏言周代之故訓，仲山甫能法之，故云。

⑧此句承「故訓者雅言也」一語。子指孔子，卽論語所謂「子所雅言」之子。惠氏以爲論

語爲孔子門弟子記孔子之雅言，故云。

又撰九經古義十六卷，○討論古字古言，以博異聞，正俗學。又以范蔚宗  
後漢書○缺略遺誤，范書行而東觀漢記，○謝承，○薛瑩，○司馬彪，○華嶠，○  
謝沈，○張瑩，○袁山松，○諸家之書皆亡，乃取初學記，○藝文類聚，○北堂書  
鈔，○太平御覽，○諸書，作後漢書補注十五卷。○所有撰述，如王文簡公精華  
錄，訓纂二十四卷，○盛行於世，論者以爲過於任淵之注山谷，○李壁之注荆  
公詩焉。○周易本義辨證五卷，太上感應篇注二卷，亦經好事刊刻。○惟山海  
經，訓纂十八卷，九曜齋筆記二卷，松厓筆記二卷，松厓文鈔二卷，世無刊本。○  
又有諸史會最、竹南漫錄，皆未成書。○卒於乾隆二十三年戊寅五月，年六十  
有二。○先生晚年，盧運使見曾延至邗上，○如雅雨堂十種、山左詩鈔、感舊集，  
皆先生手定焉。○同時與先生友善者，沈彤，○沈大成，大成字學子，號沃田，華

亭人，有學福齋集。受業弟子最知名者，余古農同宗良庭兩先生。如王光祿、鳴盛、錢少詹、大昕、戴編、修震、王侍郎、蘭泉先生，皆執經問難，以師禮事之。錢少詹爲先生作傳，論曰：『宋元以來，說經之書，盈屋充棟。高者蔑棄古訓，自誇心得；下者勦襲人言，以爲己有。儒林之名，徒爲空疎藏拙之地。獨惠氏世守古學，而先生所得尤深。擬諸漢儒，當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間。馬融、趙岐輩不能及也。』

①九經古義一書所解，凡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公羊、穀梁、論語十經。其左傳六卷，後更名曰補注，刊版別行，故惟存其九。曰古義者，言漢儒專門訓詁之學，得以考見於今者。其書皆蒐採舊文，互相參證，使經傳疑難渙然冰釋。顧亦間有愛博嗜奇，曲徇古人，失之拘執之處。書今存，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經部五經總義類。清經解曾收刻，見卷三百五十八至三百七十四。

②范蔚宗，范曄之字。曄，南朝宋順陽人。博涉經史，善屬文，能隸書，曉音律。始爲尚書吏部郎，以事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衆家後漢書，成一家書。累遷太子左衛將軍，旋以謀逆伏誅。傳



見南史卷三十三及宋書卷六十九。曄所撰後漢書，計本紀十卷，列傳八十卷，共九十卷，已見頁一六四注④。⑤東觀漢記，創始於後漢明帝時，一續於劉珍、劉騶、駱，再續於伏無忌、延篤等，三續於蔡邕、盧植等。曰東觀者，蓋雒陽宮殿名南宮，有東觀，章和以後，所藏圖籍頗富，修史者皆在焉，故以名書。隋志稱是書凡百四十三卷；唐志稱百二十六卷，錄一卷，已有亡佚。自范蔚宗後漢書盛行，此書遂微。北宋時僅存四十三卷，至明而盡佚。清姚之駟輯爲八卷，頗多挂漏。四庫全書館開，據永樂大典及他書，輯爲二十四卷，凡帝紀三卷，年表一卷，志一卷，列傳十七卷，載記一卷，附佚文一卷。書今存，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史部別史類。⑥謝承字偉平，三國吳山陰人。博學洽聞。官至武陵太守。撰有後漢書百三十卷。傳附見三國志卷五十五吳書吳主權謝夫人傳。承所撰後漢書，隋志唐志尙著錄，今佚。清汪文臺輯爲八卷，見七家後漢書；姚之駟輯爲四卷，見後漢書補逸，可參考。⑦薛瑩，字道言，晉沛郡人。吳孫皓時，歷遷曹尚書、光祿勳。入晉，爲散騎常侍。著新議八篇及後漢記百卷。傳附見三國志卷五十三吳書薛綜傳。瑩所撰後漢記，隋志唐志尙著錄，今佚。清汪文臺輯爲一卷，見七家後漢書；姚之駟亦輯爲一卷，見後漢書補逸；又黃奭、黃氏逸書考亦有輯佚本，可參考。⑧司馬彪字紹統，晉高陽王睦之長子，少篤學不倦，然好色薄行，爲

父所責，故不得爲嗣。由是不交人事，專精學習，遂博覽羣籍，終其綴集之務。秦始中，爲祕書丞。注莊子，作九州春秋及續漢書。傳見晉書卷八十二。彪所撰續漢書八十三卷，今惟存十志，見范曄後漢書中，已見頁三一注。⑤又清汪文臺輯爲五卷，見七家後漢書；姚之駟輯爲四卷，見後漢書補逸，可參考。⑥華嶠字叔駿，晉高唐人。博聞多識。秦始中，拜散騎常侍，典中書著作。元康中，封樂鄉侯，轉祕書監。以東觀漢記煩穢，改撰後漢書九十七卷，其十典未成而終。所著論難駁議詩賦之屬，凡數十萬言。卒諡簡。傳見晉書卷四十四華表傳。嶠所撰後漢書隋志已云殘缺，僅十七卷，唐志作三十一卷，今佚。清汪文臺輯爲二卷，見七家後漢書；姚之駟輯爲一卷，見後漢書補逸；黃奭、黃氏逸書考亦有輯佚本，可參考。⑦謝沈字行思，一曰字靜思，晉山陰人。博學多識。內史何充引爲參軍，以母老去職。耕耘之暇，研精墳典。康帝時，以太學博士徵。旋官著作郎。撰後漢書及晉書，時謂其學在虞預之右。傳見晉書卷八十四。沈所撰後漢書，隋志云本百二十二卷，存八十五卷，唐志作百二卷。今佚。清汪文臺輯爲一卷，見七家後漢書；姚之駟輯爲一卷，見後漢書補逸；黃奭、黃氏逸書考亦有輯佚本，可參考。⑧張瑩，晉時人，官江州從事，正史無傳。曾撰後漢南記五十五卷。其書，隋時已殘缺，故隋志云四十五卷，唐志作五十八卷，今全佚。⑨袁山松，一

名崧晉陽夏人。少有才名，博學能文，善音樂。歷官吳郡太守。孫恩之亂，守滬瀆城，城陷被害。曾撰

後漢書百卷。傳見晉書卷八十三。袁瓌傳。崧所撰後漢書，隋時已殘缺，隋志作九十五卷，唐志作

百二卷。書今佚。清汪文臺輯爲二卷，見七家後漢書。姚之駟輯爲一卷，見後漢書補逸。黃奭、黃氏

逸書考亦有輯佚本，可參考。④初學記三十卷，唐徐堅等奉敕撰。其書分二十三部，三百十三

子目，大致與諸類書相同。其所摭採，皆隋以前古書，而去取謹嚴，多可應用。在唐人類書中，博不

及藝文類聚，而精則過之。書今存，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子部類書類一。⑤藝文類聚百卷，

唐歐陽詢奉詔撰。其書比類相從，事居於前，文列於後，在諸類書中，體例最善。凡爲類四十八，其

中門目繁簡，間有未當。然隋以前祕籍，十九不存，得此書，尙可資考證。書今存，詳可參考四庫總

目提要子部類書類一。⑥北堂書鈔百六十卷，唐虞世南撰。北堂者，祕書省之後堂。此書蓋世

南在隋作祕書郎時所作也。其書，唐志、宋志卷帙不同，且經明人竄亂增改，已非其原。書今存，詳

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子部類書類一。⑦太平御覽千卷，宋李昉等奉敕撰。以太平興國二年

受命，至八年書成。初名太平編類，後改今稱。凡分五十五門，徵引至爲浩博。雖所採多本類書，然

皆具有淵源，與後來恆訂者不同，實爲考證學之要籍。書今存，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子部類

書類一。⑤後漢書補注二十四卷。是書做裴松之注三國志之例，以范史爲主，而輯錄東觀漢記以及謝承、謝沈、薛瑩、華嶠、袁宏、袁山松、司馬彪諸人之書以爲之附，使史事粲然可觀。所注八志，援引尤多。其有脫衍及差譌者，復據顧炎武何焯所評三史一一較正之，用力頗勤。書今存，粵雅堂叢書、史學叢書、廣雅書局彙刻書均曾收刻；又有德裕堂刊本，殊精審。按江云十五卷，卷帙不同者，蓋指「並非全書」之初印本。李保泰跋後漢書補注云：「偶讀潛研堂集中先生傳，紀後漢書補注十五卷。蓋先生既以贈比部（汪對琴），不自留稿，門下士知先生用力於此者久，從所閱後漢書本菁錄排纂，釐爲十五卷。流傳吳下，並非全書。焦孝廉（循）親晤江良庭聲丈云然。丈卽先生高第弟子也。附志於末，庶後之讀者不以十五卷之故轉疑此本也。」據此，則十五卷本及二十四卷本本非一書可知。⑥王文簡公，王士禛之諡。士禛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清山東新城人。順治進士，累官刑部尚書。後人避清世宗諱，改名士正。乾隆中，賜名士禛。士禛以詩名當時，與朱彝尊並稱。其歷官政績，生平風節，多可傳者；然皆爲詩名所掩。著有帶經堂集、池北偶談、精華錄等數十種。傳見清史列傳卷九。士禛晚年，仿宋黃庭堅精華錄例，自定其詩，曰精華錄。惠棟祖周惕，爲士禛門人，故棟亦仿任淵例注之，名精華錄調纂。原書本十卷，以引

證浩繁，每卷各分上下。其元元本本較之註經之書，似多遜色。四庫總目提要謂：人各有能有不能，不必以此注而輕棟，亦不必以棟而併重此注，可謂的評。書今存，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集部別集類存目九。又按江云二十四卷，與四庫卷帙不同。①任淵字子淵，宋新津人。紹興初，以文藝類試有司第一，官至潼州憲。著有山谷內集注、后山詩注、精華錄。正史無傳。山谷、黃庭堅之別號。庭堅字魯直，號涪翁，私諡文節，宋洪州分寧人。曾游瀟皖山谷寺石牛澗，樂其泉石之勝，因自號山谷道人。庭堅幼警悟，舉進士，知太和縣，以平易爲治。哲宗立，遷累著作佐郎。紹聖中，知鄂州，旋貶涪州別駕。徽宗初，起知太平府，又謫宜州，卒。庭堅文章與張來、晁補之、秦觀俱游蘇軾門，稱四學士。尤長於詩，世號蘇黃。又善草書。著有山谷內外集、別集、詞等。傳見宋史卷四百四十四文苑傳。任淵曾注山谷內集，爲二十卷，今存，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集部別集類七。淵又嘗撰山谷精華錄八卷，自序謂節要而注。然原本已佚，今所傳者出明人僞託，不可據信。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集部別集類存目一。②李壁字季章，號雁湖居士，宋丹稜人。少英悟，第進士，爲正字。寧宗時，以附韓侂胄，累官參知政事。後謫居撫州，旋起知遂寧府。卒諡文懿。著有雁湖集、清塵錄、中興奏議、內外制、臨汝閒書、王荊公詩注等數百卷。傳見宋史卷三百九十八。荆公，王安石之

別稱，已見頁一四注③。李壁曾撰王荊公詩注五十卷，蓋講居時所作。書今存，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集部別集類六。

④宋朱熹撰周易本義十二卷，採陳搏、邵雍等太極圖象之說以解

易，所謂宋易者是。清代漢易重興，諸大師攻擊宋易甚力，如黃宗義易學象數論、黃宗炎圖書辨

惑、胡渭易圖明辨，皆其著者。棟所撰周易述、易漢學諸書，亦皆發明漢易；又另撰周易本義辨證

五卷，於宋易不僅不加攻擊，而且曲爲箋釋。凡本義未備者，間以朱子語類及程頤易傳補之。本

義所載先儒及說所本者，亦並爲疏注。其有疑義當參者，始旁採衆說，廣以漢易之義。書今存，蔣

光弼省吾堂四種、朱槐廬重刊九經古義附刻及日本昌平叢書均曾收刻。又太上感應篇係談

禍福因果之書，宋史藝文志及道藏皆曾著錄。其書出於抱朴子，而託其詞於太上。太上者，最上

之稱，爲老君之師云云。雍正初，棟母嬰疾，因禱於神，發願注感應篇以祈母疾，詳見其自序中，蓋

尙未脫鬼神術數之思想也。書今存，粵雅堂叢書曾收刻。⑤九曜齋筆記三卷及松崖筆記三

卷，劉世珩聚學軒叢書曾收刻，見第三集。江云均二卷，卷帙不同，或偶誤。又松崖文鈔二卷，聚學

軒叢書亦曾收刻，見第二集。是書，劉世珩得自抄本，凡一冊，三十一篇，編次零雜，並未分卷；世珩

復搜得九篇，共四十篇，始依類編次，仍分二卷，以符行狀所載之數，蓋已非文鈔之舊。又山海經

調纂十八卷，未見待考。③諸史會最、竹南漫錄二書未見待考。按惠氏書不見於江傳而已刊

行者尙有一、易大義一卷，海山仙館叢書及指海曾收刻。是書有江藩跋語，云此乃中庸注，非周

易述中著錄之易大義。蓋惠棟先作此注，後欲著易大義，以推廣其說，故當時僅著於目而實無

其書，後嗣不察，因卽以此爲大義耳。二、惠氏讀說文記十五卷，蓋彙錄惠氏讀說文時之記錄而

成，借月山房彙抄、指海、小學類編均曾收刻。三、兩漢人物志三卷，士禮居叢書曾收刻，靈鷲閣叢

書稱漢事會最人物志，則此書或係諸史會最之一部分。④乾隆二十三年，當公曆一七五八

年，上距康熙三十六年，公曆一六九七年，計六十二年。⑤盧見曾字抱孫，號雅雨，清德州人。康

熙進士，官兩淮鹽運使。愛才好客，四方名士咸集，頗極一時之盛。著有出塞集，刻有雅雨堂叢書、

金石三例、山左詩鈔、感舊集等書。傳見清史列傳卷七十一。又邗上言邗水之上，爲江都淮安等

地之代詞。邗江，水經注作韓江，卽中瀆水。春秋時，吳於邗江築城穿溝，以通江淮，後因名邗溝。今

江南運河，自江都北推淮安三百七十里，卽古邗溝水。按此文蓋謂延至兩淮鹽運使署也。李保

秦跋後漢書補注云：「先生（棟）中年後，在揚日多，客盧都轉署中最久。」所謂盧都轉，卽盧

見曾也。⑥雅雨堂十種卽雅雨堂叢書，盧見曾字雅雨，書爲盧氏所刻，故卽名雅雨。是書計唐

李鼎祚李氏易傳十七卷，宋王應麟鄭注周易三卷，唐陸德明易釋文一卷，鄭注尚書大傳四卷，補遺一卷，續一卷，考異一卷，鄭注易乾鑿度二卷，盧辯注大戴禮記十三卷，高誘注戰國策三十三卷，唐顏師古匡謬正俗八卷，唐封演封氏聞見記十卷，唐王定保唐摭言十五卷，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二十卷，宋龐元英文昌彙錄六卷，漢鄭玄鄭司農集一卷，外宋趙明誠金石錄三十卷，別行。又山左詩鈔六十卷，盧見曾選。按山左爲山東省之代詞，山東在太行山之左，故云山左。初宋弼仿朱彝尊明詩綜之例，集輯明代山東一省之詩，編山左明詩鈔三十五卷，後見曾繼之，選編國朝山左詩鈔。其後張鵬展又續編山左詩續鈔三十二卷，補鈔四卷，盧書今存。有原刻本。又感舊集十六卷，王士禛選，盧見曾補傳。士禛選當時師友之詩，自錢謙益以下，凡三百三十三人，二千五百七十二首。成書後，迄未版行，後鈔本爲盧氏所得，因採集諸書，人系小傳，故曰補傳。書今存，版刻殊精。

⑤沈彤字冠雲，號果堂，清江蘇吳江人。諸生。乾隆初，召試博學鴻詞科，不遇。與修三禮及一統志，書成，授九品官。恥不仕，因歸吳江，閉戶治經。精三禮，論者謂亞於惠士奇而醇於萬斯大。年六十四，窮困而卒。門人私謚文孝先生。著有周官祿田考、儀禮小疏、春秋左傳小疏、尚書小疏、吳江縣志、震澤縣志、果堂



集等書。傳本見本書卷二，今刪略，詳可參考原書。又清史列傳卷六十八有彤傳。⑤沈大成傳可參考錢儀吉碑傳集卷百四十一汪大經沈先生大成行狀。據汪狀，大成博聞強識，自經史外，旁通天文地理六書九章之學。著有學福齋文集二十卷，詩集二十八卷。著而未成者，有讀經隨筆一書。經校定者，有十三經注疏、史記、前後漢書、南北史、五代史、通典、通考、文選、說文、玉篇、廣韻、音學五書、梅氏歷算叢書諸書，但死後散佚殆盡。又清史列傳卷七十二有大成傳。⑥余古農，余蕭客之字；江良庭，江聲之字；爲江藩之師，故稱先生而不名。傳詳見本書。⑦王鳴盛官光祿寺卿，錢大昕官詹事府少詹事，載震官翰林院編修，故云。傳均詳見本書。又王蘭泉，王昶之字。昶字德甫，號述庵，又字琴德，又字蘭泉，清江蘇青浦人。乾隆進士。從征緬甸及兩金川，前後在軍九年。官至刑部右侍郎。爲當時顯達提倡學術者之一。著有春龍堂詩文集、金石萃編、青浦詩傳、湖海詩傳、湖海文傳、明詞綜、清詞綜等書。傳本見本書卷四，今刪略，詳可參考原書。又清史列傳卷二十六有昶傳。⑧錢大昕所撰惠先生棟傳見潛研堂詩文集卷三十九。⑨何邵公，何休之字，已見頁八九注。⑩服子慎，服虔之字，已見頁五注。⑪馬融，已見頁一二注。⑫趙岐初名嘉，字臺卿，後改名，字邠卿。後漢京兆長陵人。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永興初，辟司空掾，爲

皮氏長。尋與宦者不合，避禍變姓名，賣餅北海市。後擢太常，年九十卒。著有孟子章句及三輔決錄。孟子章句即今十三經中注本。傳見後漢書卷九十四。



余古農先生

先生諱蕭客，字仲林，別字古農，吳縣<sup>①</sup>布衣也。先生生五歲，父幕游粵西，不歸，母顏授以四子書、五經<sup>②</sup>，夜則課以文選<sup>③</sup>及唐宋人詩、古文。年十五，通五經，卽知氣理空言無補經術，思讀漢唐注疏。家貧，不能蓄書，有茗溪<sup>④</sup>書棚徐姓，識先生，一日詣書棚借左傳注疏<sup>⑤</sup>，匝月讀畢，歸其書。徐姓訝其速，曰：『子讀之熟矣乎？』曰：『然。』徐手翻一帙，使先生背誦，終卷無誤。徐大駭，曰：『子奇人也。』贈以十三經注疏<sup>⑥</sup>、十七史<sup>⑦</sup>、說文解字<sup>⑧</sup>、玉篇<sup>⑨</sup>、廣韻<sup>⑩</sup>。於是閉戶肄經史，博覽羣書。性癖古籍，聞有異書，必徒步往借，雖僕僕五六十里，

不以爲勞也。以郭璞注爾雅，用舊注而掩其名，謂之攘善無恥；乃採注疏及太平御覽諸書中，健爲舍人、孫炎、李巡舊注，而爲之釋。書未成，先成注雅別鈔八卷，專攻陸佃新義埤雅及羅願爾雅翼之誤，兼及蔡卞毛詩名物解。沈宗伯德潛見其書，折節下交。年二十二，以注雅別鈔就正於松崖先生。先生曰：『陸佃、蔡卞，乃安石新學，人人知其非，不足辨。羅願非有宋大儒，亦不必辨。子讀書撰著，當務其大者遠者。』先生聞之，矍然，遂執贄受業，稱弟子焉。吳縣朱丈文游藏書之富，甲於吳門，延先生教讀，館於滋蘭堂中，得遍讀四部之書。又嘗閱道藏於元妙觀，閱佛藏於南禪寺。居恆手一編弗輟，日不足，則繼之以夜；於是目力虧損，不見一物。有人傳以坐暗室中，目蒙藍布，存想北斗七宿。一年之後，目雖能視，然讀書但能讀大字本而已。直隸總督方恪敏公觀承聞其名，延至保定，修畿輔水利志，間游京師，與朱

學士筍河先生、紀文達公、胡文恪公、高望相友善，咸謂其學在深寧

亭林之間。因目疾復作，舉欽戴震以代。遂南歸，以經術教授鄉里，閉目口

授，生徒極盛。是時江震滄、孝廉名筠者，亦以目疾教讀，時人皆稱爲盲先生。

同郡以經義詩古文詞相論難者，薛家三先生、汪愛廬先生、彭進士紹升、

汪孝廉元亮先生。上下議論，風發泉湧。家三先生曰：『鬼谷子縱橫家，

舌有鋒鏑，不可當也。』先生狀貌奇偉，頂有二肉角，疎眉大眼，口侈多髯，如軌

革。家懸鬼谷子像，故同社中戲呼爲鬼谷子。乾隆年間，詔開四庫館，徵四方

名彥充校讎之任。有人以山陰童鈺及先生名達於金壇，因一諸生，一布衣，

格於例，不果薦。先生貧病交攻，再娶無子，卒年四十有七。其牢騷不平之氣，往

往托之美人香草，形於歌詠，哀音微茫，有騷人之遺意焉。生平著述甚多，爾雅

釋、注雅別鈔，悔其少作，不以示人。文選音義，亦悔少作，然久已刊行，乃別

撰文選雜題三十卷。又有選音樓詩拾若干卷。先生深於選學，因名其樓曰選音。疾革之時，以雜題詩集付弟子朱敬輿。敬輿寶爲枕中祕，以是學者罕知之。惟古經解鈎沉已入四庫經部。當日戴震謂是書有鈎而未沉者，有沉而未鈎者。然沉而未鈎，誠如震言；若曰鈎而未沉，則震之妄言也。今核考其書，豈有是哉！惟皇侃論語義疏，其書出於著鈎沉之後，且爲足利質鼎。何得謂之鈎而未沉者乎！藩爲先生受業弟子，聞之先生曰：『鈎沉一書，漢晉唐三代經注之亡者，本欲盡采；因乾隆壬午四月得虛損症，危若朝露，急欲成書，乃取舊稿錄成付梓；至今歉然。吾精力衰矣，汝能足成之，亦經籍之幸也。』藩自心喪之後，遭家多故，奔走四方，雨雪載塗，饑寒切體，不能專志壹心從事編輯。今年已五十，忽忽老矣，歎治生之難，蹈不習之罪，有負師訓，能不悲哉！

○吳縣清屬江蘇蘇州府，已見頁七四注。○四子書卽四書，爲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四書。

論語記載孔子之言行。孟子爲孟子所作。大學，宋儒以爲曾子及其門弟子作。中庸，相傳爲子思子作。故宋儒合稱爲四子書。五經謂易、書、詩、禮、春秋。

③文選，梁昭明太子蕭統所輯，爲總集之

著名者，凡六十卷，詳可參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集部總集類一。

④苕溪，水名。一名苕水。有二

源：一曰東苕，出浙江天目山之陽，東流經臨安、餘杭、杭縣，又東北經德清縣爲餘不溪，北至吳興縣爲霅溪。一曰西苕，出天目山之陰，東北流經孝豐縣，又北經安吉縣，又東經長興縣至吳興縣城中。兩溪由此合流，由小梅大淺兩湖口入太湖。按此文蓋由水名轉爲地名。

⑤左傳注疏，卽

春秋左傳正義，凡六十卷，爲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經部春秋類一。

⑥十三經注疏，書名計：(1)周易，晉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2)尚書，僞孔安國傳，孔穎

達疏；(3)毛詩，漢毛公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4)周禮，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5)儀禮，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6)禮記，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7)左傳，已見注⑤；(8)公羊傳，漢

何休注，唐徐彥疏；(9)穀梁傳，晉范寧注，唐楊士助疏；(10)孝經，唐玄宗注，宋邢昺疏；(11)論

語，魏何晏注，宋邢昺疏；(12)孟子，漢趙岐注，宋孫奭疏；(13)爾雅，晉郭璞注，宋邢昺疏。按南宋以

前，經疏皆單行，不與本書聯屬。南宋紹熙間，三山黃唐始合刊之。其後復有十行本。明代有李元

陽刻本，即閩本；有南北監本；有汲古閣本。清代有殿本；有阮元刻本。阮本於每卷後附校勘記，其有與他本異同者，於原文旁加一圓，以爲識別。故十三經注疏，以阮刻本爲最佳。詳可參考楊守敬叢書舉要卷一。

④十七史書名計：

(1) 史記百三十卷，漢司馬遷撰；(2) 漢書百二十卷，後

漢班固撰；(3) 後漢書百三十卷，宋范曄撰，司馬彪補；(4) 三國志六十五卷，晉陳壽撰；(5) 晉

書百三十卷，唐房喬等奉敕撰；(6) 宋書百卷，梁沈約撰；(7) 南齊書五十九卷，梁蕭子顯撰；

(8) 梁書五十六卷，唐姚思廉奉敕撰；(9) 陳書三十六卷，唐姚思廉奉敕撰；(10) 魏書百十四

卷，北齊魏收奉敕撰；(11) 北齊書五十卷，唐李百藥奉敕撰；(12) 周書五十卷，唐令狐德棻等奉敕

撰；(13) 隋書八十五卷，唐魏徵等奉敕撰；(14) 南史八十卷，唐李延壽撰；(15) 北史百卷，唐李延

壽撰；(16) 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宋歐陽修、宋祁等奉敕撰；(17) 新五代史記七十五卷，宋歐陽

修撰。按宋以前學者，僅習史、漢、三國等四史。宋仁宗時，出禁中藏史，次第開雕。至英宗時，方粗就

然。當時魏書已逸三十卷，北齊書宋書亦多闕者，因以南北史補之。又改劉昫舊唐書爲新唐書，

改薛居正五代史爲新五代史，記合爲十七史。詳見四庫總目提要史部正史類一、二。⑤說文

解字，漢許慎撰。凡十四篇，合目錄一篇，爲十五篇。分五百四十部，爲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其書推



究六書之義，分部類從，至爲精密，爲研究文字學者必讀之書。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經部小學類二。

④玉篇，梁顧野王撰。凡三十卷，五百四十二部。唐孫強增字，宋陳彭年吳銳等又加重修，故今本玉篇已非顧氏之舊。其書版本頗多，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經部小學類二及邵懿辰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四。

⑤廣韻，五卷，宋陳彭年邱雍等奉敕撰。初，隋陸法言以呂靜等六家韻書各有乖互，因與顏之推薛道衡等八人，撰切韻五卷。其後唐天寶間，孫愐重爲刊定，改名唐韻。至宋大中祥符四年，陳彭年等重修書成，因賜名大宋重修廣韻。是書仍法言之舊，分韻爲二〇六部，爲音韻學及訓詁學之要籍。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經部小學類三。

⑥郭璞字景純，晉河東聞喜人。善詞賦，又洞知五行天文卜筮之術。元帝時，爲著作佐郎，遷尚書郎。後爲王敦所殺。嘗注爾雅、山海經、三蒼、方言、穆天子傳等書。傳見晉書卷七十二。按郭璞爾雅注凡十一卷，今存卽十三經中之爾雅注。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經部小學類一。

⑦按爾雅疏係宋邢昺撰，已見頁一六三注。

⑧太平御覽已見頁一五一注。

⑨韃爲舍人，韃爲地名，舍人官名，其真姓名已佚亡。或云姓郭，據文選羽獵賦注引爾雅郭舍人注可知。張澍蜀典謂卽與東方朔同時，待詔爲隱語被榜呼譽之郭舍人。按隋書經籍志云：「梁有漢韃爲文學爾雅三卷，亡。」陸

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云：「爾雅韃爲文學注三卷。一云韃爲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關中卷。」按韃爲舍人，爾雅注已佚，清馬國翰從邢疏，釋文、齊民要術、水經注、太平御覽等書中輯爲爾雅韃爲文學注三卷，見玉函山房輯佚書；黃奭亦輯有爾雅韃爲文學注，見黃氏逸書考可參考。

⑤孫炎字叔然，三國魏樂安人。受學鄭玄之門，稱爲東州大儒。徵爲祕書監，不就。嘗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王肅爲聖證論以譏短鄭玄，炎曾駁釋之。傳附見三國志卷十三魏書王肅傳。按孫炎爾雅注，隋書經籍志云七卷，唐書藝文志云六卷，經典釋文序錄云三卷。又爾雅音二卷，見隋志。兩書久佚，清馬國翰輯爲爾雅孫氏注三卷，爾雅孫氏音一卷，見玉函山房輯佚書；黃奭輯爲爾雅孫炎音注，見黃氏逸書考，可參考。

⑥李巡，後漢汝

南人。官至中黃門。正史無傳。名附見後漢書宦者呂強傳，稱其在里巷清忠不爭威權。隋書經籍

志云：「梁有漢中黃門李巡爾雅三卷亡。」但唐書藝文志及經典釋文序錄仍均著錄爲三卷。

其書今佚，清馬國翰輯爾雅李氏注三卷，見玉函山房輯佚書；黃奭輯爾雅李巡注，見黃氏逸書

考可參考。⑦注雅別鈔，未見待考。⑧陸佃字農師，宋越州山陰人。少從王安石學。熙寧進士，

授蔡州推官，選爲鄆州教授，召補國子監直講，歷轉至中丞，未幾罷爲中大夫，出知亳州，卒於官。

史稱其精於禮家名數之學，著有爾雅新義、埤雅、禮象、春秋後傳、詩講義等書，又嘗修說文解字。傳見宋史卷三百四十三。按爾雅新義已佚，其散見於永樂大典中，亦多譌闕不堪纂輯。埤雅二十卷，今存，凡釋魚二卷，釋獸三卷，釋鳥四卷，釋蟲二卷，釋馬一卷，釋木二卷，釋草四卷，釋天二卷。其釋天之末，注後闕字，故亦非完本。其中多引王安石字說，故不免駁雜之譏。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經部小學類一。⑤羅願字端良，號存齋，宋歙縣人。以蔭補承務郎。乾道二年，登進士第，通判贛州。淳熙中，知南劍州，遷知鄂州，卒於官。著有爾雅翼、鄂州小集、新安志。傳附見宋史卷三百八十羅汝楫傳。按爾雅翼三十二卷，今存。其書考據精博，體例謹嚴，在陸佃埤雅之上。在宋儒中爲不可多得之作。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經部小學類一。⑥蔡卞字元度，京之弟，宋興化仙遊人。熙寧進士。王安石妻以女，因從之學。紹聖中，累官尚書左丞，託紹述之說，以中傷善類，其姦惡過於章惇。徽宗時，貶少府少監，分司池州。踰歲，起知大名，擢知樞密院。旋與兄京以政事相齟齬，出爲昭慶軍節度使，易節鎮東。政和末，道死。紹興中，追貶其官。傳見宋史卷四百七十二姦臣傳。卞曾撰毛詩名物解二十卷，凡十一類，今存。其書大旨本於王安石字說，與陸佃埤雅相似。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斥爲議論穿鑿，徵引瑣碎，無裨於經義，而四庫總目提要以爲徵引發明。

亦有出孔穎達正義、陸璣草木蟲魚疏之外者，不能以人廢言。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經部詩類一。③沈德潛字確士，號歸愚，清江蘇長洲人。乾隆間，舉鴻博，未遇；及成進士，年已將七十。爲

高宗所賞，擢禮部侍郎，以原銜食俸告歸。卒年九十七，贈太子太師，諡文愨。當時與錢陳羣並稱爲東南二老。著有五朝詩別裁、古詩源、竹嘯軒詩鈔、歸愚詩文鈔、西湖志纂等書。傳見清史列傳卷十九。又宗伯爲禮部侍郎之舊稱。周禮春官有大宗伯，爲古六卿之一。後世因稱禮部尙書曰大宗伯，禮部侍郎曰宗伯。④松崖先生卽惠棟，已見前。⑤安石卽王安石，已見頁一四注

⑥按陸佃，安石之門人；蔡卞，安石之壻而從學安石者，故云。

⑦朱文游，朱奂之字。奂爲朱邦衡

秋崖之姪，富藏書，曾建有滋蘭堂以儲度名籍。乾隆年間，錢曾、毛晉、席鑑、曹炎各家書散出，奂默視裝訂籤題書根，便知爲屬某家某人之物。詳可參考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五。⑧方觀承字

遐穀，號問亭，又號宜田，清安徽桐城人。雍正間，隨平郡王福彭征準噶爾。乾隆間，自直隸清河道

累官直隸總督，掌治河，洞澈地勢，頗有功績。工詩及書。卒諡恪敏。著有述本堂詩、薇香集、燕香集、

問亭集。傳見清史列傳卷十七。

⑨保定舊府名。元置保定路，明改爲府，清爲直隸省治。民國廢

今直隸清苑縣，卽其舊治。

⑩畿輔水利志，未見，待考。

⑪朱筠河，朱筠之號。筠字竹君，一字美

成，清大興人。乾隆進士，由翰林院侍讀學士降編修。博聞宏覽，好獎掖後進，故承學之士多依歸之。聚書數萬卷，好金石文字。撰十三經文字同異，未成。著有簡河集。傳本見本書卷四。今刪略，詳可參考原書。又清史列傳卷六十八。

②紀文達，紀昀之諡。昀字曉嵐，一字春帆，晚號石雲，清獻縣人。乾隆進士，累遷侍讀學士。坐事戾烏魯木齊，尋釋還，復授編修。官至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太保。昀貫澈儒籍，旁通百家，主持風會，爲當時所宗。任四庫全書總纂，作提要及簡明目錄，爲近代目錄學之要籍。著有遺集及閱微草堂筆記等七種。傳見本書卷六。今刪略，詳可參考原書。又清史列傳卷二十八有昀傳。

③胡文恪，胡高望之諡。高望，浙江仁和人。乾隆進士，屢主學政，累官都察院左都御史。清史列傳無傳，可參考李桓著獻類微初編卷九十五。

④深寧，王應麟之別號，已見頁三九注。⑤亭林，顧炎武之別號，詳見本書。按清代考證之學，源始於宋之王應麟，而闡揚於明季之顧炎武。余蕭客承惠棟之學，究心於考證，故當時云云。⑥戴震，詳見本書。⑦江

筠，字震滄，清江蘇長洲人。乾隆舉人。博雅好古，尤長於三禮三傳。晚年失明，以教授自給。著有儀禮私記。傳見清史列傳卷六十八。⑧薛家三，薛起鳳之字。起鳳一字皆三，號香聞居士，清江蘇

吳縣人。乾隆舉人。性孤冷，家貧而好急人困，時以爲難。著有香聞遺集。傳見清史列傳無傳，可參

考江藩宋學淵源記附記。汪愛慮汪縉之號。縉字大紳，清江蘇吳縣人。乾隆貢生。工古文。其

學出入儒佛，與彭紹升、羅有高相講貫。傳見清史列傳卷七十二。彭紹升字允初，號尺木，又

號知歸子，清江蘇長洲人。乾隆進士。工古文。初慕賈生，欲以事功顯；繼讀儒先書，好陸王之學；後

肆力藏經，居深山習靜，素食持戒，欲以徹儒佛之樊；尋復家卒。著有二林居集。傳見清史列傳卷

七十二。汪元亮字明之，號竹香，清江蘇元和人。乾隆舉人。少工詩古文，既究心經義及六書

之學。從遊者甚衆。隱居著述以終。傳本見本書卷六；今刪略，詳可參考原書。按清史列傳無傳。

鬼谷子無鄉里姓名，因居鬼谷，稱曰鬼谷先生。戰國時人。相傳張儀蘇秦皆師事之，故爲縱橫

家之祖。隋書經籍志著錄鬼谷子三卷，蓋後世所僞託。名見史記卷六十九蘇秦傳及卷七十張

儀傳。軌革爲占候術之一種，或稱軌甲術，以圖畫表示吉凶，猶今雀銜牌之類。宋史藝文志

有軌革祕寶、軌革指迷、軌革照膽訣等書。童銓字璞巖，又字二如，號二樹，清浙江山陰人。善

畫山水，蘭竹木石皆工，尤善寫梅。肆力於詩，然詩名爲畫所掩。著有二樹山人集。傳見清史列傳

卷七十一。爾雅釋，未見待考。文選音義，八卷，今存，目見清史稿藝文志四。有陳彬華補

輯本。文選雜題三十卷，未見。碧琳瑯館叢書曾收刻余撰文選紀聞三十卷，或卽此書。

選音樓詩拾，未見，待考。

⑤朱敬輿，未詳，待考。

⑥古經解鈎沉三十卷，余蕭客撰。是編採錄唐

以前諸儒訓詁，首爲敍錄一卷，次周易一卷，尚書三卷，毛詩二卷，周禮一卷，儀禮二卷，禮記四卷，

左傳七卷，公羊傳一卷，穀梁傳一卷，孝經一卷，論語一卷，孟子二卷，爾雅三卷，而敍錄、周易、左傳

又各分一子卷，實三十三卷。本書自序謂創始於己卯，成纂於壬午，晝夜手錄，幾於左目青盲而

後成軼。其用力殊勤。書曾探入四庫全書，見四庫總目提要經部五經總義類。

⑦皇侃，梁書作

皇侃，梁吳郡人。少好學。師事會稽賀瑒，盡通其業。爲國子助教，聽講者常數百人。撰禮記講疏，奏

上，詔付祕閣，加員外散騎侍郎。性至孝，丁母憂，感心疾卒。著有論語義、禮記義。傳見南史卷七十

一儒林傳及梁書卷四十八儒林傳。按論語義，今名論語義疏，凡十卷。是書，宋國史志、中興書目、

晁公武讀書志、尤袤遂初堂書目皆尙著錄。至陳振孫書錄解題始不載，蓋亡於南宋時。惟唐時

舊本，流傳存於日本。清康熙九年，日本山井鼎等作七經孟子考文，自稱其國足利學有皇侃論

語義疏一通。然當時中國無得其本者。故朱彝尊經義考注曰未見。乾隆間，開四庫全書館，始由

日本獲得此書，故佚而復存。詳可參考四庫總目提要經部四書類一。按江藩爲其師掩護，以是

書爲日本足利僞託，實不足據。⑧乾隆壬午爲乾隆二十七年，當公曆一七六二年。⑨禮記

3790858

清朝漢學師承記

余古農先生

一七二

檀弓「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鄭玄注「心喪，成喪如父，而無服也。」按師喪無服，故曰心喪。江藩師事蕭客，諱言蕭客之死，故言心喪。



中華民國壹零肆年 捌月拾柒日



050/7777  $\frac{1041.2}{7717}$

漢學師承記

000086 0015

品讓洋 46.7.14

116

品讓洋 46.9.11

8/12



國家圖書館



004850032

